

柳亭詩話



04004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柳亭詩話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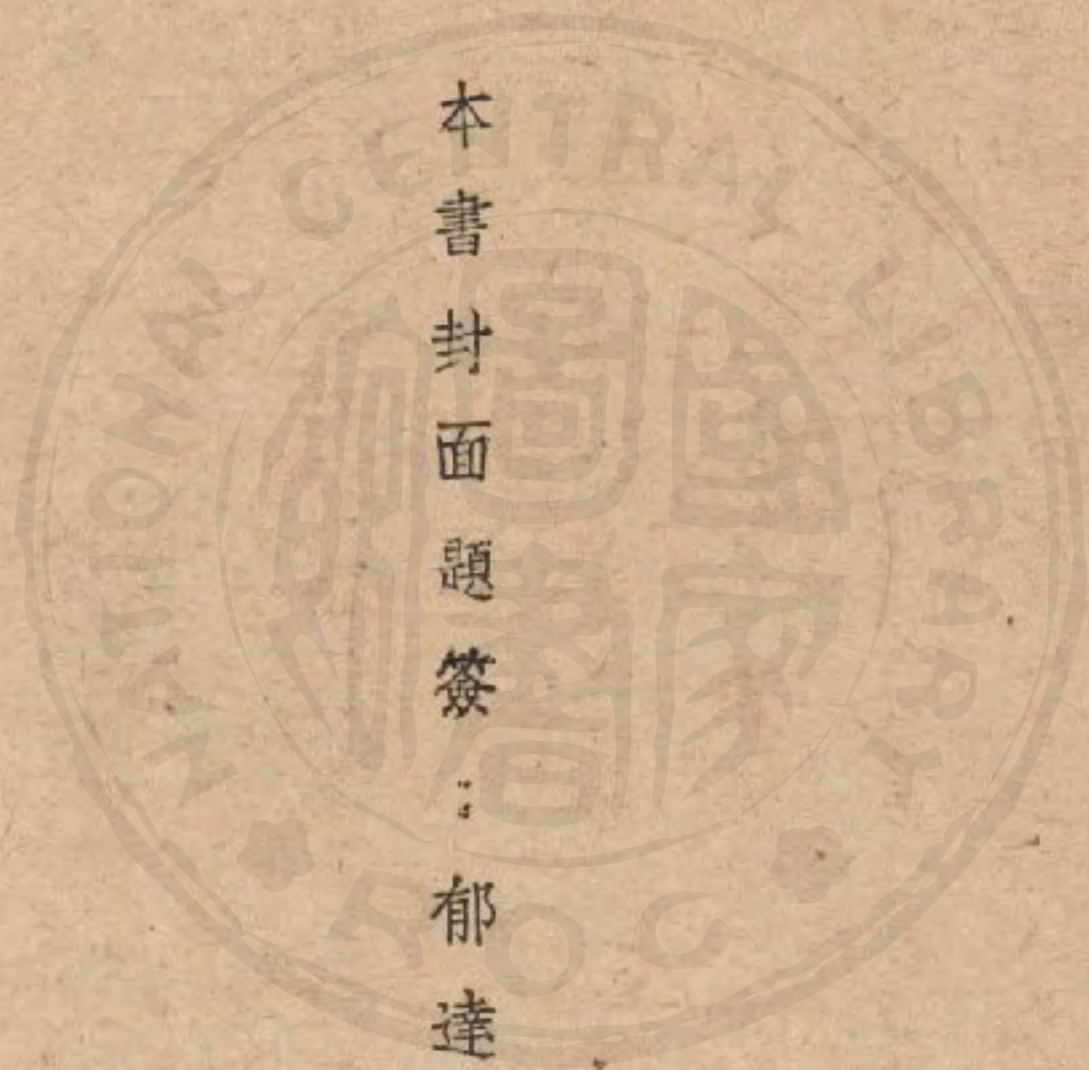
清·宋長白撰



第一輯
第二種

據苗天園刻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郁達夫先生



7676
24 v.2

柳亭詩話

卷之十五

消夏灣

姑蘇消夏灣。相傳為吳王避暑處。范致能詩：「蓼磯楓渚故離宮。一曲清漣九里風。縱有暑光無處着。青山環水水浮空。」高季迪詩：「涼生白苧水浮空。湖上曾開避暑宮。清簟疎簾人去後。漁舟占老柳陰風。」二詩韻脚既同。風神亦似。竟如倡和之作。

雁蕩

蔣永公曰：「雁蕩在萬山中。外觀不見。故康樂好遊。亦不識此。」

沈存中記曰：「雁蕩為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籍未嘗言之。謝康樂守永嘉。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至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人始見焉。」按懷素與律公書。雁宕諾矩羅尊者所居。在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是唐人已識之矣。呂文靖詩：「往年遊海嶠。上徹最高層。雲外疑無路。林間忽見僧。虎蹲臨澗石。猿挂半巖藤。何日拋圭組。孤峯許再登。」自宋以後。其名大著。

1101117

89041593

雙魚

見蜀都碎事

涪州鑑湖上流有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秤石斗在旁。土人云：「現則年豐。」新城王學士過此有詩曰：「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關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學士卽阮亭。有漁洋集。

漁浦

謝康樂富春渚詩：「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十道志云：「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舜漁處也。」按定山赤亭皆在江中。自宵達旦。可至富春。潮汐未及。故曰遡流。丘遲常建陶翰潘閔俱有詩。並無言及舜事者。陸務觀絕句云：「桐廬處處是新詩。漁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隨潮入縣伴潮歸。」當是從嚴陵放舟順流而下也。十道志疑屬附會。

魚鱖

松陵詩：「三泖涼波魚鱖動。五茸春草雉媒驕。」鱖。韻書謂與綿蕞之蕞同。徐廣曰：「置表標位也。疑卽今之魚鱖。媒。謂罾雌雉以誘雄者。昌谷所云：「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是也。三泖湖名。五茸地名。隸松江。

姑惡

梅聖俞有四禽言。蘇子瞻有五禽言。

姑惡。鳥名也。相傳上世有婦人見虐於其姑。結氣而死。化爲此鳥。詩人每譜入禽言。來元成有句云：「不改其尊稱曰姑。一字之貶名曰惡。」來氏以春秋名家書法之妙。卽於此見之。

周周

阮步兵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啣羽。蛩蛩亦念飢。」周周見韓子。首重而尾屈。必啣羽而飲於河。蛩蛩善別甘草而不能行距蹠。能行而不能擇食。乃負蛩蛩以行。得食則分啗之。爾雅名爲蹶。

五色鳥

禪寄筆談曰：成化庚子八月初二日。杭人李東崖。偕同輩晨入文廟。忽有五色鳥。集于明倫堂。凡二日乃去。李賦詩曰：「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因覽德來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皇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李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遂魁天下。李名旻。歷官吏部侍郎。

陸儼山金臺紀聞。旻字子陽。與深論綱目。

白翎雀

吳立夫聽彈白翎鶻歌云：「東海來。西海去。」而楊鐵厓則曰：「西極來。」鐵厓小序謂能制猛獸。尤善禽鴛鵝。而張光弼則謂生來毛羽弱。其曰：「西河伶人火倪亦能以絲音代禽臆」者。卽鐵厓所謂世皇令侍臣製詞而譜入琵琶者也。張思廉又云：「教坊國手碩德間傳得開基太平樂。」當是火初擅此技。而碩受其傳也。王原吉小序云：「世皇聞此曲曰。何其末有孤嫠悲怨之音耶。」又與鐵厓柳林婦人之說不符。虞伯生薩天錫俱有此歌。則單詠雀而琵琶之義無聞。余嘗登賀蘭山。頻見此物。諸詩屢稱烏桓城者近是。

雀鶻互用。碩一作石。

浮石潭

衢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石高丈餘。大漲不沒。白樂天酬張使君詩：「浮石潭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張時刺衢也。

浮山

浮山在盱昭縣西一百四十里。北臨淮水。山下有穴。去水丈餘。水長卽浮。水落如故。上有浮空亭。東坡詩：「人言此地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同。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夏禹

使庚辰鎖無支祈以靖水患。卽此地。

戎幕閒談載李公佐聞楊衡所說甚詳。乃永泰中李暘事。或謂明太祖常探鎖視其形。力踰九象。又云宋藝祖事俱未確。李肇國史補無作巫。

展江

公西湖詩止一首。葉石林誤稱爲二。

許昌有西湖。相傳曲環作鎮時。取土作城。因瀦爲湖。先莊獻莒公爲守。因稍濬之。嘗有詩曰：「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遇空新樹便留煙。使君眞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亭水中。名曰展江。

魚鳥一聯。陳白沙嘗書于屈青野軒中。固知詩以人重也。

上林色

秦州西溪鹽舍。卽海陵監也。呂文靖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曰：「異香穠豔壓羣葩。何事栽培近海涯。開向東風應有恨。憑誰移入五侯家。」范文正公蒞監。因題曰：「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因二公詩筆。續和尤多。詳見宋類苑。

桃花馬

張玉笥歌：「天台九曲溪流芳，解鞍春水浮丹光。」俱言天台者，意必有實事可據也。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之桃花馬也。公征陳友定遇害，馬馳歸悲嘶而殞，因葬之，號白馬墓。」章溢有詩曰：「硃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來。慎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

詩見馬祖常石田集，首句作「白毛紅點巧安排」。三四句字眼亦異，以元詩而作明人，彙書乃仍其誤，何耶。

懋題草

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懋題縣。」師古註云：「懋，古莎字。」

懋題草生白帶山，在房山縣西南十里，亦稱小西天。石經山，隋僧靜琬承南岳思大禪師付囑，自大業迄貞觀，刻藏經於石。沙門智苑續成，開元時金仙公主重修葺之。姚恭靖詩有云：「峨峨石經山，連峯吐金碧。秀氣鍾懋題，勝概擬西域。竺墳五千卷，華言百師譯。琬公懼變滅，鐵筆寫蒼石。片片青瑤光，字字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藉萬人力。大哉洪法心，吾徒可爲則。」萬曆間，紫柏尊者復經理其蹟，而憨山和尚爲之記。

石橋碑

宋文憲前生爲姑蘇半塘寺僧。二世刺血寫華嚴經。後以墨筆補完。見歸奉世雜記。

王梅溪自云：「前生乃嚴伯威爲族叔之師。」又有紀夢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叫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曰嚴曰劉。蓋悟夙因兩世矣。

世之達官長者。多是歷生淨行中來。偶現慧業文人。以酬宿願。吾越朱文懿。幼習制藝于屋後之瑯琊山。自署曰圓覺洞。大拜後。有峨眉僧來訪。云其師曾手書圓覺經一部。未竣事而示寂。遺命於小瑯琊訪之。偏歷名山。始知在越。文懿一見欣然。爲重書一冊。俾持歸蜀。而留其原本於宅。暇日續完。其書法毫無分別。裔孫曾蠡與余善。言此蹟至今寶之。張方平遊瑯琊山寺。續寫楞伽經半部。東坡序之。刻于浮玉山。與文懿同。

見心斯道

見心名復元。侍郎。斯道卽廣孝。

明初詩僧二人。先宦而後僧者。來見心也。先僧而後宦者。姚斯道也。「金盤蘇合來殊域。玉椀醍醐出上方。」一則嬰逆鱗而委順。所謂把髻投衙。真賊現在也。「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一則驚病虎於同儕。得毋眉毛挂劍。血濺梵天耶。

幽州臺

阮步兵登廣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眼界胸襟，令人捉摸不定。」陳拾遺會得此意。登幽州臺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假令陳阮邂逅路歧，不知是哭是笑。

太白詩：「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是誤以劉季爲豎子也。遺山詩：「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是併欲降準沐猴而輕量之也。嗣宗有知，要當白眼以待。

感遇

從孫懼聞是有感遇口口口口一時梓以問世。後以博學鴻詞薦不赴。其子泚爲松江別駕。父子俱沒於官署。有一孫棄家爲僧。詩亦無有傳之者。嘗贈余詩二首。結云：「後先一語無口口。」朱陸何會有異同。」又曰：「他年戎馬經臨處，試一寒荒講讀廬。」蓋漳南講學時也。

嗣宗詠懷詩。高邁卓犖。續漢魏之遺徽。杜齊梁之輕靡。至唐初而陳伯玉張子壽倣之。作感遇詩。陳之奇瀨。張之森秀。當令潘陸顏謝望而却走。而李滄溟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謬矣。

王適見子昂感遇詩。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張說與張九齡通譜。嘗曰：「後出詞人之冠。」

挽歌

挽歌者。卽左傳虞殯之類。譙周法訓曰：「出於田橫之門。人世所傳者。」薤露嵩里二曲。事物紀原曰：「李延年始分之。薤露以送貴人。蒿里送士庶也。」

薤葉至滑。露水勿留。比光陰之迅速也。蒿草滿徑。嘉樹不生。喻瘞埋之龐雜也。

雙角

晉書云：「橫吹有雙角。」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惜其曲不傳。

延年倡也。北方有佳人一曲。致動英主之間。故當上紹優孟衣鉢。下爲黃旛綽輩傳燈。

琴言

李新鄉琴歌。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坐無言星欲稀。可爲善琴者不言琴也。

屠門高琴引起句曰：「酒坐俱毋往。聽吾琴之所言。」序云：秦倡也。見宮女幼眇寵麗。乃援琴歌之。漢無名氏請說銅鑪器一首。其發端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實祖其語。可見嬴秦以前。聲歌廣有。特以祖龍一炬。未盡傳於世耳。西山易水。見之史者。人皆信之。飯牛擁櫜。廖采葛之儔。音調殊絕。何遽謂後人僞托耶。

漢書黃門名倡。有丙疆景武之屬。其卽屠門高之流亞歟。在梁則曰俳妓。至隋文始罷之。自唐以還。

專隸教坊矣。

花月

唐人有春江花月夜一題。同時張若虛張子容皆賦之。若虛凡二百五十二言。子容僅三十言。長短各極其妙。增減一字不得。讀此可悟相體裁衣之法。

此題初自陳後主。隋煬帝有絕句二首。溫飛卿亦有長歌。

織巧句

初唐有極織巧句。如盧照隣「竹嬾偏宜水。花狂不待風。」上官昭容「石畫裝苔色。風梭織水紋。」張曲江「簷風落鳥毳。牕葉挂蟲絲。」張燕公「尋山屐費齒。書石筆無鋒。」使掩其姓名示人。未有不信口雌黃者。如王勃「鷹風凋晚葉。蟬露泣秋枝。」祖咏「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常袞「蛾口冰紋繭。香銷蠹字魚。」郎士元「蟲絲粘戶網。鼠跡印床塵。」賈島「螢從枯樹出。蛩入破階藏。」杜牧「小蓮娃欲語。幽笋稚相攜。」又莫不羨其精思冥會。着意臨摹。然由前觀之。尚爲拙速。由後觀之。是曰巧遲。兩兩勘較。以悟其微。始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語。古人不我欺也。

句斷意不斷

詩有句斷而意不斷。一氣連綿十字如一字者。庾肩吾「樓上徘徊月。牕中愁思人。」發
初於此。太白子美集中最多。而摩詰手腕靈妙。掩有二家。如「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時
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之類。未易枚舉。初唐則如楊師道「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王
勃「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繼此則如裴迪「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顧况「一身
千里外。百舌五更頭。」錢起「清吟送客後。微月上城初。」劉長卿「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
君。」張籍「月色當牕入。鄉心半夜生。」杜荀鶴「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李中「偶尋
花外寺。獨立水邊樓。」皆融貫入神。毫無朕跡。禪家所謂着鹽水中。飲水方知鹽味者。惟在觸
類旁通焉耳。

七言亦有

七言中亦有此法。王杜高岑尙矣。外此則如蘇逈「雲山一一看皆異。竹樹叢叢畫不成。」
張謂「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
皇甫曾「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劉長卿「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
無聲。」劉禹錫「面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鷄林。」韓翃「落日澄江鳥榜外。秋風竦柳
白門前。」溫庭筠「三秋梅雨愁楓葉。一棹蓬舟宿葦花。」許渾「溪雲初散日沉閣。山雨欲

來風滿樓。」韓偓。「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不獨上下融化。風致嫣然。尤妙在不斤斤作二五句法。舉一瓣以該全鼎。無亦爲含英咀華之一助乎。

蘇長公重遊終南詩。「溪上有堂還獨宿。誰人無事肯重來。」陸務觀雨霽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虞伯生和馬伯庸詩。「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應從竹上題。」張仲舉浮山道中詩。「入境漸聞人語好。看山不厭馬行遲。」無謂宋元人不知此中三昧也。

弘秀集

李龔弘秀集自云。三百年間。得詩僧五十二人。然寶月梁人也。行路難本柴廓所作。梁書謂寶月善音律。武帝嘗勅其作歌。以教太樂。惠標陳人也。有詠山水孤石詩。何得援以入唐。

施匪莪唐詩韻匯。如沈滿願弘執恭之類。皆不細考。且古律多誤作絕句。惜無人正之。

讀周易

魏鶴山詩。「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牕明月四簷聲。」嘗於先輩陸秋蓬齋頭。見無名氏偶書二句。「夜半梅花深雪裏。小牕燈火讀書聲。」以爲其境清絕。非肉食人所能理會。偶誦鶴山詩。因并識之。

碧玉樓

白沙爲總督朱英所薦。憲宗以古命圭爲聘。遂建樓藏之。黃泰泉詩：「百年聞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廊湛若詩：「碧玉樓前千仞雪。肯容狂簡禮簪裾。」

周茂叔嘗訪佛印元於鸞溪。聞「滿目青山一任看」之句。一日忽見牕前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印。印肯之。三山林兆恩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雜以道家語。今卽佛印事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所不廢也。余按陳白沙臨終詩：「托仙終被謗。托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乃知道學二字埋沒人多少性靈。苟非上上根器。鮮有不被擔板漢惑者。

白沙句似靈源叟菩提闍提語。

尋藥草

羅念菴夢中贈道士詩：「談道人多知道少。閒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白早。汞易走兮至難倒。倒得汞時成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卽純陽子却向人間覓秋石意。念菴從事良知之學。而又透徹元關。歿後現身都下。復有見之燕齊海上者。非無自也。

四大奇人

王晉溪爲本兵。與陽明初不識面。得其畫像。懸之中堂。與相對痛飲。語諸子曰：「生兒如此。方爲天下奇男子。」

明代三百年。四大奇人。皆出吾浙。劉誠意。方正學。于忠肅。王新建是也。三公之才品學術。惟新建足以兼之。乃於趨事赴功之日。每懷急流勇退之心。一則曰：「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再則曰：「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合諸開門原是閉門人之語。卽謂公爲儒爲佛爲仙。都無不可。而必於俎豆一席。橫生訾議。得無類蚍蜉之撼大樹耶。

文成卒後。門弟子言曰。先生之學。本于致知。而宣之爲文章。發之爲政事。在犯顏敢諫爲節義。在誅亂討賊爲功業。三百年全人。先生一人而已。孫奇逢理學宗傳。深得其旨。

七十四回遊

詳見玉海

洛陽劉伯壽名儿。溫叟孫也。耆英會中人。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院記其歲月。蓋七十四次矣。後其孫之靜偕王輔道至其處。追憶前蹟。留題壁上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峯頂上頭。笑對松牕談祖德。當年七十四位遊。」張芸叟畫漫錄記其遇仙。張文潛明道雜志云。有道術。一云自號玉華菴主。每攜萱草芳草兩侍兒。乘牛吹笛。行山谷中。醉而歸。

余少時嘗與孫德參王石甫三上香爐峯。夜傍虎穴而臥。更欲一登。渺不可繼。七十四回。安得有如此濟勝之具耶。孫名宣化。家姪同榜生。令陽曲。王名永僕。與余爲中表。刺壽春。

精神

元豐中。王歧公餞文潞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之句。用白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健。只如初破蔡州時。

合離

馮敬通自陳疏。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此雨裘堂蕤之憤。大有不能已於言也。

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按晉書殷浩傳。引慎子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據蓋用其語也。又蘇秦傳。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近有人反其語曰。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可爲世道人心一慨。

渭南詩。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婚。信陽詩。身經貴賤知交態。事到安危憶古人。俱妙。

隱侯

文太青隱客像贊。有曰。月不以斧修益白。日不以海浴增紅。夫如是。斯謂之真隱。

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云。漢有王元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

「宋之問詩：「王元拜隱侯。」指此。王介甫草堂懷古：「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坡。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世人以爲沈休文誤矣。

明府

漢制藏錢之所。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漢書王生謂龔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齊書沈麟士謂張永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則明府二字。乃稱太守之詞。自唐人用入詩題。并入詩句。相沿稱縣令矣。其於縣尉或稱少府。如李供奉贈瑕丘王少府。杜工部贈華陽李少府之類。然少府在漢。自屬宮禁近臣。而邵二泉謂卽今之典史。亦踵唐人之悞也。

明詩有稱縣令爲使君者。尤非。

相公

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肇見於此。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指曹公也。

寫真

頰上三毫。乃寫真神品。

描貌曰寫真。又曰寫照。又曰寫生。俗所謂傳神肖像也。顏氏家訓曰：「武烈太子偏能寫真。」梁簡文咏美人看畫詩：「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老杜天育驃騎歌：「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是人物俱可言寫真也。

驢牽船

「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蹇驢無力牽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此馬虛中舟次楊村作也。驢牽船正與犬牽簞相類。宋正獻公本至治集有驢牽船賦。虛中名臻。有霞外集。

金潏

毒字有作青字者，尤非。

金潏地名也。在交趾。水經注所謂「金潏清渚也」。張文昌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潏。」刻本訛作麟。

潭水松風

岳忠武題湖南龍居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宛是唐人佳句，不止緊峭動人。又題池州翠光亭曰：「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皆作家語。

冰絃彈月

有客泊湘妃廟。夜半偶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迨明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見題詩墨未乾云：「碧杜紅蕖縹緲香。冰絃彈月弄新涼。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此係許彥周所傳。余謂英皇未必肯作唐調。或是水仙之流也。

木居士

衡州耒陽縣鰲口寺有木居士。遠近祈禱無虛日。韓昌黎作詩譏之。所謂「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後因禱雨不驗。縣令怒焚之。蘇東坡聞而喜曰：「世間有此明眼人乎。」其後村民復刻像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題詩於壁曰：「波穿木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

牛王姓冉。伯嗜司菜。琵琶祀爲大王。豈但杜十姨配五相公耶。

社公壇

吳康齋嘗畜一雞。爲狸奴所啗。戲以詩告社神曰：「茅廬深隱白雲間。養得黃雞作鳳看。野有狐狸來咬去。家無良犬爲追還。甜株樹下毛猶濕。苦竹林中血未乾。欲寫青詞申上帝。先

將詩告社公壇。不知此雞與吾家處。宗所畜何似。而聘君悼之如是。

傀儡吟

唐書段綸徵巧匠。楊思齊造傀儡。太宗怒其淫巧。削綸階。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渾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此明皇傀儡吟也。當是南內後作。回思天寶風流。真是一彈指間。宋人遊春黃胖諸詩。那能如此蘊藉。

傀儡一作痛磊子。云梁鍾詩疑誤。

奎藻

宋徽宗既北狩。有御筆畫扇留睿思殿。高宗每把玩流涕。一日有大璫竊出示康與之。與之給璫入內取果核。遂泚筆題一絕于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懼。而康已醉。無可如何。明日攜入內廷。伺間叩頭請死。高宗亟取視之。一慟而已。

北狩之慘。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而乃享尊養之。報於遐齡。豈果射潮兒後身耶。吾是以有感于阜陵。

侯城

仁宗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因宥其家屬。

方正學之殉難也。詔令籍其家。時魏澤自刑部尙書謫爲寧海尉。乃匿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其故居。有詩弔之曰。一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追思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嘯。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正學欲行三代之法。于建文遂致靖難之禍。山中自全。豈讀周禮講衍義者所肯出乎。然謂其盛名難居。則良藥也。魏字彥思。溧水人。

讀彭惠安臨江詞及陶子昌吳王淪歌。革除一事。瞭如指掌已。

末代孫

趙忠定汝愚旣去國。太學生敖陶孫作詩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兇相煽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倪冑聞之。編管嶺南。陶孫字器之。

五世孫

司馬夢求爲沙市監鎮。至元十二年。殉江陵之難。劉麟瑞昭忠詩曰。下官名姓君知否。涑水先生五世孫。魏公溫公同爲宋室純臣。兩朝顧命。清忠粹德。其品詣爲何如者。而子孫

判若薰蕕若此何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南軒之孫張唐起兵復湘潭諸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目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此二公者。方不愧乃祖一生道學。

二百口

偽吳讓皇溥。既禪位於徐知誥。遷居鍾山。渡江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幃全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史稱溥諸子姓。約近十歲。徐氏必賜冠帶誥勅。即日斃之。嗟乎。何慘酷至此。

吳太子璉以知誥女爲妃。既篡位。以女爲永興公主。女聞呼。輒悲感不勝。未幾死。

十九年

閩人知有牧羊詩。而不知有蛾眉篇。以窮達論人。未免皮相。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有人以牧羊試之者。卽吟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

謝在杭十歲。題牧羊圖：「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尤有風味。

枕石頭

楓溪陳老蓮洪綬。當鼎革之際。與姜綺季廷榦朱仲軼會蠡遁跡湖上。嘗書先大人扇頭曰：「世事悠悠枕石頭。頭陀不上暴書樓。且從積稿閒抽擊。倘見春秋大復讐。」老蓮以畫擅名。自號悔遲。蕭山來西老呂禧。其婦弟也。從之學畫。而變其習。與余訂交於金臺。因地震。牆壓死。無後。

遊天外

李于鱗答許殿卿詩：「彭澤妻孥相對老。淮南賓客自言尊。」尊字有據。但不當屬之賓客。許名邦才。爲周藩長史。有梁園集。

淮南王。雜見於漢武故事。及神仙傳。蓋好文而尙異者也。樂府舞曲云：「淮南王。自言尊。又曰：「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又曰：「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此卽誤稱寡人。罰守都廁。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概也。

馮猶龍曰：「漢法深峻。而武帝好神仙。賓客托言八公同昇之事。以疑帝而息禍耳。」此言良是。

女道士

薩天錫咏吳山女道士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

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掃。獨坐蒼苔補道衣。序略云：「浙民丁姓者。棄族爲全真。忽召其妻入山。付詩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其妻遂束髮簪冠爲道士。不下山者二十年。」因賦此贈之。

丁號野鶴。其妻姓王。名守真。有祠在紫陽山。

吐綬鳥

「庭院春陰護薄寒。山禽飛下玉闌干。胸中錦繡無人識。閒向東風自吐看。」右見鄭允端肅離集。可爲借題寫意。恐湮沒而無聞之證。

允端字正淑。宋丞相安晚五世孫。適平江施伯仁。卒於至正丙辰。年三十。族人私謚曰「貞懿」。武林錢惟善序其集。

柳亭詩話卷十五終

柳亭詩話



柳亭詩話

卷之十六

古歌

皇娥白帝歌。許由箕山歌。虞舜卿雲歌。夏禹玉牒辭。皆以七言成文。古奧天成。大似出土法物。即使後人擬作。決非漢以後語。至若飯牛歌。履霜操。則又聲情俱到。非身歷其境者不能也。

木蘭歌

越王夫人渡江歌。文雖出於趙擘。似非西京以後人語。

七言長篇。斷推木蘭歌爲第一。相其音調。非齊梁以後人能辦。卽鮑明遠亦當頹首。或以「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數語。疑出於唐。殆未見六朝文集者也。樂天長恨歌。微之連昌辭。鄭嵎津陽門詩。舖子非不勻稱。然大段有痕跡可尋。難云天衣無縫矣。

稱某君曰。可汗志其地爲黃河。必拓跋氏之世也。或云隋人。煬帝逼之而死。贈孝烈將軍。此小說之最淺陋者。而來氏彙書猶載之。何耶。文苑英華謂韋元甫作。魏泰謂曹子建作。俱謬。

盧女

樂志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應叔之姊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爲新聲。王右丞楊駙馬秋夜詩：「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凰。」張子容除夜逢孟浩然詩：「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皆本此。若「盧家少女鬱金香。」則屬石城妓。「十六生男字阿侯。」者也。

三郎

東坡開天遺事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用劉朝霞獻俳文於明皇事。所謂「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其一早亡。寧薛二王。兄也。申歧二王。弟也。「朔方老將。」指哥舒翰。「八姨。」則虢國夫人。

四目

擲火流鈴詳見道藏四溟神咒

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上句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語。而刊本誤以「目」爲「日」。下句則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東坡芙蓉城詩：「仙風鏘然韻流鈴。」本此。

眉山張遠霄遇重瞳老翁。以竹弓一。鐵彈一。質錢三百千。後有人謂曰：「四目老翁。君之師也。」遂

遊青城山。得道仙去。蘇老泉有張遠霄贊。

史記典論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用史記鄒衍傳：「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諸葛一首：「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上句用典論：「傅毅與班固伯仲之間耳。」下句用陳平傳：「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則定矣。」庾子山有曰：「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欲爲詩者。斷須自博學始。

泗洲塔

章得象游落星巖詩：「來遊未盡登臨興。且喜南風阻去船。」煞有意味。

東坡泗洲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語氣全用劉夢得：「同施於陸。其時在澤。伊種之喜。乃稜之厄。同舟於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李德遠東西船行。祖其意而擴充之。似不如髯蘇之一語包盡也。

琵琶

千寶搜神記作「鞞婆」。郭忠恕佩觿曰：「麒麟琵琶之字。才子從俗而入聲。」則麒字亦可仄用。

秦再思記異錄：「溫州朱使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追悼之，有詩曰：『魂飛寥廓魄歸天，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作仄聲，王百穀青琴詩引之。

此詩見韋莊集，云悼楊氏妓。

蒲字琵琶

白香山上裴令公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銀含鑿落蓋，金屑琵琶槽。」蒲字從仄，琵琶亦然。又有「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淚堆盤壘蒲桃。」「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杷」之句。

唐宣宗弔樂天詩：「侍兒能唱琵琶篇。」則指潯陽一曲。

司字

司馬司字作仄聲。老杜：「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武黃門：「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白樂天：「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亦止於夏官用之。餘司罕見。

東坡詩集以蒲團爲團蒲，青紫爲紫青，蒼茫茫字作仄音，花絮絮字作平音，皆遊戲成文，不可爲訓。而字

歐陽廬陵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坐客七人。介甫子美聖俞平甫明允姚子張焦伯強也。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介甫復作而字二詩。其一「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用考工記「斲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渭頰頰也。其二「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亦歷落有致。而或謂欲與老泉爭勝。似未必然。

長萬丈

布裘詩曰：「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并不計丈與城矣。

樂天詩：「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用老杜茅屋爲秋風所拔語。覺莊宗作六合被。遠遜二公度量。

酒債

岑參詩：「愛客多酒債。」又云：「家貧酒債多。」胡埜蒼梧雜記云：「孫權有叔名濟嗜酒不治產業。嘗負人酒錢。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縑袍償之。』」或云老杜「酒債尋常行處有」出此。按埜嘗筆削陳東伏闕書。爲當事所忌。編置遠州。則此事必非無稽之談。然他書俱未之見。

太白贈劉都使詩：「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頃千觴。」後人誤指爲孔北海作。

望闕亭

衛公既貶，著雜文數十篇，號窮愁志。有曰：「雖抱至冤，固不爲恨。」歐陽永叔欲以衛公文與昌黎並稱，曰韓李而汰柳州。

李衛公在珠崖郡，有望闕亭。公題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悱惻可傷，不必八百孤寒齊下淚也。

漳浦驛

衛公起家任子，功業炳然，歿後能示夢于令孤綯，故是一代偉人也。與感雷陽之竹者，後先頡頏矣。宋人謂趙忠定是其後身。

衛公又有過漳浦驛詩：「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較諸「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厚薄爲何如耶。

悲樂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見方勺泊宅編。余謂吏部骨鯁性成，凡其所悲，蓋深惡夫既不自悲，而又禁人之悲者也。分司天趣悠然，卽其所樂於詩酒琴棋之外，憂生歎老，去國離家之慘，無處無之。許渾千首水。

杜甫一身愁。亦各從其志也。

露兄

米元章詩：「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解露兄語。往叩之。元章曰：「只是甘露哥哥耳。」雲子見王母內傳。少陵有「飯抄雲子白」之句。下句固是老顛本色語也。

南宮

周書立政篇。庶常吉士。乃總結衆職之言。而今專稱館選曰庶常。亦相沿爲故事也。漢建尙書省曰南宮。鄭弘爲尙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陳忠亦然。是南宮不專指禮部也。至唐以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後人遂以南宮屬之禮部矣。老杜別唐十五詩：「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謂賈至也。至時以禮侍知東京貢舉。故云。下句則用賈逵事。以切其姓。

腰帶

謝惠連擣衣詩：「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王元禮行路難云：「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謝語懇至。王語激昂。唐人閨情懷遠。總不越其神理。

細腰

王僧孺寵姬怨曰：「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為姬人自傷曰：「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皆真情實境語。本傳謂其文多麗逸，喜用新事，如此種句，麗逸不無，然何嘗用新事耶。

月隨人

朱超舟中望月詩：「大紅闊千里，孤舟無四鄰。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截去後四句，方有神氣，否則舉體拖沓矣。

祖詠在試院賦終南餘雪，僅四句，有司詰之，詠曰：「已盡。」

螢苑

廣陵大儀鄉有螢苑。按隋煬帝於景華宮求流螢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滿巖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上句指此，下句借用吳王夫差事。張蛻菴螢苑曲曰：「騎行不用燒紅燭，萬點飛螢照山谷。」又曰：「腐草無情却有情，年年為照雷塘墓。」好景紅輝之識，阿慶早已自道却也。

車武子映以讀書，螢渚傳為勝蹟。丁崖州貯之囊中，竟與財賄並籍丹鳥，遭際何其異也。

將軍引

真順勸伯玉勿為寨主，又嘗與伯玉自繫於獄，亂兵以為罪囚而縱之，壽至一百二十五歲。

俞指揮良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名真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真順製長歌曰：「將軍引。」令伯玉上之。俞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獲全。詩曰：「將軍開國之勳臣。早附鳳翼攀龍麟。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筮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里雲。鰲龍夜臥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余嘗輯「彤史嫩」一書。有勇略文藻二部。若真順者。殆所謂二美具者耶。

同時三衢宋氏題常德驛壁詩。太祖見而卹之。婦人作長篇者僅此二人。皆不朽大筆也。

翠微亭

岳鄂王將兵過池州。登翠微亭。有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韓鄆王旣解兵柄。建翠微亭於湖上。蓋傷忠武而隱寓其意也。

讀錢希言剪頭仙人傳。則三字獄之冤。至今未雪。

銀瓶娘子詞

劉瑞孝娥井銘有曰：「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

王逢吉序銀瓶娘子詞曰：「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詩中有云：「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秋露神采。」來元成引金陀粹編辨銀瓶事。詳見樵書第九卷。然逢吉去宋不遠。其說自當有據。

簑衣仙

戊辰春。與吳聽翁茅天石寓守中堂。嘗偕余廣霞往尋其蹟。

張光弼詠何立事。結句曰：「視身已是閒軀殼。一領簑衣也是多。」註略云：「立爲押衙官。受秦檜指。往東南第一山。恍若見檜。令歸告其妻曰。東窗事犯矣。立復命。後棄官學道。蛻骨在蘇州元妙觀。人呼爲簑衣仙。」按檜嘗夢游雁蕩。悟前世爲老僧。而誤國殃民。竟至於此。泥犁之報。豈千佛所能懺哉。

歸奉世雜記作莎衣真人。何中立與廬陵集所載不同。

難緘口

鄭俠字介夫。初從王安石學。後舉進士。監東京西上門。時王方秉政。以詩致之曰：「何處難緘口。熙甯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使繼郎能於此詩致警。又何必繪流民圖也。

俠安置英州時。號大慶居士。還鄉後更號「拂居士」。宣和元年。夢鐵冠道士遺之詩。乃東坡也。因作詩一章。以授其孫而卒。

捶楚

唐書：「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聞。」

唐時參軍簿尉。皆以士流任之。故有戎幕十年。而歷樞要登節帥者。有自縣倅而入爲給事御史者。其職綦重。而其品最卑小。有過誤不免笞朴之。及殆與府史胥徒同類。杜少陵贈高適曰：「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昌黎贈張工曹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紫微寄小姪阿宜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勳。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語曰：「刑不上大夫。」則自此以降。概可知已。而或者謂職在錄囚。日與扭械相習。非身受之也。然嚴武杖殺章彝。則留後刺史亦在鞭笞之下。彼區區小吏。庸足計乎。

鳴鏑

宋書：「蒼梧王以飽箭射蕭道成。」

鳴鏑曰鏑。俗所謂響箭也。亦作駮。魏百官志云：「拜三公。賜鶉尾駮箭十二枚。」亦作髀。元稹江邊詩：「破竹箭鳴駮。」皮日休言懷詩：「鶉下撲金髀。」李白遊獵篇：「雙鶻逆落連飛髀。」柳如京題較獵圖：「鳴駮直上三千尺。」皆互用。廣韻作髀字。隸入聲四覺部。

按周禮輪人云：「其一以爲駮圍。」註云：「人脛近足細于股者。」徐廣曰：「喻車輻之梢也。」

畫學

政和中建設畫學。以古今詩句命題。其一：「煙鎖橋邊賣酒家。」善畫者惟於橋邊竹外懸一酒帘而已。其一：「踏花歸去馬蹄香。」於馬後畫數蝴蝶。其一：「萬綠叢中紅一點。」於密樹濃陰之內。有半面美人凭樓遠眺。此皆得其神趣者也。

曹松題霍山曰：「直是畫工須閣筆。况無名畫可流傳。」

樹雜

梁元帝巫山詩曰：「樹雜山如畫。林暗澗浮空。」李君實曰：「山之精彩浮動。全在於樹。樹雜則穿插掩映。有幽深層沓之趣。」元帝善畫。二語已破山水之的。柳待制貫曰：「善畫如攻詩。意到卽奇警。」

董思白作秋林圖。自題其上曰：「畫秋景惟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言外。韋蘇州：「洛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

界字

徐凝詩：「一條界破青山色。」用孫綽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張纘南征賦：「界飛流於皐簿。」凝嘗以此句與張祐爭能。而東坡極詆之。以太白在上頭也。

女牆

左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壘。之環城於堞。」注云：「堞。女牆也。」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廣雅曰：「睥睨也。」劉文房詩：「女牆猶在夜烏啼。」劉夢得詩：「夜深猶過女牆來。」多言夜景者。以城樓掩蔽。落照易昏云耳。

文衡

王仁裕事略同。

裴皞爲禮部尙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榜發。引諸生詣座主拜謁。裴以詩示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此實一時之盛。較諸「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差遜。

於楊嗣復之具廢耳。

明月泉

伯玉名瓌。歐陽公王介甫共薦會子固者。治平間。知越州事。唐時有一張瓌。字文通。李羣玉嘗題其畫壁。卽元覽禪師所謂無事疥吾壁者。畢宏嘗問所受。答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張伯玉嘗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歎美久之。周行泉石間。見一水清澈。詢土人曰：「此何名？」以明月泉對。張曰：「太白不題此泉。應留以待我也。」遂賦詩有曰：「至今千丈松。猶伴數宕雪。不見纖塵飛。寒泉照明月。」按清溪有半月泉。蘇長公會題絕句。至今石刻猶存。而端公遺句姑熟。無有知之者。

蘇子瞻謂姑熟十咏。不類李白。王平甫曰：「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後爲廁鬼所惑而死。

持山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映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回趙壁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鐘難席卷。繫船來聽響玲瓏。」此詩起甚奇兀。通體亦極穩貼。非信口亂道者。詳見宋文鑑。註云：「湖口李正臣畜異石九峯。因示東坡作九峯詩。後石爲好事者持去。崇寧元年。山谷繫舟於此。正臣來訪。出前詩追和其韻。」

按坡公原題曰：「壺中九華，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

尊石公

唐鄭璠於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雖輦皇奇章，何以過之。東坡因王晉卿欲奪仇池石，往復三詩，卒至心無一物，可謂玩物而不爲物移者矣。

米仲詔以百夫運房山奇石，至良鄉，不能前，衛以垣牆，覆以葭屋，薛千仞聞之，代石作書以報。仲詔以書答之。葛震甫作長歌紀其事，末云：「主人好禮尊石公，神物亦豈甘牢籠，不如就此樹高閣，居處常對飛來峯。」老顛袍笏之後，餘韻猶有存者，惜不令楊次公見之耳。震甫名一龍。

虞奎章有試問堂前石，并代石答，各五律，乃知此公被牢籠者，不獨唐之牛李，宋之蘇米也。

東園柳

天台宋氏，本素封之家，後中落，鬻其廬於鄰，價旣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其鄰見詩，卽還券，并以值畀之。此鄰不減蘇長公，惜逸其名氏也。

文獻祠

張曲江爲有唐一代人物。立朝大節。在首識祿山之姦。明皇僅以風度稱之。未已。少陵八哀詩亦未盡其底蘊。區海目謁文獻詞有曰：「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詩才推正始。相業憶開元。曝日陳金鑑。蒙塵想劍門。更吟羽扇賦。搖奪不堪論。」此詩穩而確。勝於張承吉讀始興公傳。

區名大相。高明人。萬曆間。官中允。

黨碑

安民乞免書名碑上。琢玉坊工人李仲寧痛念蘇黃。人心尙在也。

林靈素以海上青牛聳動人主。及見元祐黨碑。乃稽首。徽宗怪而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嘗有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又嘗上疏曰：「蔡京鬼之道。童貫國之賊。」遂封鎖前後賜物。私出國門而去。林之強直如此。不得以方士少之。

滿地金

景文公曰：「人不可以無學。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王介甫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

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介甫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故也。不見楚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蔣永公曰：「可惜歐九極有文章。」此劉貢父譏廬陵語。然歐公卽不讀書，斷無不讀楚詞之理。蓋菊不宜落而落，屈子正自狀其放廢半山，君臣魚水，而以落英自况，故歐公以不比凡花諷之也。

口爲碑

正德中，流寇起河北，攻裕州。山陰郁采爲州同，登陣誓死。左右曰：「有母在。」采曰：「曾是偷生以爲孝乎？」以母托其友莊士儻。會州守開門遁，賊乘勝入，采巷戰被執，罵賊死。蔣據裕二句始退，士儻於亂屍中辨其骸而殮之，哭以詩曰：「身後春秋有是非，路人爭以口爲碑。重於岱嶽捐軀日，怒若雷霆罵賊時。那忍范滂猶有母，可憐伯道竟無兒。皇天我墮睢陽淚，半月荒城未裹屍。」高陵呂柟爲撰墓志，并賦裕州哀七章。其末曰：「結交結君子，生死皆可訓。要知郁亮之，但看莊士儻。」亮之，采字也。詳郡志。

雉帶箭

韓退之從張僕射獵徐州，賦雉帶箭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蔣楚樞曰：「出復一作伏欲。」按雉出復沒，而射者不肯輕發，正

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伏字亦不宜重。

爾雅：「雉五色備曰翬。」杜預曰：「雉有五種。東曰鷩。西曰鷦。南曰翟。北曰鷩。伊洛之間曰翬。」寇宗奭曰：「雉飛如矢。一往而墮。故字從矢。」李時珍曰：「尙書謂之華蟲。曲禮謂之疏趾。」

蒼巖草

次兒晟歸自嶺南。檢其篋。得蒼巖草一帙。知爲棗園高比部新咏。挑燈細讀。輒歎中州清淑之氣。繚繞于楚江越嶠間也。琴川趙子於弁言摘其警句曰：篇首「高懷天地闊。古道性情真。」直自寫照。如「雨消江岸暑。帆掛曉雲秋。」「愁人秋雨急。遊子晚風寒。」「開囊金盡詩盈篋。說劍星寒酒滿斟。」以之送別。情何固耶。若「官閒容問字。情至樂銜盃。」「但看心如水。何妨月滿船。」至「故園頻問訊。深夜每忘眠。」「骨肉知無恙。桑麻賴有年。」謁比于墓。「荒丘萬古寒雲鎖。深殿千秋夜月明。」輓沈太守。「無端造次西風起。泰岳先頽第一峯。」雋句不異唐人。然無非倫敦。不涉閒情艷語。豈非性情中流出乎。書此以誌風雅正宗。并爲矯枉與詭隨者戒。

華巖洞

粵西靈川縣華巖洞。去縣二十里。相傳有桃花片闊寸許。自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二首：

「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跨鶴歸來不計年。洞中流水綠依然。紫簫吹徹無人見。萬里西風月滿天。」不著年代名姓。要是高人遺蹟也。

第一人

唐有二李揆。其一相德宗者。中外稱爲第一人。盧杞擠之出使吐蕃。其主問曰：「爾國有第一人李揆者。得無是卿耶？」揆懼留。倉皇應曰：「彼第一人豈肯來耶？」大蘇送子由使契丹詩：「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正用其事。

古北口

見塞北小鈔。

古北口僧寺刻蘇文定道中詩曰：「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按宋史元祐間。轍嘗代其兄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尙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軾文。及轍茯苓賦。

外國重才如此。至梅宛陵春雪詩。織錦以售番舶。而中原人士反擠之。又下石焉者。何也。

對奕

王生山與人對弈。未嘗致思。勢將敗。輒以手亂其局。有詩曰：「莫將戲事惱真情。且可隨

緣道我贏。」似乎能忘情於得失者。乃又有詩曰：「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批頰。」則執拗之性不自覺其盡露矣。至題謝公墩詩。并爭名字於千載以上。豈獨受氣太剛一端而已耶。

復官

成化時。李文達奪情起復。羅太史一峯疏諍。譴謫去。蓋學士陳文之譖也。及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投以詩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李又死在陳之前也。

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南。光芒亘天。時江陵聞外艱。方四日。有奪情起復之議。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上疏直諫。下詔獄。而刑曹艾員外穆沈主事思孝。復以疏諍。俱拜杖。謫戍。鄒進士元標。復上疏諍。亦杖戍。有爲謗帖。揭之通衢者曰：「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千載定須傳。」事詳星變志。雖非詩評。亦一典故也。

重使西域

曾棨送陳郎中子曾重使西域。結句曰：「却笑虎頭班定遠。身親百戰覓封侯。」王直亦有詩。結云：「想見遠藩歸聖德。自西河水亦東流。」金南陵曰：「曾詩結語諷。字字情深。王詩結語頌。字字得體。可以並傳。」

朝鮮倡和

成化中張寧以禮垣奉使朝鮮與陪臣朴元亨倡和百韻寧詩有「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朴閣筆曰「不能和矣」

寧有方洲集其侍妾寒香晚翠誓死守節四十年不下樓詳本傳

買妾行

湯廷尉沐有買妾行曰「東鄰買妾費萬錢西鄰亦不減十千半爲身衣置羅綺半爲首飾收花鈿歸來束妝苦膏沐夜夜歡聲徹華屋自言龍虎得同登管取鴛鴦不孤宿張姑李姑日來往貫酒烹羔會親黨不知荆布糟糠人欲寄寒衣正補紉」自註云「丙辰釋褐後鄉里同年多有納妾者因作數行以發謹厚者一笑」

湯字沂樂弘治進士有論薛文清從祀議李如一稱其定詣定識非餘人可及其冢孫世賢潛心風雅尤工八法王弇洲所稱湯湖州也

白頭翁

弘治中有老儒貢授校官爲少年所侮翰林中有一相知者題白頭翁畫贈之系以詩曰「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

魏文靖海忠介皆起家黌校而卒爲一代名臣人固不可以遲暮論也善乎鸞熊之對周文王曰「

捕虎逐麋。臣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尙少也。」時年已九十。而文王師之。彼白面書生。烏足較輕重於其間哉。

白犢

李太白田園言懷詩：「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候。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白犢」用列子宋人好行仁義之事。與塞翁失馬相同。「清流」則許由事。

柳亭詩話

卷之十七

米薛

米海岳書爲宋朝第一。涪翁謂如「快劍斫陣，強弩射人。」晦翁謂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其寄薛紹彭詩略曰：「歐怪楮妍不自持，猶能半踏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獷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盲醫。可憐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啞。二王之前多高古，有志欲購無兼資。」薛與米以書畫往還，評較得失。人或以米薛並稱。海岳復寄以詩，有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故知老顛於此道中，直欲臥王濛而坐徐偃，何有于唐人也。讀此詩亦如子路未見孔子時，與大蘇題王逸少帖略同。

紹彭名道祖

流民醉歸

魯祭酒鐸題鄭俠流民圖。通篇摹寫入神。讀之使人酸鼻。其結句曰：「願將此圖繼無逸。」

重摹圖本陳吾皇。又題任月山五王醉歸圖。跌蕩頓挫。宛轉盡情。其結句曰：「鴿原終古存風教。珍重丹青任月山。」皆有關於世道人心。非草草作長歌者比。

鐸字振之。

女較書

黃九烟云：「明代有勝事一。憾事二。無酒權則增出許多興會。無官伎女冠則減却許多妙詩。」

薛濤以女較書馳名當世。其詩頗有可觀。若高駢筵上聞邊報一首。竟似高岑短什矣。詩曰：「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一云上韋臯也。

官伎之設。卽漢人官婢之遺。官婢不知革於何時。若官伎則自唐迄宋。相沿不改。明初亦有十四樓之設。至顧總憲佐始奏除之。遂使劉探春嚴蕊之儔。絕無影響。亦一缺典也。楊宛叔馬湘蘭輩雖與名士往還。較之洪度。似乎不侔。

琵琶花

李紳南梁行註曰：「其花明豔。」元詩：「雲溪友議作韋臯。」或作王建。或作胡曾。俱誤。

元微之詩：「萬里橋邊女較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謂薛濤也。按駱谷中有琵琶花。與杜

鷓相似。後人不知。改爲枇杷。莫廷韓所謂「滿城簫管盡開花」者。想亦未見唐詩紀事也。

廷韓名是龍。與屠赤水袁履善聯句。

黃鶴芙蓉

陳后山謂：「少陵以詩爲文。昌黎以文爲詩。」此言似近而實遠。以未悉二公肯綮也。如東坡黃鶴樓詩以馮當世語作紀事。中云：「非鬼非神意其仙。石扉三叩聲清圓。」末云：「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芙蓉城詩爲王子高志軼事。有云：「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末云：「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卽前後二赤壁賦意安在。文法不可以入詩乎。

王褒邢邵

王褒詩：「產空交道絕。財殫密親疎。」邢邵詩：「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性情境過。總在箇中。樂天文昌祖此一派。

燕公張說詩：「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端明蘇軾詩：「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李章虞集詩：「識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廉訪高叔嗣詩：「愁多長畏客。官拙竟隨人。」凡此皆數歷仕途者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唐宋元明有一不自六朝發仞者乎。如謂歡娛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彼數君

者。豈皆無病而呻吟者耶。

歌舞

觀伎之詩。不離歌舞二字。一歌清隋澗響。舞影向池生。一梁元帝句。一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一劉孝綽句。一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一陳子良句。一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一劉刪句。一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一陰鏗句。一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一盧思道句。一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一弘執恭句。一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一江總句。唐人近體。梁陳芽蘖其間者如此。復齋漫錄亦嘗捫拾之。則自梁及唐。

花蕊夫人

或云花蕊入宋宮。昌陵甚惑之。後爲太宗所殺。

宮詞自王建後。花蕊夫人亦有百首。雖屬獻諛呈媚之詞。而口齒俱作唐調。亦巾幗中之矯矯者。不知一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卽此人否。或徐或費。不必深求。但前王後孟。俱有花蕊夫人。而俱足以亡國。亦異已。

宣華苑

衍所唱。乃韓琮詩。蜀擣杙誤以爲柳。

蜀王衍嘗以重陽日宴羣臣於宣華苑。自唱柳子厚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侍臣宋光溥詠韓會詩曰：「吳王自恃乘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如此酬唱。可謂有是君則有是臣矣。雖顧珣著十在文以進。亦與優俳等耳。何益哉。

愛妾換馬

裴晉公戲答白樂天乞馬：「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詩曰：「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其結句曰：「真成恨不已。願得路旁兒。」解題曰：「愛妾換馬。淮南王所作。今不傳。」錢希言戲瑕引魏任城王曹彰以伎換馬。號曰白鶻。獻之文帝。此說最爲佳證。張祜詠此題：「侍宴永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似得其解。若唐之韋鮑二生。及東坡事。皆稗官言家不足信也。

微咏

癸未三月。會講於武林之沈園。洪昉思偶談及此。余曰：「以陳明卿之博覽。而誤認劉西澗爲晉人。則鬻書賈當從末減。」

宋王微。字景元。小字荆產。嘗有味賦一篇。廣文選誤以王爲玉。遂列楚大夫名於題下。而

曰：「微詠賦此真咄咄怪事也。」宋人亦曾有辨之者。陳仲醇枕談援以爲說。乃陸魯望自遣詩二十二首中有一章曰：「月淡花閒夜已深。宋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天隨子在唐素以博洽聞。而此事何以見之聲詩耶。不可解已。

魯望又有句云：「但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荊懷。」誤讀「員」字作平聲。許丁卯：「當年國門外。誰識伍員忠。」丁鶴年詩：「乞食誰能辨伍員。」俱誤。

弓瑀

補之名裘。嘉靖時光祿卿。

水南張補之翰記云：有國子祭酒和人詩。以瑀弓作弓瑀。一監生見而笑之。戲爲詩曰：「瑀弓難以作弓瑀。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又嘗聞有蘇州別駕同人遊山。見墳間翁仲。呼爲「仲翁」。一士人作詩嘲之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祇緣書讀欠夫工。馬金堂玉應難到。只好蘇姑作判通。」并書此爲負腹將軍戒。

二月二十二

明制。小閣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服藥者。初爲椽人也。事隸兵部。

二十二日涉編誤作二十三

三教布衣

王秀之爲晉平太守。謂人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

陳陶行逕。與秦系相近。大中末。隱豫章之西山。多植柑橙。賣以自給。貫休嘗題其廬曰：「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資近又足。」開寶間。南昌有一了髻老翁。與老嫗。賣藥於市。得錢。沽酒歌舞道上。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以爲卽陶夫婦云。陶字嵩伯。自號三教布衣。

明萬曆間。閩人林兆恩著三教正宗一書。盧文輝梓之。周櫟園觀察曰：「吾於術不解。林三教。」

官閒年長

盧貞詩：「名早緣才大。官遲爲壽長。」

「官閒人事少。年長道情多。」文昌句也。「年長風情好。官高俗慮多。」樂天句也。兩兩比照。似文昌渾融。若耿漳之「家貧童僕慢。官罷朋友疎。」無乃太敷露乎。

金玉

蔣杜陵曰：「五言近體。部曲之嚴。實自盈川始。」

楊盈川和劉長史詩：「五龍金作友。一子玉爲人。」張燕公贈姚紹之詩：「難兄金作友。媚子玉爲人。」李較書端訓丘拱詩：「禮將金友等。情向玉人偏。」此種字面。唐人每每用之。按「五龍」典故甚多。然連「金友」二字。則用前涼錄辛攀傳：「五龍一門。金友玉昆」之語。梁王份傳：「其孫銓錫。時人亦呼玉昆金友。」

白石

姜堯章夔爲南渡名流。詩皆清婉可誦。范石湖稱其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晚號白石道人。系以詩曰：「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趙子固目爲詩家申韓。而世人祇傳其小詞。何也。

神仙傳：「白石先生。中黃丈人弟子。煮白石爲糧。」又焦孝然嘗煮白石遺人。

六更

開元遺事：「宮漏有六更。」

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汪水雲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七修類稿云：「五更絕點鼓遍作。謂之蝦蟆更。」按藝祖聞陳希夷之語。命宮中轉六更。不知更與庚同音。宋自建

隆庚申受禪。至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而宋社屋。希夷蓋以術數推測。而隱托其詞耳。

希夷云：「寒在五更頭。」故藝祖命前後二更各去二點。今仍其舊非。

懷忠會館

邊廷實題文山詞：「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神衛浙江潮。」即用信公語意。

「龍馭兩宮崖嶺月。貔貅萬竈海門秋。」此文信公柴市絕筆也。懷忠會館卽丞相詞堂。後人題咏最多。惟顧東江清「南去星潮嗟往事。北來祠廟豈公心」之句。深得肯綮。若章楓山懋所云：「穆陵地下應含笑。不負臚傳第一人。」似猶存郭郭之見也。

葬信公者。江南義士張千載十人。指公葬處者。織綾婦綠荷。乃公舊婢也。

叉手微吟

吳少常麟徵嘗夢一白衣人。叉手向背。微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旁有人曰：「此處士劉宗周也。」吳初不識劉。後於禮部題名中識之。竟成至契。崇禎末。吳殉難燕邸。劉以文祭之。備載其事。未幾。劉亦繼首陽之節云。

馬文忠世奇嘗夢中咏信公詩二句：「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鶻帶血歸。」

挽疊山

楊仲弘題疊山遺墨曰：「忠臣效死招烏合，烈婦捐生報雉經。」兼指謝夫人也。

謝疊山賣卜建陽。魏天祐挾之去北，病居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耶？」遂不食死。胡文友挽詩有云：「諸臣爭頌莽，一士獨傷周。場屋言終棄，風塵恨未休。」奉使危城裏，提兵小邑中。報韓如有托，興漢豈無功。」張儉終亡命，虞卿但著書。何人分葬地，有客護喪車。」至景泰間，韓襄毅雍請諡宋臣謝枋得一疏有云：「登科對策，力詆權姦，發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於兵疲民散之餘，著爲文章，發明道學，乞加贈諡，錄其子孫，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與胡詩互爲表裏。後得請文諡忠烈，謝諡文節。

左蘿石北使作絕命詩曰：「丹心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當與文山並傳。若張元著則似忠山。

野史亭

遺山野史亭詩：「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又移居詩有云：「我作南冠來，一語不敢私。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本傳嘗自云：「國亡史興已所當任。」元世祖欲以館閣處之，未用而卒。庶幾爲金源一朝遺老，與宋之謝、元之楊，後先比烈矣。

鶴來遊

正德中安仁劉麟建業龍霓湖州陸岷長興吳琬與太初稱苕溪五隱或云安化王之親支也孫太初一元隱居苕上有陳陶秦系之風死葬道場山嘗有鶴栖其側王弇洲詩「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坏土道場山陰五十秋那能華表鶴着遊君看太華蓮花掌應有笙歌在上頭」蓋酌其墓也至明末委諸草莽康熙八年吳園次爲郡守始表而出之吳梅村作文泐諸石

東山草堂

李獻吉送劉東山歸草堂歌沉雄頓挫在西涯相公之上楊邃菴召督三邊頗有以出處爲疑者東山之歸豈遽忘造膝密籌時耶歌中所云「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祿食覩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審時度勢之言不獨爲東山長價兼可爲邃菴雪屈也

江陵伎

袁江鈴山之作口甚此則因家禍而口

弇洲江陵伎六解爲遼王而作讀「一家亦不哭太姬方啗粥」及「官今當大赦不願赦王歸」諸句似乎憐之之情不勝其幸之之意觀異日史料所載不能爲羅織其事者諱何

獨爾時竟暴揚若是耶。

許以忠答曹明府書：「讀江陵逸事。知先生乃天下士也。洪司冠不坐遼王反。實從公議。」云。

馬蹄

晉書山濤與石鑿共宿。謂鑿曰：「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歸第耳。」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老杜「全生學馬蹄」。註引此證之。不如莊子馬蹄篇之更穩也。

瀉水

鮑參軍行路難：「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用劉真長答殷深源語：「譬如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鷓子

南越風物志：「凡果實不經蟲鳥食者有毒。」元稹送人之嶺南詩：「菌須蟲已蠹。果重鳥先鷓。」蓋謂此也。韋莊李氏池臺詩：「花落魚爭唼。櫻紅鳥競鷓。」鷓猶銜也。此字僅見。

籥字

此字見漢樂府天馬歌。與躡字義同。米南宮天馬賦用之。

鑷白乃鬱林王故事。詩家每每用之。獨蘇長公作籥。有云：「病骨瘦欲折。霜髯鬢更疎。」又云：「籥盡霜鬚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凡數見。則用說文徐氏註。

博羅香積寺詩：「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仙漿。」九字乃丸字之訛。強對一字也。自引束皙餅賦爲證。薄夜亦誤作薄持。孔北海有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

單用一姓

坡詩：「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又：「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郭泰成璠。陸羽。陶潛。如此驅遣。白駱義烏軍中詩：「獻凱多慚霍。論封幾謝班。」句法得來。

班固幽通賦：「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單用一姓之始。吳筠詣周承詩：「一隨平原客。寧憶豫章徐。」

翻案

詩中有翻案法。如呂衡州劉郎浦詩：「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杜紫微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張文定歌風臺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鄭毅夫蠡湖口詩：「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禪宗所謂「殺活自由。」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拈此四則。以例其餘。

道學風流

陳後山朱紫陽嚴氣正性凜若冰霜。然陳有句曰：「不惜捲簾通一顧，恐君着眼未分明。」朱有句曰：「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乃知真道學未有不風流者。程明道曰：「昨日席中有妓，今日胸中無妓。」知此則黎頰微渦，正不必謂「世上無如人欲險」也。

北齊許散愁爲國子助教，太子集諸儒講孝經，謂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鸞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比之陳朱過於矯激。

檀板驚飛

蔡君謨守溫陵，嘗召客李觀與陳烈赴之。酒半出妓行觴，歌乍起，烈擲杯踰牆走。泰伯於坐上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櫓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訟觀，君謨解之而止。華筵嘉會，作此殺風景事，可與匍匐圖并繪矣。

大蘇和葉教授龍井之遊：「華堂開絲管，眸子漲春綠。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宋時以道學標榜如此，不必燒車與船也。

陽橋

弘治間彭綏之守泰州。忤部使者歸。適邑令以考滿還任。鄉人皆趨逐之。彭投以詩曰：「洎陽纔駐使君鑣。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疎禮節。好從楊晝說陽稿。」用劉向說苑宓子賤治單父事也。程編修念齋見之。笑曰：「綏之譏吾邑人深矣。」彭名福。樂平人。橋本作橋。荀子作鮒。

馬肆

檀詔為九江刺史。聘周續之。祖企。謝景夷。講禮城北。所住公廨。近於馬肆。陶淵明示以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蓋諷之也。

衢尊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為衢尊。」晁无咎和東坡梅詩：「一篇尙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衢尊。」言原倡充溢。挹之無盡也。此二字用。

晁有鷄肋集七十卷。

莊馱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廩里，士女滿莊馱。」與「愁」字押韻。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說文曰：「達或作馱。」文選注引韓詩：「肅肅兔置，施于中馱。」蓋古字通用也。

五洩

宋景濂山水志曰：「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處奇峭。齊元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按周鏞詩：「路入蒼烟九過溪，九穿岩曲到招提。天分五溜寒傾北，地秀諸峯翠插西。鑿徑破崖來木杪，駕泉鳴竹落樓題。當年老默無消息，猶有祠堂一杖藜。」一默一謂靈默也。自宋以後，吟咏始多。

郭亢詩：「兩源秋色排千嶂，五級泉聲落半天。」蘇絨詩：「嵐翠已知冬更好，地涼應與夏相便。」
丁寶臣詩：「花間越鳥鈎輶語，溪外秦人彷彿逢。」

四明

梅子真記曰：「四明山周圍八百餘里。」孫興公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登陸則四明天台。」
施肩吾登四明山詩：「半夜尋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觸雲行。相呼已到無人境，何處玉簫

吹一聲。」按松陵集：「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雲。一旦訪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奇品，爲九題索詩。皮日休和之。」宋施宿曰：「遺塵所稱及皮陸諸詩，世雖競傳之，而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所在，蓋可聞而不可卽者也。」明永樂十三年，詔道士朱大方圖畫以上。

無央

陳陶朝元引：無央鸞風隨金母，來賀薰風一萬年。曹唐小遊仙，無央公子停鸞轡。笑呢嬌妃索玉鞭。道書「無央」卽竺典「無量」之義。元始天尊說經一偏，無央聖衆從空而至。

竺典亦有作無央者，如法華三昧之類。

聖賢中庸

陳賈爲司諫，劾朱元晦。有人作詩曰：「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慣把聖賢非。」明胡廣，洪武狀元，仕至尙書，及病篤，人投以詩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名姓相同而賢好迴別者，如趙高、王莽、袁紹之類，指不勝屈。然賢在前而人思效之，固已；乃有奸在前而人故同之，其意何居。

一詩聊備口實，不如「鷓鴣啼罷子規啼」之句，耐人咀味。

當當

李當當元名妓也。姿藝超羣。一旦若有所悟。遂爲女道士。段天祐贈以詩曰：「歌明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岳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明館月瑤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唐人送女冠入道詩最多。此首與于鵠氣味略同。結更健。

眞眞

元時有一眞眞。姚文公於玉堂宴集時配王棣者。若聞奇錄所載則幻已。

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鄭赴調西都。柳設宴餞之。出家伎侑飲。謂鄭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女。頗能文詞。請公一詩以定情好。侯公拜命。卽當送賀。」鄭欣然咏曰：「玉洞出神仙。清聲管當絃。詞輕白苧歌。調遏碧雲篇。旣未生裴秀。何妨乞鄭元。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大喜。俾眞眞拜謝。鄭至京。拜伊闕令。柳送眞眞赴約。鄭旣見。執手而喜曰：「柳公信人也。」長吁一聲。凄然而卒。鄭詩落句不知何以遽及於此。

盧氏雜說云：「伎至嘉祥驛。鄭已亡歿。及纈歸。柳遂放伎他適。」與卮言異。抒情集載段東美事。與眞眞同一結局。

鄭重

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註：「頻煩也。」三國志倭女傳：「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氤氳氣。」「鄭重」二字出此。蔡中郎胡廣碑：「頻繁機極志。」又云：「費禕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抱朴子欽十篇：「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庾亮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頻繁二字通用。老杜丞相祠堂一首：「三顧頻煩天下計。」出此。

水覆

太白詩：「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出光武紀：「反水不收。」又何進傳：「覆水不收。」而或有引小說姜太公令馬氏覆水者，可發一笑。

割生

忠愍答陳鳴埜詩：「勞寄音書知夢在，細籌世路驗歸難。」

沈忠愍謫田保安，痛憤權姦，束藁三像（盧杞、秦檜、嚴嵩）而射之，作射虎行，會嵩黨楊順巡撫宣大，以國外居民截馘獻功，忠愍作詩曰：「割生獻馘古今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順聞之，嗾諸分宜竄，公名於白蓮教，論死，後邀卹與楊應山同諡，蓋取「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之義云。公名鍊，字純甫，號青霞，會稽人。

宋張居中詩：「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按李林甫當國，徐拜朝官，必用猖鬼敗亡之日，下句則楊國忠事，自古權奸忌刻而奢淫者，到頭總一結局，不獨分宜爲然也。

平陵

盧昇之咏史詩：「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千秋。」指朱雲請尙方劍斬張禹事也。起句用縮脚字，次句以調笑語繼之。於褒貶之旨不符。張憲送陳惟允詩，觀其辭氣間，已類朱阿游仿此。龔合肥詩：「四海同心推季布，三公流汗對朱游。」

吳筠詩：「才勝商山四，名高竹林七。」此縮脚字之始。

續椒山

孫文忠南陽集有三十五忠詩，因瑞禍而作。朱竹垞曰：「東林之君子，已得十八九焉。」

左忠毅道中感懷詩：「幸未遭嚴譴，居然許放還，願難成栗里，禍恐續椒山。」送楊大洪歸里詩：「觸階流血君方見，叩闕排簾宮始移。」痛定思痛，亦未料後日之禍，如是之烈也。及檻車至濠梁，得大洪書，乃云：「含淚看書猶罵賊，同心共請祇呼天，此生莫作無家別，萬死惟知有劍懸。」蓋至是而知事之決不可回矣。觀陳黃門作忠毅公序，當日情形，甯獨一忠賢操縱於其間哉。黨惡之罪，舍微秀其誰歸。

錢虞山丁卯十月書事詩有云：「阿鑑總曳尙書履，頌厥還乘御史馳。霜清狡兔爭營窟，月白鷲鳥盡揀枝。死後故應來大鳥，生時豈合點蒼蠅。」時崇禎以八月卽位，逆案尙未定也。

擊鷓鴣

沈石田挽蔣御史詩：「肝膽都消血肉中，老夫和淚哭英雄。」御史名欽，乃正德二年請誅逆瑾三受廷杖而死者。前有振，後有瑾，更益之以忠賢，漢唐宦寺之禍，至明代而兼併無遺已。

湯若士觀劉忠愍手筆口占曰：「危言奉天門，疾雷擊鷓鴣。骨肉了無餘，銀鈎見忠愍。」按正統五年雷震奉天門鷓鴣，詔求直言，劉侍講球以王振擅權爲對，下錦衣獄，指揮馬順阿振意，夜率小校斷其首，骨肉竟無存者。臨川所見手筆，不知卽疏藁否。土木之禍，天鑒已兆於此矣。

廷振山居詩有曰：「水抱孤村遠，山通一徑斜。不知深樹裏，還住幾人家。」被害後，餘姚成器爲文以祭之。至今靈緒山有祭忠臺，或謂龍泉山者，誤也。

七哀

按此題陳思王集有七解，一本多六句，樂府作怨歌行。玉臺作雜詩，張天如兩存之。王仲宣有三首，以西京荊蠻邊城爲起句，所該者廣，不僅一事。張孟陽則二首，陽秋所評不甚悉。

余忠宣青陽集有七哀詩末云：「寄言帝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未足惜，妻子非無情。」後殉陳友諒之難，妻妾俱赴井死。劉炳哀之作歌曰：「漢之季，金古良稱其質，與勝李商隱韓碑詩。」

紫邏

舊唐書薛仁貴爲邏逆道行軍總管，卽吐蕃之都城也。音落素。太白詩：「雲山紫邏深。」子美詩：「雲山紫邏長。」皆指此地。猶云「紫塞」也。楊去奢箋之：「邏」字作「山色」誤矣。

又偵探曰：邏江表傳曰：「昭烈日遣邏吏候望權軍。」晉書：「羊祜屯襄陽，滅戍邏之半。」楊薛崖攀筇引：「鷓絃黛娘金邏逆。」作平聲。

西伯

邯鄲淳別曹植詩：「我受上命來隨臨淄。」本傳謂：「淳自荊州內附，太祖遣詣植。」則上字指操。又云：「旣庇西伯永誓沒齒。」是以西伯比植也。下云：「今也被命，義在不俟。」謂自植邸召爲給事中也。詩雖作於黃初，然自內附時已稱操爲上，則攀龍附鳳之心，不待山陽受璽之日矣。

王劉一輩稱操爲元后聖君。而操且愚其下曰：「吾其爲周文王乎。」不知淳乃以西伯諛煮豆人也。

平楚

張邦昌叛附金人。僭號僞楚。高宗反正。安置潭州。後遣馬伸賜死。邦昌徘徊嶽麓。登平楚樓。乃失聲就縊。平楚二字用沈傳師詩：「目傷平楚虞帝魂」也。非謝宣城「平楚正蒼然」之句。

邦昌倘能用呂頤浩之策。其罪尙可未滅。

世上雄

密能獻三策於楊元感。而不能用王伯當之言。寧非禍來神昧耶。

李密淮陽感秋詩末云：「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字。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密之行履高蹈。不如徐洪客。審機不如李藥師。乍起乍仆。與桓靈寶相似。或曰：密旣敗。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山中。然考諸唐書。殊無實據。「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固與元同一轍也。

舊臣心

陳友定被執。作詩曰：「失勢非人事。重圍戟似林。乾坤今已老。不死舊臣心。」按友定以驛卒起兵。爲元守七閩。明師執之。其子宗海亦自將樂來就死。於君臣父子之間。能見大義矣。

柳亭話詩

卷之十八

三百二十歲

白香山洛中九老會註云。會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文潞公居洛。爲耆英會之次年。年七十八。時和煦司馬旦席汝言。皆同年。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麴麴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讀此覺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潞公起法。用香山「七人五百七十歲」之句。司馬溫公真率會亦云：「七人五百有餘歲。」

賜名

宋史謂公詩因同年葉清臣見戲而作。第二句後三字是「玷華纓」。

莊獻莒公在翰苑。神宗欲大用之。爲同列所譖。言姓名應讖。因賜改後名。公有詩曰：「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接羣英。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可見紗籠中人。必非媚嫉者所能制也。

黃野人

蔣永公曰。葛仙化時。有「留與人間作地仙」之句。即指黃也。

羅浮山有隱者。自稱黃野人。嘗題詩山間曰。「雲來萬山動。雲去山一色。長嘯兩三聲。天高秋月白。」或曰洞賓之流也。或曰葛稚川之弟子。或淳中。復有人來往此山。見人不語。一日醉歸。以煤書壁上曰。「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丹。猶愛梅花未歸。」豈即野人之儔耶。

白玉芽

丹砂以辰州爲上。服食家奉爲至寶。絕大者名芙蓉。有床承之。狀似玉盤。包佶詩。「鼎煉芙蓉伏火砂。」松陵詩。「更開封檢試砂床。」是也。增城鳳皇岡。有何仙姑宅。相傳仙姑嘗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寶九載。見形於麻姑壇。大歷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暉上其事。詔賜明霞衣一襲。取所作餌雲母詩入大內。詩曰。「鳳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却從何處覓丹砂。」觀此則是雲母又在丹砂之上。稚川所采非大藥也。

胡元瑞辨仙姑事。謂當在慶曆之間。似未深考。或云姓趙。名何。

入內說法

玉照新志謂：「孝聞既死，有和州道士冒其姓名爲之。」

崇寧間，蜀人雍孝聞，廷對力詆時政，授右列不拜。政和末，變姓名爲道人，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嘗自咏曰：「百萬人中隱一身，渾如勺水在滄溟。獨醒雖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德操爲僧，孝聞入道，豈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耶？此詩之外，亦未見有如倚松者。

城南老樹用純陽子「獨自行來獨自坐」詩。

變律

蘇渙少年爲剽盜，人呼爲白跖。後折節讀書，舉進士，崔瓘辟爲從事，復棄去。嘗作變律詩十九首于廣帥，一則曰：「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再則曰：「徒有疾怨心，奈何不知機。」其後竟死，哥舒晃之難，此與戴淵出處略同，而末路不及。袁石公詩：「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恥納無意儒，甯結有心賊。」少陵稱渙爲靜者，又比之白起，殆以其爲有心賊也。

棗木槩

雄信種棗樹，十八年伐爲槩，號寒骨白。

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搭着棗木槩。」按史稱敬德善避稍，與元吉鬪勝，嘗三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槩，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

玉魚

唐高宗營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上，使術士劉明奴詢之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明奴曰：「楚王與七國謀反伏誅，甯有太子乎？」曰：「王起兵時吾適在長安，天子憐我，養宮中，死後葬此，殉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見拘礙，乞改葬高敞處，毋奪我玉魚。」少陵詩：「昨日玉魚蒙葬地。」用此事也。下句「早時金盃出人間。」則用漢武帝事，非盧充也。沈炯通天臺表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以金字易玉字，交互成文耳。

桃花行

施慶徵謂是宋之間作，韻匯編入徐彥伯。

劉氏鴻書，唐中宗賞桃花賦詩，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獻絕句曰：「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然不知作者姓名，唐詩百家皆不載。

海錄碎事：「貞觀中，康居國獻金桃，早熟者爲絡絲白，晚熟者爲過雁紅。」

春草生

林初文：「容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勝於徐偉長：「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之句。

韋蘇州詩：「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李昌谷衍爲七言曰：「但知微雨夜來過，不覺池塘春草長。」較諸李嘉祐截去「漠漠陰陰」四字者，奚啻霄壤。

二愛

陸渭南集有「二愛」詩，其序云：「陶淵明詩曰：『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孟東野亦曰：『遠歲雪難暮，勁枝風易號，霜禽各嘯侶，吾亦愛吾曹。』予暇日咏二詩有感，作二愛詩。」按靖節貞曜出處固殊，氣味亦異，然此二詩可稱合璧，破壁陳書歎息，歲暮有感，正在於此，非故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也。

雙童

宋延清詩：「溪邊逢五老。」五老乃劉寵事。「橋下覓雙童。」雙童地名，吳越備史錢王鏐以錢爽守雙童是也。李公垂西陵詩：「未見雙童白鶴橋。」卽今之白鶴鋪。

白馬三郎

徐存永過忠懿王墓下詩：「閩國璽書傳五代，鼎湖弓劍葬三郎。」自註云：「閩王自號白馬三郎，墓在胭脂山下，土色深紅，相傳王有少女洗粧於此。」按審知終於閩王，洎延鈞僭號，僞稱太祖，歷延翰、延義、延政，凡五代，皆其子。梅村卽事詩：「柳營江上羽書傳，白馬三郎被酒眠。」時正用師七閩也。

漢閩越王郢第三子，號白馬三郎，卽除三丈之蠶者。柳營在龍溪，王潮下福州，駐兵於此。

妃子

唐明皇於沉香殿看木芍藥，曰：「賞名花對妃子。」嗣後詩人稱妃子者，惟太真當之，他無與焉。鮑溶詩：「金輿未到長生殿，妃子偷尋阿鵲湯。」湯名甚異，特未知其所指，俟考之。

張祐要娘歌：「妃子偷行上密隨。」又云：「上皇驚笑悖拏兒。」要娘拏兒，卽念奴王大娘之類，所謂前頭人也。又云：「虢國潛行韓習隨，偷把邠王小管吹。」三郎末造，總一偷字盡之。

平原君

戰國四君，惟信陵真能爲國。邯鄲之役，平原不敢自比於人，虞卿能解相印，而公子究不能庇魏齊，斬姬謝覺，適以自豪而已。使非毛遂、李同，左右其間，吾未見趙之不入秦也。高達夫詩：「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

較諸王摩詰夷門行似被趙勝熱瞞一上。

蒿里行

竟陵史懷曰：「曹公萬里行。」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曰：「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則指劉岱、喬瑁、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余按此詩全在淮南弟稱號以下八句，卽桓溫謂王敦「可兒，可兒」之意，老瞞不自覺其捉鼻也。

品松

孟東野有品松詩，略曰：「此松天格高，聳異千萬重。抓拏巨靈手，擘裂少室峯。擘裂風雨猶，抓拏指爪脯。賞異尚可貴，賞潛誰能容。」通篇尊獎之至，幾於力排造化，而其後又有罪松一首，大肆譏訶。劉孝標所謂「寒谷成暄，春叢落葉」，文人筆墨，固有不可測度者也。

浮玉

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劉辰翁曰：「山有二，在歸安者爲小浮玉，在孝豐者爲大浮玉。」按陸魯望詩：「入雲構浮玉，宛與崑閬匹。」此正浮家茗書之事，非明皇所改之金山也。

濯龍

簡文京洛篇：「回瞻龍首堞，遠望德陽宮。」

濯龍門名也。馬皇后紀：「於濯龍門前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宋延清龍門應制詩：「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濯龍。」濯詩正誤作鑿字。

洛陽圖絃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東京賦註：「德陽之北，斯曰濯龍。」

黃姑

續齊諧記：「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俗傳始此。

梁武帝歌：「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荆楚歲時記曰：「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爲黃姑。」李後主詩：「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佔遙相望。」則又誤以「黃姑」爲「織女」矣。

七久咏牛女始於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之什。至李充蘇彥以後，未免千篇一律，獨不爾者，少陵昌黎而已。

黃華

史稱嗣宗外坦蕩而內淳正。葉紹泰曰：「其作樂論，一以平和雅正爲宗，豈放浪者耶？」

阮嗣宗咏懷詩：「昔余遊大梁，登於黃華巔。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而兆於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問曰：「女魃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妬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定哀多微辭意也。右見詩話補遺，所引國策事，皆與史記趙世家參看。

「應問」本作「應問」，所引女魃句亦無謂。

帝梧

遁甲書：「桐如日月正閏，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卽知閏在何月也。」爾雅註：「榮木，梧桐也。」陶詩：「冉冉榮木，結根於茲。」

瑞應圖：「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張正見鳳棲梧詩：「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魏彥深詩：「願寄華庭裏，枝橫待鳳棲。」皆從卷阿章出。

賀季真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詩：「枯朽霑皇澤，翺飛舞帝梧。」劉中山述懷十韻：「步武離台席，徊翔集帝梧。」

袖峯

范石湖詩：「詩情故萃律，袖有天都峯。」袁石公詩：「幽奇無大小，袖裏九華峯。」袖字本於老米，拈作簷額亦佳。

祠柏

儒林公議曰：「武侯祠柏，大數圍。段文昌有記刻石。唐末漸枯，至宋乾德五年，枯柯復生。郡守田况繪爲圖。」杜詩：「錦官城外柏森森。」指此。至「柯如青銅根如石。」則夔州之武侯祠也。

夕葵

少陵孟氏詩：「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盧文子謂用陸機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蔚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之句。刻本夕字訛作力，宜劉會孟之不解也。

選註謂齊王冏譖機爲趙王倫作禪文，成都王穎救之，故作此詩以謝穎，而乃不避其諱，何耶。

靈芝

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欷歔淚沾巾。」困學紀聞曰：「今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按原詩又有「丁蘭董永」，乃後人所競傳者，以之入詩，自思王始。

胡元瑞謂董永或魏或晉殊失於考究。

上留田

樂府上留田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古今註云：「地名也。其地有父母死而不字其孤弟者，隣人作歌以風之。」李子德曰：「觀詩意，似諷父子聽後婦而不恤前子，註未合。既曰里中，又曰似類，責其父不以爲子也。回車一問，有無限不可言者，以慷慨二字括其不平。」

太白賦此題曰：「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與註有別。平原康樂爲傷時感逝，簡文爲田家相勞之詞。

房中

劉元城語錄云：「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竹竿載馳，方之陋矣。」

安世房中歌，俱作雅頌體，中間忽插二語：「大海湯湯，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氣魄雄毅，足以凌轢千古。史稱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文字非其所長，然聞陸賈新語，每篇稱善，則唐山之作，或亦稟命爲之也。

過錦

何次張宮詞：「昆明池水漾春流，夾岸宮花繞御舟。歌舞三千呈過錦，琵琶一曲唱梁州。」
吳雪舫云：「宮中以饒戲爲過錦，得之黃閣平座上，高內相所言。」

宮詞故實甚多，然歷朝各有所尚，五百揀花，三千掃雪，番經奏錄之類，詩人尙未撫拾也。

跳脫

顧阿瑛宮詞：「玉鬮倒臥蟠條脫，金鳳斜飛上步搖。」條跳互用。

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契闊，繞臂金跳脫。」唐宣宗嘗問宰相古詩「輕衫襯跳脫」是何物，無有對者，帝曰：「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溫庭筠以玉步搖對之。」

飛卿以此忤令狐綯，故有句曰：「悔讀華陽第一篇。」刻本作「南華」者誤。

步搖

簡文答新渝侯書：「九梁插花，步搖爲古。」漢書江充傳：「冠禪纒步搖飛翮之纓。」似男子亦有此飾也。沈炯少年行：「步搖如飛燕，劍鏑似舒蓮。」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釋名曰：「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沈滿願詩：「珠花蒙翡翠，寶葉間金瓊。」得其形製。羅虬詩：「粧成渾欲認前朝，金

鳳雙釵逐步搖。未必慕容宮裏伴。舞風歌月勝纖腰。寫其風神。

十千

徐子能書清平調後云：「開元天子最風流。秉燭春宮夜夜遊。遙聽花神呼萬壽。次呼妃子十千秋。」金聖歎杜湘草極稱賞之。而或謂十千無典。子能以大藏十千天子爲證。是已。梁簡文與蕭臨川書曰：「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用曹子建語。唐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十千沽酒不辭頻。此類甚多。

秦娘

劉夢得有秦娘歌。序略曰：「韋尙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以琵琶。後爲蘄州刺史張繇所得。繇被謫。流落武陵。日抱樂器而哭。洛客聞之。爲歌其事。」詩略曰：「秦娘家在閩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皐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尙書。路傍忽見停隼旗。斗量明珠烏傳意。紺轡迎入專城居。」此敍其始也。中云：「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註曰：「謝康樂與東陽溪女贈答詩。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此敍其自韋而就張也。末云：「舉目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何如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有感有諷。不似琵琶行攬入己身也。

太倉卞玉京歌視此更爲綿密。

宜城

曹子建酒賦：「宜城醱醪蒼梧漂清。」

襄陽宜城東有金沙泉造酒甚美世稱宜城春又名竹葉清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梁簡文烏栖曲：「宜城醱酒今朝熟停鞭繫馬暫栖宿。」湖州長興縣亦有金沙泉太守致祭以製茶進御其事甚異詳郡志。

後醱字原本作酸注云音豆齊民要術音投簡文類函誤作元帝。

事君

曹子建事君行曰：「百心事一君巧詐寧拙誠。」吁嗟篇曰：「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磨滅豈不痛願與根荜連。」雜詩曰：「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魏志曰：「植每欲求別見幸冀試用終不能得常汲汲無歡。」其求通表有云：「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又曰：「生無益於時死無損於數直牢圈中物耳。」其汲汲者以此。

潘左

潘河陽詩：「誰謂晉京遠，室邇身甚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劬。」二疊成章，實做河廣一葦之語。左記室咏史：「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永平元康之間，斯爲剗調已。

賣眼

楚詞：「滿堂兮美人，獨與余兮目成。」此「賣眼」二字藍本。

梁武帝冬歌：「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白紵詞：「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流日出湯惠休白馬歌：「流目送笑不敢言。」賣眼李太白隱括用之。

眼疼

王建同于汝陽賞白牡丹詩：「價數千金貴，形相兩眼疼。」「疼」字，剗見十蒸部不收。湯臨川有「惜花疼殺小金鈴」之句。

鼯

李義山上盧司空三十韻有曰：「終童漫識鼯。」按漢武帝時得鼠如豹，孝廉郎終軍以爾雅爲對，賜絹百匹。爾雅又有鼯鼠，鼯鼠郭註俱云未詳。又光武時靈臺亦得此鼠，竇攸識之。又唐辛怡諫得異鼠，以爲鼯而賦之，盧若虛指爲鼯，以說文爲證，若虛藏用弟也。

蟬

張黼傳：「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子虛賦：「榜人歌聲流喝。」註音餉，戴若思詩：「笛喝曲難成，笳繁響還咽。」

張正見咏蟬詩：「長楊流喝盡，詎識蔡邕絃。」喝字古雅，或疑唱字之訛者，非也。若王山禮曰：「園柳吟涼久，嘶蟬應序驚。」嘶字用之於蟬，較用於雁者更佳。駱義烏詩：「西陸蟬聲唱，唱字稍稚已。」

韓孟雨中聯句：「騰口甚蟬喝。」用正見語。

茶嬌

唐有妓名火鳳，伯敬以火字爲奇，余謂茶字更奇。遺山詩註云：「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茶嬌者，長安妓也，以色慧稱。劉貢父作令，甚嬖之。及還朝，嬌就別，貢父贈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將抵關，歐陽公迂諸塗，貢父以中酒起遲爲謝，公笑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也。」詳見過庭錄。

佳期

謝莊月賦歌曰：「佳期可以還。」

楚詞：「與佳期兮夕張。」註謂：「以佳人比君也。不敢斥言尊者，故隱其詞。」謝康樂石門詩：「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謝元暉呈沈尚書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梁元帝七夕詩：「妙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至唐以後則習用之。如錢仲文：「佳期難再得，清夜此雲林。」武黃門：「幾度相思不相見，春風何處有佳期。」之類，指不勝屈矣。

淚冰

劉商古意：「風吹昨夜淚，一片枕前冰。」香山閨怨：「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枕前巾上，一癡一醒，慧心男子，自能識之。

秋海棠

采蘭雜記曰：「一名斷腸花，又名八月春。」

秋海棠花之最柔媚者，相傳爲思婦淚痕所化，真有楚楚可憐之色。顧東橋詩：「陰葉翠瑤濕，薄英紅粉香。絕憐秋苑下，復爾見春光。」陳石亭詩：「露重柔姿膩，風回宮袂涼。無緣被春色，猶得向秋陽。」海字未見，淚義亦無。

素馨花

草木狀：「一名悉耶茗。」

海南有地名花田。產素馨花。似茉莉而差密。相傳劉鋹有歌姬。號素馨。死葬於此。因以爲名。按梁章隱曾咏素馨花曰：「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則不自鋹始也。土人嘗以此花製爲燈毬。燄蠟熊熊。其香酷烈。吳聽翁亟稱賞之。

郡人岑霍山詩：「燈事尙傳遊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

黃心樹

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似桂。四月初開。土人呼爲黃心樹。白香山爲刺史。見而咏之曰：「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世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或謂卽木蓮花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臨卽白鶴寺有之。周濂溪詩曰：「枝懸縞帶垂金彈。瓣落蒼苔墜玉杯。」蓋純白也。黃山雲谷寺亦有此花。余友鉄公繪以爲圖。見示於武林。方虞臣謂卽西域之寶檀花。

香山又有畫木蓮圖。寄元郎中詩：「花房膩似紅蓮朵。艷色鮮如紫牡丹。惟有詩人應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則又有紅色一種。江文通贊所云：「緗麗碧蠟。紅豔桂洲」也。

烽火樹

漳州有木棉菴。卽鄭虎臣誅賈似道處。

木棉。土名班枝花。高十餘丈。大數抱。閩越皆有之。尉陀所云烽火樹也。蕊純黃。花六瓣。作深紅金紅二色。嘗有桐花鳳之類。宿於花房。屈翁山詩：「燭龍銜日來滄海。天女持燈出絳紗。」陳元孝詩：「巢鳥須生丹鳳雛。落英擬化珊瑚樹。」形容盡之矣。

汪廣洋有班枝花曲。

珊瑚林

山丹。一名珊瑚林。一名不夜花。唐本草呼爲賣子木。以花敷而子落也。翁山曰：「變亂以來。民多窮困。雖有山丹紅豔之兒女。不能相保。」有咏者曰：「昨日官錢鬻一兒。今日官錢鬻一女。山丹更莫生紅花。我家兒女無如許。」讀此覺茗華萋楚之篇。猶未抵其沉痛也。

歲寒枝

仁英高孝四朝。皆有木成文。作「天下太平」字。惟淳熙中更異。見來氏彙書。

金人侵宋。伐香嚴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曰：「栽松種柏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閒零落歲寒枝。」詩識至此。在理與數之外已。

繞竹行

饒節答呂居仁見寄曰：「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

詩繞竹行。一節字次守。江西人。舉進士。嘗投書於曾布論新法。不合。棄去爲僧。名如璧。號德操。有集名倚松。

三閭書院

三閭書院。屈翁山別業也。余薄游嶺表。會吟於此。時吳園次張桐君王位北季偉公輩皆流寓。而梁藥亭陳元孝諸君則後先爲地主者也。一日吟咏正酣。適王大將軍至。酒闌。麾下已呼騶從。王泚筆揮一絕句。結曰：「慇懃小隊休催去。細雨輕風好鬪茶。」梁昭明有云：「追憶談緒。皆爲悲端。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王名永譽。三韓人。

翁山手訂拙稿。欲刻爲屈宋合選。園次聞而笑曰：「乃欲以岸舫爲弟子耶。」遂止。

小照

吳興茅天石磨。工詩善畫。戊辰同客吳門。爲余寫賀蘭山厓圖。又寫一小照於冊子。諸公謬爲評隲。凡雜文詞句彙入苔岑錄。錄其詩。沈篤人五稟二首。一少時同學氣如雲。倚馬風流獨數君。二十年來圖畫裏。淡然相對到斜曛。灑落襟裙抱古初。肯將鬚鬢狎樵漁。當年海國談兵夜。客帳猶存數卷書。羅弘載三首。一六朝裙屐興翛然。抱膝清吟以偃佺。誰把梅花寫冰骨。却同秋水淡無邊。一屈原弟子好鬚眉。冰雪爲神玉作姿。七泛洞庭君未倦。瀟湘我亦采

江籬。「等閒意氣俯龍湫。萬里空囊說壯游。最愛詞場同掉首。幾人把臂擬曹劉。」王載南一首。「相逢脈脈歎頭顱。何若胸中一字無。莫把形骸圖七尺。東方昔日羨侏儒。」姜開先一首。「羣賢詞藻總清新。題品芝巖盡入神。留却前身曾未道。惟予知是謫仙人。」沈梵陵二首。「龍性由來不易馴。拂衣原屬射書人。窮經作賦尋常事。尙恨丹青肖未真。」卅年長劍佩崢嶸。不少探奇萬里行。他日漢廷揮綵筆。教人重認舊書生。」

磨崖圖

丁卯秋。同李靜菴都護。張岫菴舍人。登賀蘭山磨崖。以紀歲月。天石爲余作圖。聽翁題沁園春於幘首。而西河復系以詩。「宋公英雄姿。意氣本慷慨。觀書堞丘山。落筆盪瀚海。伏蠖薄孔明。買駿笑郭隗。因之汗漫遊。西去仗劍櫛。磨盾靈武臺。飛罽元昊壘。一笑登賀蘭。四顧盡烟靄。青天空茫茫。黃河且浼浼。拂袖將勒銘。振腕直揮灑。蠻女捧硯嬌。胡僧望崑駭。青天有時傾。黃河有時改。惟此磨崖圖。相看已千載。」

吳詞并附。「絕塞雄山。從前及今。文人未來。况揮鞭馳徧千屯。白草磨崖。鑿破萬仞青苔。碧眼驚看紅妝。借問宋玉真成帙。代才吾還笑。笑短衣射虎。誰許追陪。羨君此舉。奇哉。把舊日興亡。更感懷。想旗分靈武。王圖已往。鎖橫西夏。霸業都灰。酒盡黃龍。碑殘白雀。豎子成名眼倦開。還須問。問奚囊憑

弔好句多裁。時與岫菴倡和凡數十首。雖未得江山之助。而太史太守一詩一詞。竊自幸附青雲以不朽矣。季名嗣興。綏德人。張名世勳。蕪湖人。

愧張蒼

王百穀哭袁汝南詩曰：「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謁文榮公祠曰：「馬策叩門惟有淚。雀羅張戶不勝悲。」起居相國夫人曰：「路隔雲塔難入拜。獨憐身賤愧張蒼。」感懷知己。不減李義山過舊府時。

柳亭詩話

卷之十九

高春

梁昭明答湘東王書：「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元帝遊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後園詩：「高春斜日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日經於泉隅，是爲高春，頓於連石，是爲下春。」高誘釋曰：「高春，時加戌也。」唐人屢用之，如李義山：「碧虛隨轉笠，紅燭近高春。」柳子厚：「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之類，不一而足。泉隅本作淵虞，唐人避諱改之。

楊時偉謂：「高春爲寅，下春爲申。」蘇子美答韓持國書：「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唐子西謂：「漏下三刻爲三商。」則高春似當屬寅。然淮南子此條名例甚繁，尙須參考。廖連陽註三商，以通雅士昏禮爲據。

簷花

禮明堂位復廟重檐，檐欄簷。古文通用。

徐孺子與陳仲舉書：「簷花細雨，豈不願承一夕教，淒其旅思，孤帆欲遂東矣。」少陵詩：

「春夜沉沉動深酌。燈前細雨簷花落。」正用其語。註家俱未之引。至欲改爲「簷前細雨燈花落。」此正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

「簷花照月鶯對栖。」見李暇擬古。「夢落簷花夜雨飄。」見陳敬初夷白齋藁。

天鷄

翰鷄俱音翰。

張泌知貢舉試題。「天雞弄和風。」但用文選中謝康樂詩句。未詳其義。有進士白云。「爾雅。翰天雞。翰天雞。未知孰是。」泌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視。一則釋蟲。一則釋鳥。

蟲乃莎雞之類。按康樂出句。「海鷗戲春岸。」則此句自應屬鳥。

燿火

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張晏曰。「狀若拮擗。欲令光明遠炤。通於祀所也。」呂氏本味篇。「燿以燿火。」高誘註曰。「讀如權衡之權。」

虞山戊辰紀事詩。「南郊燿火照羣魚。正是秋衾夢斷時。才薄可憐仍貶謫。爐灰畫盡不成詩。」自註云。「王元之南郊大禮詩。可憐此夜商於客。畫盡爐灰淚滴衣。」按是年崇禎卽位。郊天禮成。虞山以八月例召。旋即聽勸。故引此。

漢書註：「羣思復思也。交網如屏，言百官奏事至此當復思也。」然唐甘露之變，文宗挾殿後羣思而出，似又非樹之前列者。蘇鶚演義謂織絲爲之，象羅網交文之狀。朱晦翁乃取程泰之演繁露語。

射干

步兵咏懷詩：「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又云：「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荀子勸學篇云：「西方有木，名曰射干。」易通卦驗曰：「冬至射干生。」一名烏扇。爾雅翼云：「葉似蠻薑，排列如翅，六月開花，如萱草而小。」則非木本。藝苑彙雋曰：「蛺蝶花也。」唐荆川詩：「何言金色翅，翻在碧林中。」

蛺蝶花有二種，一開於春末，色微紫，非射干也。荆川所咏，當是開於夏秋之交，其色黃。

蔗漿

前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析朝醒。」註謂：「取甘蔗汁以爲飴也。」此二字見楚辭大招，柘蔗古字通用。王右丞勅賜櫻桃詩：「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曰飴曰漿，似今之沙糖也。若堅凝成質，則謂之糖霜。

菽乳

孫司業大雅咏菽乳詩略曰：「淮南信佳士，思仙築高臺。八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

傳世人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鼎。大釜氣浮浮。小眼湯
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噉。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
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徒談。卽世俗所云豆腐也。易
名甚佳。詩更周核。詳見戒菴漫筆。

孫名作江陰人。明初以薦起。

瓜

燉煌有龍蹄瓜。女臂瓜。見廣志。

禮記：「爲天子削瓜。」又：「天子樹瓜華。」卽今之西瓜也。劉楨賦：「藍皮密裹。素肌丹
瓢。」陸機賦：「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于巫山。攄文抱綠。披素懷丹。」豈王瓜甜瓜之可比乎。
李嶠詩：「龍蹄遠珠履。女臂動金花。」用事甚僻。惜未有註之者。五代史謂其種得於胡嶠。洪
忠宣王弇洲紛紛置論。皆可不必。

道經曰：「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本草曰：「一名水芝。」楨賦又有「甘踰萍實。冷亞冰圭」之
句。類函所引劉峻送橘啓。乃用楨語也。

蒲萄

蒲萄產於西域。博望侯始攜種歸。有所謂馬乳者。大如琴軫。其味尤佳。長條之下。綴以柔絲。蓋一本而二實。細者卽俗呼瑣瑣也。余在湟中。趙勇略嘗以此相餉。因歎物非親見。未易悉其形似。韓昌黎詩：「若欲滿園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陳一廉詩：「未誇馬乳堆枝上。先喜龍鬚引架長。」鄭元祐題溫日觀畫蒲萄詩用之。

錦竹

梅宛陵集有錦竹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自註云：「草也。似竹而斑。」按老杜有從韋二明府覓錦竹詩。黃鶴云：「其皮似繡。」或曰卽錦竹也。但有「亭亭蒼翠拂波濤」之句。斷非草本可知。

揚雄有綿竹頌。蔡夢弼註：「產漢州紫巖山。」自是二種。

竹爐

張亨父咏竹爐詩：「霜根不着冷煙侵。小石屏前伴素琴。虛碧暖含沉水玉。古斑清傲博山金。風微篆鼻湘雲細。月冷煤添嶰雪深。銀葉有香勤續火。莫教灰却歲寒心。」李西涯嘗稱太倉天才敏絕。人莫敢櫻其鋒。有滄洲正續集行世。

水碓風爐

岑嘉州詩：「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爐。」寫景閒曠，脫盡兜牟氣色。又「野爐風自熱，山碓水能舂。」雖語意似乎重複，然前二句眼在實字，後二句眼在虛字，並存可也。賈長江易上一語而用其下句，白香山則兩句全用之。

二姓

雍陶聞杜鵑詩：「碧竿微露月玲瓏，謝豹傷心獨叫風。」以謝豹作杜鵑，用成都舊事。

張道濟詩：「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以楊謝二姓爲對。顧逋翁詩：「白沙洲上江籬長，綠樹村邊謝豹啼。」亦以二姓對。

前一聯才調集作張泌，爲是燕公手筆，疑未必有此體裁也。

柳栗

羅弘載曰：「僧人肩上擔瓢鉢，衣囊之俱也。」

蓮峯祥菴主句：「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蓋杖名也。唐詩俱作栗。苑石湖：「病憐柳櫪隨身慣，老覺屠蘇到手遲。」又作櫪。

曾口異因話錄曰：雲水藏衣物之具，名避秦，出班馬書，二字甚新。

倒插句

庾子山初晴詩：「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倒插句也。杜少陵五七言俱有此法。無不工妙入神。若蘇頌：「魚貫梁緣馬，猿奔樹息人。」昌黎：「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香山：「仙眉瓊作葉，佛髻鈿爲螺。」姚鵠：「夜燈明雪牖，春夢閉雲房。」鄭谷：「班雖沾玉笋，香不近金鑪。」皆雅練醒豁，略舉數條，以爲詩鵠。

宋人警句

方虛谷曰：「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溯下沿，窮探邃索，而徒追逐於近世之所偏，非區區所敢知也。」此言甚正，可爲救時良藥，不得以西江一派掩之。

唐人好詆六朝，而杜子美獨稱許之。明人頗譏兩宋，而方希古獨尊獎之。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大氏然也。余於六朝既摘其麗句，以爲唐人嫡乳，今於兩宋復采其尤雅者，以見一朝風軌。揣鑰捫鐘，當莫逃于具眼人也。林君復山居：「鶴閒臨水久，蜂嬾得花疎。」王元之茶園：「採近桐花節，生無穀雨痕。」釋褐：「位卑松在壩，俸薄菜經霜。」范文正觀潮：「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小隱亭：「是非不到耳，名利本無心。」梅聖俞山行：「好峯隨處改，幽徑獨行遲。」黔州：「巖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春晚：「鳩鳴桑葉吐，村晚杏花殘。」余安道靖廣州西園：「地含春氣早，月映暮潮生。」王介甫泛江：「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蘇子瞻偶題：

「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綠筠堂。「谷鳥驚碁響。山峯識酒香。」黃魯直春寒。「夢中驚夜雨。醉裏度春寒。」唐子西舟行。「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程致道俱山居。「紙牕先得曉。布被最知秋。」汪彥章藻過臨平。「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王梅溪燕竹。「龍孫初迸處。燕子正來時。」茶蘼。「日烘香倍遠。雨浥韻尤清。」趙紫芝師秀赴華亭。「水程春有雨。海岸曉無山。」桐柏觀。「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翁靈舒卷括蒼。「不雨溪長急。非春樹亦新。」徐文淵璣夏日懷友。「月生林欲曉。雨過夜如秋。」戴景明昷秋曉。「草潤蛩聲滑。松涼鶴夢清。」范致能醴陵驛。「人稀山木壽。土瘦水泉香。」道中。「客愁無錦字。鄉信有燈花。」朱晦菴梵天觀雨。「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林德陽景熙宿台州。「霜增孤月白。江截亂峯青。」新昌。「山痕經燒黑。土脈入泉紅。」回視六朝。似有秋月春花之別。

子瞻自嶺外歸。「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陳簡齋渡江。「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吳正仲。「木落千山瘦。天高一雁橫。」張文潛。「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謝皋羽。「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

七言警句

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

而不知旁支分派。亦有當璧之時也。其可乎。間摘數條。以附五言之例。徐鼎臣鉉送陳祕監歸
泉州：「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鄉關賀監歸。」夢遊：「窗前人靜偏宜夜。戶內春濃不識寒。」
新居：「清風不去因栽竹。隙地無多也鑿池。」王元之題李中舍公署：「閒拖屐齒防橫筍。靜
拂琴床有落花。」韓稚圭琦康樂園：「樹密只喧閒鳥雀。臺高猶得好山川。」梅聖俞東溪：「
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張復之詠貽傅逸人：「門連酒舍青苔滑。路近沙汀白
鳥飛。」又「微風吹雨雁初下。落葉滿堦蟲正鳴。」王介甫金焦：「天末海雲橫北固。烟中沙
岸似西興。」清暉閣：「水涵尊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欲流。」孔毅甫平仲西軒：「樹影轉簷
碁未散。荷香飄枕夢初回。」張文潛夜：「寒生疎牖人無夢。月過中庭樹有霜。」米元章甘露
寺：「兩州城廓青煙起。千里江山白鷺飛。」徐仲車積和路朝奉：「朝衣脫後常耽睡。野史修
成或借書。」王盧溪廷珪東村：「鳥不住啼天更靜。花多晚發地應偏。」朱韋齋松招友生：「
讀書有味齏鹽好。對境無情夢寐清。」范致能入秣歸界：「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都着
花。」鄂州：「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趙紫芝送翁卷：「小雨半畦春種藥。寒燈
一盞夜修書。」方巨山岳平山堂：「非無烟雨無奇語。自有乾坤有此山。」旅思：「兩戒山河
饒虎落。五湖煙水欠鷗夷。」林德陽元日：「江湖舊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梧州：「沙

鷗欲近如招隱。關樹無多亦厭兵。何巖叟夢桂感遇：「江山有恨留青史。天地無情送白頭。」高菊礪翥天衣寺：「山向馬頭回禹穴。溪分燕尾入雲門。」沈必先與求即事：「經從野店初嘗筍。行盡江村始見梅。」晁叔用冲之送王敦素：「緩歌玉樹翻新曲。趣入金鑾續舊書。」若此之類。聊見一斑。若歐蘇楊陸諸公。當于全集中求之。不多贅也。

句讀

趙搗謙考古臺詩：「誰云沈約知音甚。未許揚雄識字多。」

山谷和晁仲考韻：「編名混甲乙。謄寫失句讀。」轉音當作逗。下云：「絲布澀難縫。快意忽破竹。」以讀字與竹字押韻。乃西江宗派也。

黃文節有正集。外集。別集。凡九十七卷。其退鷗堂詩。則在陳留時自編者。

蟬聯

詩有一題數首。次章起句即從首章結句蟬聯而下者。三百篇後。始於曹子建贈白馬王彪：「我馬元以黃。」即繼曰：「元黃猶能進。」凡五六見。謝康樂與惠連詩：「汀曲舟已隱。」下曰：「隱汀絕望舟。」張正見藉田詩：「旌門擁玉輦。」下曰：「玉輦帶非烟。」楊素與薛播州詩：「應思北風路。」下曰：「北風吹故林。」皆祖其格。

袁清容送馬伯庸奉使西河八首排比尤嚴

定文

丁敬禮嘗謂曹子建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憶癸亥秋遇吳聽翁於嶺南，屈指菰城接席時，已閱十五年矣。辱以藝香詞誼諉，而次君彤本復以西瀛全集索序。明年秋同赴星沙，分韻拈題，略無虛日。嗣此南舟北馬，聚散無期。迨戊寅次兒晟復遇彤本于珠江，以見懷一首遙寄名父之子，委頓風塵，且手札有「錯認顏標」之語。懷袖三年，曷勝於邑。詩曰：「廣平十載信常訛，到處聞歌喚奈何。才子難逢甘退老，英雄無命托禪多。悲涼道路秋風客，少壯功名春夢婆。喜見神駒頭角勝，好參繡佛樂巖阿。」

彤本有子曰愷三，幼即能詩，余爲序於菴薌別業。

百一

應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李充翰林論曰：「休璉五言詩百數十首，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謂百三十篇，張方賢楚國先賢傳謂一百一篇，然世所傳者，僅「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一篇。見諸文選，本集有三首，餘若「細微可不慎，隄潰是蟻穴」之類，系之雜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

有百行終始如一。故曰百一。張天如曰：「休璉歷事二主，喉舌並舒，而世無賞音，嗟乎命也。」
休璉三叟詩，古朴有味，而世人以淺近忽之，是以美疢當惡石也。

雲營

胡元瑞評少陵絕句，引岑嘉州「丈夫鵠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并「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四語，以爲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仇氏詳註云：「胡氏所引岑參凱歌，雲營不同韻，蓋誤記兩首爲一章耳。」余按胡氏原引岑詩，以爲對結之證，未嘗合爲一章也。

龔尙書

合淝龔尙書，工於鍊字。櫓柔輕白浪，山妙領黃昏。樹痕奔峽口，石氣盪天門。草樹封樵徑，魚龍散櫓聲。霧密峯全動，帆輕壑半吞。問俗浮兵氣，還山狎浪花。虎氣凌孤柝，蛩聲駐早秋。花凌晴壑秀，鳥逼暮天青。客破藜床夢，杯偷詩葉春。皆入粵詩。

徐贛村學士語余曰：「尙書嘗因休沐，將偕余輩出遊，時微疾初起，三夫人各有所戒，甫駐車卽信口吟曰：閨中密爲三章約，飲酒遊山莫作詩。遂於是年薨背云。」

越峯

晉杜毓葬賦：「器澤陶揀，出自東甌。」蓋甌越也。陸羽茶經曰：「盃越州爲上，是龍泉窰。」

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稽中散鬪遺杯。」所謂秘色窰器，雨後晴天色者。世傳柴皇帝始重之，或謂錢氏有國，越州燒進，臣庶不得擅用。然唐人已有此詩，則知不始於五季矣。松陵集又有「越甌犀液發茶香」之句。

齊書：「何點隱居鐘山，竟陵王子良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魯望酒杯詩起句曰：「昔有嵇氏子，龍章而鳳姿。」結句曰：「茲器不復見，家家惟玉卮。」中散遺杯，陸氏或見之耶？又一首曰：「製爲酒中物，恐是琴之餘。頽然擲林下，身世俱何如。」似又非窰器矣。

琉璃河

琉璃河，宋敏求入番錄作六里河。范石湖云：「又名劉李河。」袁小修詩：「飛沙千里障燕關，身自奔馳意自閒。日暮郵亭還散步，琉璃橋上看青山。」按劉鄩與李晉王夾河大戰，或稱劉李亦是。

金鼇山

台州臨海縣祥符寺法堂，有宋高宗御座。蓋建炎三年十二月幸金鼇山之遺跡也。先是有人題詩於壁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

高宗以爲詩識。求其人不可得。所御竹榻。寺僧以黃帕覆之。復有詩壁間曰：「黃帽當年駕觸醺。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座右圖。」亦不著姓氏。

白馬篇

朱文公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其稱許如此。

劉靜修白馬篇云：「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此咏衆安橋事也。末云：「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以留侯擬之。似乎太過。或如王著殺阿哈馬于殿下。亦可雪萬夫之憤也。詩詳容城遺稿。

蘿村歌

蘿村於己未。以博學鴻儒。與吳慶伯。農祥。徐仲山。咸清。朱敬身。士會。同赴館試。

甲寅之變。山賊遽起。明年秋七月。猝至倉塘。時羅弘載坤。遭母喪。獨守柩側。賊渠感其誠。揮衆去。蒲城吳天章。聞其事。作蘿村歌：「蘿村孝義。今所無。母死迸血。雙眼枯。賊來寢苦。不肯去。生兒甘與死。母俱里閭。奔散巷井寂。比隣空屋。鶴鷓呼。忽然騰躍。白刃至。果有羣賊。爭紛拏。蘿村意定神不渝。眼視猶賊如孤雛。無言端拱。總帳側。鷄骨但用青藤扶。豈知忠信。格金石。頓令異類。皆歛噓。有賊有賊。泣呱呱。君今大孝。皇天愉。健馬不踏君園舍。快刀豈犯君頭顱。君

但守母我自去。人心盜賊皆難誣。我聞此語重感激。服膺百拜精誠摠。生亦不羨萬戶侯。生亦不敬大金吾。富貴要津徒赫赫。寸心偏折熒熒孤。小人有母在中條。中年守志遭艱虞。少小不知盡禮養。隱然負罪心如瘡。既壯一貧只如此。東西南北無良圖。常恐母衰養不及。人生反不如烏烏。吁嗟乎。人生反不如烏烏。天章有蓮洋集。陳其年太史序之行世。而此歌作於江南客次。弘載嘗以手蹟見示。因錄之。爲人子勸。

是年六月。余自侍御舅宅徙居墨蓮巷。七月。郡城戒嚴。時太夫人在堂。余扞擻城上。不敢聲言賊勢。會提標以援師至。蹴賊於陶堰。而郡守許公亦督兵力戰。賊遂潰。余賦東揚太守行紀其事。

隱士僧房

狸或作根。

孟東野懷南岳隱士詩：「飯不煑石喫。眉應似髮長。楓狸搯酒甕。鶴虱落琴床。」枯寂之狀。一一畫出。又有宿僧房欲登高閣詩。其起句曰：「欲上千級閣。問天三四言。」其落句曰：「一寸地上語。高天何由聞。」卽古樂府「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之意。

沈君烈詩：「四野天圍圓似甕。幾人呼透甕中音。」

散花天

高季迪賦得真娘墓送蟾上人之虎丘結句云：「高僧方宴坐，身在散花天。」此從宋延清浣紗篇與陸上人脫化得來。較諸「攜妾不障道，來止妾西家。」尤韻。

債主醉人

李播見志詩：「去歲買琴不與價，今年沽酒未還錢。門前債主雁行立，屋裏醉人魚貫眠。」情真景真，讀之令人失笑。

立者自立，眠者自立，世間那得此賢債主哉。赧王之臺，可以不設。

歸思即事

王弇洲歸思詩：「躬如韋杜長宜曲，跡似湘山盡可疑。」茅石民即事詩：「諸將朱提消貝錦，羣豪白骨間青娥。」皆身經目擊而得之者。王語隱而諶，茅語情而悲。

按朱提音殊，持此借對耳。

雁重蠶寒

庾肩吾有賦得嵇叔夜詩：「雁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戴滄州曰：「雁重蠶寒，唐人那敢下。」

按養生論云：「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性字身字，從形神想出。

秋蘭十二月

蘇子卿贈李陵詩：「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繼以「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蓋漢之十二月，乃今之九月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改夏正。史記李將軍傳云：「天漢二年，陵從貳師將軍將射士步兵五千，出居延北，戰敗而降。」然遣中郎將蘇武賂單于，在天漢元年是，武被留在前，而陵出兵在後。自大初丁丑距天漢辛巳已歷五年，贈答之時，難以臆斷。

天一隅

武詩四首，確是送陵之作。惟陵與武三首，一則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再則曰：「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三則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則又明明是送武出朝而已，身獨留也。于密菴謂是送武出使之詩，然太史公與蘇李同時，其出使從軍年月，井井特以世遠人湮，無從辨其酬倡，不僅河梁二字起人擬議也。

避世

河圖要元篇曰：「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焦氏易林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神仙所居，無有兵革。」皆避世處也。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童謠，

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敗。引火自焚。不合二字妙甚。言此中僅可避世。非可籍以弄兵也。東坡送梁左藏赴莫州。起句用之。易「中央」二字爲「其間」。

長生

吳書稱融父兄質素。而融獨爲奢綺。其去蘆葦單衣篋鉤落者幾何。

孫亮時。公安有童謠云。「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其弟融鎮公安。刮金龜屑服之而死。避世而世不肯避。長生而生不可長。潢池三窟。可爲炯戒已。

鎖夢

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用張敏高惠故事。齊已反其語曰。「重門不鎖夢。每夜自歸山。」趙令時乃隱括其意。填入烏夜啼詞。

岑參詩。「關門鎖歸路。一夜夢還家。」又在已公之前。

簪花

東坡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笑上老人頭。」康節詩。「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讀前句當作陶公宜惜分陰之想。讀後句當具唐風且以永日之心。

三百顆

王右軍書帖子云：「奉橘三百顆，霜未降，不可多得。」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正用其語。

妥貼

諺語妥貼，猶愜當也。王逸楚詞序：「事不妥貼。」陸機文賦：「或妥貼而易施。」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甯，千里妥貼。」韓昌黎詩：「安置妥貼平不頗。」又「妥貼力排募」出此。

薑芽

庾翼與人書：「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

劉夢得酬柳子厚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柳復以詩報之曰：「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劉意蓋謂諫議書法，此時方有盛名，柳與同宗，所有書帖必盡付愛女，故前示孟崙二童，有「臨池尋已厭家雞」之句，柳則謂吾雖有女，不堪效顰西子，那能如官奴之付樂毅論乎。「薑芽」二字，出相書官奴子敬小字。

丙午於雲中旅次，得董華亭手書二詩，其一：「松風颺颺度霜臺，好及膺門御李來。」其二：「白門

朱戶總悠悠。中有王孫靜者流。皆容臺贖行作。又甲寅之亂。有汛兵歸自楓溪。出華亭所書滕王閣序求售。余以青蚨三貫得之。後有華亭自跋。略云。昔昌黎欲讀滕王閣三王之文。則知當時故有石刻。默而詞文歸南昌。謀復之。因書此以塞其請。又有楊龍友一跋。略云。無垂不收。無往不復。此思翁書法心印經也。前詩爲王友韓持去。後序并仇十洲列女圖一軸。亡友沈孟發借觀於京邸。并致沉沒。至今不無遺憾也。

檳榔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檳榔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叢樹端。房結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南史。劉穆之爲丹陽尹。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送妻之兄弟。太白玉真公主館贈張衛尉詩。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正用其事。但玉真旣云入道。豈張卿曾尙之于先耶。按上元元年。李輔國遷上皇。并出玉真公主。是玉真猶在肅宗之朝。公主字持盈。

蘇子瞻食檳榔詩。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嫵媚。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原案穩括已盡。牛舌則用劉孝綽有人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詩事。

萊字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詩有萊字韻。應制者多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

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不獨冠絕一時。且予落成穩貼。

點字

老杜秋興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樓鑰引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汚。」謂點與玷同。齊陸厥答內兄顧希叔詩：「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駝門。」按太史公報任安書：「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當從此出。焦弱侯謂點如點軍之點。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是也。

晨葩註：「舜也。卽木槿。廣記謂之日及。」

青白

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字。腹聯更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似是偶然誤用。而徐子能乃謂：「大手筆人。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徐名增有而菴詩說行世。其論排律獨佳。

右丞又有「未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二知字義同而疊下。較諸「馬字更甚。又送朝集使「塞帷向九州。垂象滿中州。」二州字義亦同。

分頂互承

少陵「吹笛秋山風月清」一首。頸聯分頂風月二字。「春日春盤細生菜」一首。頸聯互承盤菜二字。此則另一詩格。實肇端於崔灑之咏黃鶴樓也。

聞落葉

李峻字公起。耳聾而瘖。有盟鷗集。曹能始合唐汝詢作一異人傳。

唐汝詢夜別陸長倩詩。起句曰。「悵別高樓酒易醒。坐聞落葉滿沙汀。」用一聞字。自供任耳而不任目已。下云。「春來倘憶同遊地。無限垂楊夢裏青。」看垂楊於夢裏。總是暗中摸索之景。昔人謂孟襄陽「春眠不覺曉」之什。是一瞎子。吾讀仲言詩而益信。

仲言七歲而瞽。家人口授以書。其後遂能著述。唐詩解一編。語雖敷淺。而平易近人。亦可謂能自壽者已。世有雙眸炯炯而飽食終日者。吾不知其何心。

咏時禽

陸機悲哉行曰。「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咏時禽。」咏字逸甚。與啼字嘶字更別。

韋莊云。「蜂簇野花吟細韻。蟬移高柳咽殘聲。」之二蟲又何知。

腹中知

陳叔度秋夜曲「悔却與歡期。空房香燼時。那能如寶鴨。冷暖腹中知。」

陳名鴻侯官人。少寒微。無有物色之者。曹石倉招入社。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昌谷詩「秋室之中無俗聲」也。

上邪

漢樂府有上邪篇。一作雅。愚意古邪耶通用。味全篇語氣。首二字一讀。有疑而訊之之意。何承天擬此篇云。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則竟作邪正之邪矣。上陵石流諸篇。尤難理會。

壯士

太白留別詩「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送族弟詩「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前句束字。後句低字。合看始見憤世嫉俗之情。

高深

襄陽集有示孟郊詩一首曰「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處士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東野生值永元之世。相去已百餘歲。有云誤編入者是已。

香山集有聞貫休下世詩。按樂天著名長慶。而禪月出世在大順間。相去七朝。若云下世。當屬百年之外矣。

客遊

唐人送別詩。盈千累萬。而陽關三疊獨譜絃歌。以其聲情俱到也。丁卯春。余偕岫菴將赴靈武。時祖員外廣淵率其長公中江。張別春明門外。執手低徊。不勝於邑。因誦王子安「客心懸隴路。遊子倦江干」之句。於途次各賦十章。寄呈中江。由今計之。已十八年矣。

是役也。李都護以名馬畀余二人。至無定河。余單騎亂流而濟。岫菴爲之咋舌。迨癸酉訪中江於婺源。適岫菴令嗣在坐。因以畫冊遙寄。并序中江竹枝詞。今中江分府靈州磨崖之句。或當見之也。

小步馬

漢書西域傳：「烏桓出小步馬。」師古註曰：「小細也。」孟康贊曰：「種小能步。百步千跡。蹄堅如鉄。善於涉磧。」韓昌黎詩：「橫飛玉蓋家山曉。細蹠金珂塞草春。」可拈似之。

驪馬

明紀：「成祖北征。金幼孜墜馬鞍裂。楊榮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驪馬。」

牛馬不鞍而騎曰驪。令狐楚詩：「少小邊州慣放狂。驪騎蕃馬射黃羊。」

元魏制。婦人妬者。乘驪牛狗部中。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

五鳳樓

韓浦與弟洎俱有才學。洎嘗曰：「吾兄爲文，繩樞草舍，僅庇風雨而已。吾之文，直是修五鳳樓手。」浦聞之，因遺以蜀牋。題詩曰：「十樣鸞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洎矜而浦謙，如此可謂怡怡自得矣。

眉山之卯君，弇洲之小美，世間那得如此雁行。洎雖浪用火攻，猶勝于壁蝨溪魚之類也。

秋霞影

代州壽甯寺有劉海蟾古詩十韵：「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乘。引過碧眼奴，擔着獨壺甕。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題云：「廣甯閑民劉操書。」元遺山云：「此詩宋曰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會未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子因

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

翠眊

陳繼儒羣碎錄：「眊音餌。羽衣也。一名兜鍪。」

劉先主好結眊。或曰以髮爲之巾幘類也。梁武帝銅鞮歌：「龍馬紫金鞍。翠眊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則又似可飾以翠。若五就七就之盤纓也。庾子山詩：「金羈翠眊往交河。」

蜀志：「有人送犛牛尾。元德手自結之。」又孔明與兄書曰：「先帝帳下白眊。西方上兵也。」又答孫權書曰：「所遺白眊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慚。」齊書扶南傳：「白銀兜鍪孔省眊。」韻會謂兜鍪上飾者爲是。」

屠麻

孫思邈有屠麻酒方。亦作屠蘇。謂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也。

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麻。或曰草菴。」蕭子雲雪賦：「沒屠麻之高影。」則是屋也。又大帽名屠麻。晉人謠曰：「屠麻障日覆兩耳。」則是帽也。劉孝威詩：「插腰銅七首。障日錦屠麻。」

乃用晉謠。後人釀酒於草菴。因借以名酒。

椒柏

崔實四民月令曰：「元日進椒柏酒。却病延年。尊卑次列。以年少者爲先。」庾開府詩：「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裴夷直詩：「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

棗楊

楊升菴與張禹山千里面談。載宗懷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註云：「漢人尹都尉著種植書。中有棗鼠耳槐兔目之語。淮南子二月之官司空。其樹楊。」用字稍僻。故須略註。

巡撫

明宣宗賜許廓巡撫河南詩：「爾有敦厚資。其往勤撫字。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勩。」

王子安春思賦：「甯知漢代多巡撫。」虞永興奉和長春應令詩：「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求。」巡撫二字始見於此。

垂拱五年。以狄仁傑巡撫河南。明正統十一年。復以于謙巡撫河南。山西。是皆求民瘼者也。王猛辭位表：「總督戎機。出納帝命。」總督二字亦有本。

都護

盧綸送鮑中丞詩：「專幕臨都護，分曹制督郵。」蓋不分文武，因事兼充也。元和中，馬總自判史遷都護，徙經略觀察使，可據。

漢書鄭吉傳：「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王褒燕歌行：「隴西將軍號都護。」始見於詩。唐書：「貞觀十七年，置安西都護府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護府隸焉。」老杜高都護驄馬行結句云：「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按仙芝以天寶六載破小勃律，建立邊功，此時罷閒京邸，故借馬以諷，言長才棄却爲可惜也。

宋武帝丁旼歌，又在王褒之前。

蒲杏

儲光羲詩：「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農人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按王融策秀才文：「杏花蒲葉，耕穫不愆。」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蒲，謂菖蒲也。呂氏春秋立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葉生，乃耕。」昌谷正月詩：「早晚菖蒲勝綰結。」

杏字詩歸誤作荇。

烏鬱

陳藏器本草圖曰：「菰首小者，擘之內有黑灰如墨，名烏鬱。」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葍。」

青花出稻苗。少陵秋興用之。

綠林

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註謂：「地在荊州當陽縣。」自李涉博士宿井欄砂有「綠林豪客夜知聞」之句。後人竟稱此輩爲綠林。不知於當陽土著作何位置。錢仲文詩：「誰知綠林盜。長占彩霞峯。」說出盜字爲妥。

黠史豪民

劉孝綽詩：「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不讀酷吏遊俠傳。不知此語之妙。至老杜云：「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則又有拔木清源之法。

關西渭北

岑嘉州送李太保詩：「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寄嚴許二山人詩：「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用意用事全同。而自有虛實相生之法。前二句以襯貼見妙。後二句以掩映生姿。

嘉州又有「雨過風頭黑。雲開日脚黃。」苦戰邊城黑。防秋塞草黃。」黃黑二字疊見。解大紳「天連銅柱蠻烟黑。地接朱厓海氣黃。」鄭翰卿「磧上陰雲連塞黑。關門落日帶沙黃。」

黃沙

沈雲卿移禁司刑詩：「白簡初心屈。黃沙始望孤。」黃沙。獄名。晉武帝置司徒高柔次子光爲黃沙御史。雲卿以考功郎得罪。遂有驩州之謫。曰屈。曰孤。疑有人以主之耳。駱義烏獄中詩：「青陸春初動。黃沙旅思催。」老杜亦用之。

李公垂有追昔遊詩一卷。備紀被譴之由。自註其下。較雲卿更爲憤恨。詩人忠厚之意。掃地盡矣。

六皇帝

元微之連昌宮辭：「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林西仲曰：「肅宗後止代德順三宗。便傳憲宗。六字疑誤。或曰自明皇算起。恐爾後字說不去。」其總評曰：「前半可作天寶以後小史。後半可作小史論贊。」

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者。後周宇文氏女。嫁爲突厥沙鉢略妻。隋滅周。隨其夫歸朝。改封大義公主。及平陳。以叔寶屏風賜之。公主自傷宗祀絕滅。寫詩於屏曰：「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保身勝于樂昌。感激比于南陽。甯得謂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耶。

千金詩本石季倫明君詞：「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桃花夫人

劉文房施希聖皆有詩。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此杜紫微過桃花夫人廟詩也。夫人爲息媯。左傳載之甚詳。所謂生堵敖及成王者。而列女傳謂楚王出遊。媯潛見息侯而死。不知何據。王右丞詩亦有一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之句。今其廟在益陽。卽唐之新康洲。余嘗雨中過之。聞隔岸簫聲。作御帶花。以紀其事。

韓范左傳評曰：「蔡禍始于息。而息禍亦從之。亡蔡滅息。而又殺子元焉。夏姬之外。又一不祥人矣。」

阿最

李羣玉有龍安寺佳人阿最詩八首。蓋咏小尼子也。聲口都作子夜讀曲體。至云「不是求心印。都緣愛綠珠。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爲奴。」律以梵網。當得波逸提罪。不僅「十五嫁王昌」之無禮也。以佳人屬寺更奇。

天女帶香

皎然答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用革囊弊惡人故事。參以淨名經。曹鄴雜誠詩：「帶香入鮑肆。香氣同鮑魚。未入猶可悟。已入當何如。」用釋

迦示阿難魚茅香紙事。皆現身說法語。不得以「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掃之。

皎然名清。書季蘭李冶也。

蕭鍊師

許郢州贈蕭鍊師二十韻。有云：「曾試昭陽曲。瑤齋帝自臨。急宣求故劍。冥契得遺簪。」興以鳳輦鴛衾。比以南山東海。殆女冠而供奉內廷。若寇天師之類者。至鼎湖一去。遂放還山耳。此首爲丁卯集中之冠。

十斛明珠

吳聽翁極喜丁卯詩。余嘗同舟自粵之楚。每口誦其警句云。

對屬親切。李廷彥百韻詩已有謔談。然在近體中何容抹殺。韋莊題許渾詩卷云：「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山屋有知。可無憾于荆樹橋林之議已。

長調

唐人用仄韻者。惟劉允濟經廬嶽迴望江州一首。足與子山並傳。

庾子山和張侍中述懷詩：「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凡六十句。長調用仄韻。駢儷到

底無一懈字真傑構也。

唐人排律以宋延清為第一。至高常侍杜工部始多長調。若李公垂過吳門二十四韻。到宣武三十韻。白樂天陽明洞天五十韻。劉夢得武陵書懷四十韻。亦可稱中駟已。

生烟

謝康樂賦：「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眺詩所本。

謝元暉詩：「遠樹暖芊芊。生烟紛漠漠。」晏元獻謂作生熟之生語乃健。按劉禹錫：「灤西春水穀紋生。」王建：「自別城中禮數生。」熊孺登：「水生風熟布帆新。」皆宜如此看。

軍持

軍持。禪人汲水瓶也。寄歸傳曰：「磁瓦者淨用。銅鐵者濁用。」西域記名拈椎迦。放翁詩：「山門雙不借。汲水一軍持。」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清流。」持。或作遲。不借。草鞋也。

摻搗

太平興國時。淑獻事類賦一百篇。太宗嘉之。命註釋以行。

漁陽摻搗。乃禰正平故事。南唐徐鉉在祕書省。吳淑為校理。凡古樂府摻字。淑多改為操。

錯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七鑿反。三搗鼓也。」古歌曰：「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乃歎服。按庾信擣衣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已傳自六朝已。

魏鶴山謂摻本作操。曹魏時改。愚意當改于黃初太和間。未必始于正平作鼓吏時也。

藏櫛

晏元獻於中書省壁書上竿伎詩。文潞公不能無疑。匡州於夏詩置之漠然，亦足多也。

藏櫛者，卽都盧緣橦之類。俗謂踏桶戲也。丁謂爲玉清昭應宮使，夏竦爲判官。一日讌集，優人爲此技，謂曰：「古人無味藏櫛。」竦卽爲一絕曰：「舞袖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蓋以諷匡州也。

櫛當作攄。連昌宮辭：「李暮攄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三翼

三翼，戰船也。出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則泛指遊船矣。梁元帝詩：「日華三翼舸。」張正見詩：「三翼木蘭船。」元微之詩：「光陰三翼過。」皆祖此。

上元

司馬溫公居洛陽。值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人。」公曰：「我是鬼耶。」

上元然燈。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至唐特盛。蘇味道所謂「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郭利正所謂「爛漫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是也。初止三四五日。後增十七十六兩夜。侯鯖錄謂：「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因進錢買兩夜。」豈唐以後又革去二日耶。太平興國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則是宋時放燈不止于正月矣。

李空同觀燈行：「正月十四十五間。有勅大駕觀鰲山。」引蔡京蔡攸李師師爲比。羞借徽宗以諷武宗也。詳見夢華錄。

耗磨日

唐人又以二至爲窮愁日。六壬書曰：「四離日也。」

正月十六爲耗磨日。張燕公詩：「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曰：「上日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相傳是日市不交易。諸事盡弛。惟轟飲爲宜。今此習不復行矣。

送窮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姚合詩：「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按金谷園記曰：「顯項有子，性喜著敝衣，新者裂而燒之，乃著以正月晦日死葬，曰送窮子。」韓昌黎段柯古有送窮文。

中和

唐人以正月晦爲令節。李鄴侯請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呂渭和德宗詩：「皇心不響晦，改節號中和。」然則舊時以晦爲節，不知果何義也。

呂渭，或作王季友。

藏烟

桓譚新論：「太原以隆冬不火食五日。」是又不在清明矣。

寒食禁火，石勒嘗令除之。隋李崇嗣詩：「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是雖除於後趙，而他未嘗改也。王劭修起居注，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上表請變火，從之。元稹連昌宮辭：「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官樹綠。」自註云：「火禁甚嚴。」按周禮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原以節宣天道，何必附會綿山也。相沿至元始除其禁。

流觴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讓，國子水嬉。」則曹魏被除，乃七月十四日。

流觴曲水。晉束皙對武帝以「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飲河曲。金人奉水心劍。」爲據。乃景龍文館記曰：「四年正月晦。上幸澆水。」宗楚客應制詩：「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觴。」則正月亦祇除泛觴。不必專在上巳也。此在德宗未改之先。

周公謹曰：「上巳當作十千之巳。如上辛上戌之類。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按史記律書：「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則又當作己。

五日

謝承後漢書曰：「陳臨爲蒼梧太守。以孝悌導人。後徵還。郡人以午日祠臨于東城門。令小童潔服而舞。」魏收五日詩：「因想蒼梧郡。茲日祀陳君。」此事僅見齊書。初學記與祭屈作聯。甚佳。

化生

楞嚴經：「卵胎濕化。是爲四生。」北夢瑣言：「大食國有化生人。乃樹上花形也。」

俗於七夕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爲戲。曰「化生」。謂婦人宜子之祥。元稹女樊詩：「翠鳳輿真女。紅蕖捧化生。」薛能宮詞：「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袁桷宮詞：「天孫夜渡玉潢清。內托銀盤涌化生。」顧瑛宮詞：「後宮學做金錢會。香永蘭盆浴化生。」陳明

卿曰：「本出西域，謂之摩候羅。」

三詩以清容爲確，薛顧二君似誤指七月之望。

桂子

魏鶴山巖桂詩：「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曇曇佩印章。」

駱義烏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劉績霏雪錄詳載其事。白香山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按漢武洞冥記：「有遠飛雞嘗含桂實歸于南土。」蓋月路也。自此詩人多襲用之。

續字孟熙，續說郛誤逸其姓名。

登高

登高不止重九。晉李充有正月七日登剡山寺詩：「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是也。張望爲桓溫參軍，亦有七日登高詩。隋楊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清輝閣登高遇雪，宗楚客應制詩：「九重中禁啓，七夕早春還。」是也。韓昌黎有人日城南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有正月十五登高之戲。隋文帝亦於正月十五率近臣登高，時元胄不在，令馳召之是也。然則古人登高，初無定例，後人因費長房故事，遂相沿爲重九耳。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爲陽數，日月並應，俗嘉其名，故以宴享高會。」淵明詩：「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大清明

將樂歸化二邑，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廢小而不取廢大。周觀察詩：「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赤壤青松雪色紙，鏞州獨作大清明。」詳見閩小志。或曰：「將樂以十月三日爲小清明。」

流澌

說文曰：流冰爲澌字。「從火不從水。」

九歌河伯篇曰：「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註曰：「流澌，解冰也。」故李東川有「流澌臘月下河陽」之句。然東方朔作七諫，其沈江篇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世傳屈子以五日沉淵，何得此時尚有冰耶。

霧淞

淞音送。寒氣結木如珠，見晴乃消。齊魯謂之霧淞。

曾南豐詩：「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開花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

又齊州冬夜詩：「香清一榻氎氎煖，月淡千門霧淞寒。」

或曰堅爲木介，霧淞召豐，木介召凶。

雲泥

戎昱詩：「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近人帖子亦多用雲泥二字，而不知其所始。按東漢吳蒼遺矯慎書：「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則其來也遠矣。

流浪

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曰：「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俱負素志。」鮑參軍行路難：「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髭生。」流浪二字出此。

他鄉

古歌：「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至情實境，何減式微行野之篇。顏之推家訓曰：「殘杯冷炙之悲，戴安道猶遭之，况汝曹乎？」故知高適所云：「世上何人不識君。」張謂：「知君到處有逢迎。」者，姑爲大言以自快耳，其實不堪回想也。

莫謠

老杜歲宴行：「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按隋地里志：「長沙郡有夷蠻，自言先世有功，得免征徭，故稱莫徭。」劉夢得有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詩。

黃元鎮莫徭行曰：「千村一過如蝗落，婦滿軍中金滿橐。」蓋至順間嘗以土司應調，故其害如此。

華林

李空同士兵行，因陳金而作。

正德間，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田州岑猛從征，兵剽掠，民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士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詳見田汝成炎檄紀聞，可見客兵之害，與汛兵約束不嚴者，皆民生之大患也。

城隍廟

城隍原委詳見水東日記，及何子容辨論，不止慕容儼鎮郢州事也。

羊士諤城隍廟賽雨詩有曰：「積潤通千里，推誠奠一卮，回飈經畫壁，忽似偃靈旗。」又曰：「零雨慰斯人，齋心薦綠蘋，山風簫鼓響，如祭敬亭神。」古人旱則舞雩，原無定所，後世既立城隍，遂爲一方司命，此二字周易有之，其創爲廟者，或曰江州祀灌嬰始也。

杜詩：「壽酒賽城隍。」

社

周禮：「社祭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丘光庭曰：「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風俗通：「共工之子曰修車，好遠遊，舟車所至，靡不窮覽，故祀爲社神。」嵇含社賦序曰：「漢卜丙午，魏用丁未，晉則孟月之酉，各因其運。」三代固有不同，然自唐以來，皆屬里人醮會，無所謂遠遊與因運之說。王右丞詩：「婆娑依里社，蕭鼓賽田神。」昌黎詩：「麥苗含穰桑生甚，共向田頭樂社神。」張演詩：「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燒祠

陳監丞旅有毀夷陵曹操廟詩：「此地慙慙祠魏武，何人辛苦得荊州。」可與凝詩參看。劉中山詩：「曹操祠猶在，濡須塢未平。」一統志謂無爲州和州俱有之。

徐凝有浙西李尚書奏廢淫昏廟詩，中曰：「欲慰靈均恨，先燒靳尚祠。」靳尚有祠，奇已。祠在浙西更奇。按狄懷英爲河南巡撫，以吳楚多淫祠，奏焚一千七百餘所，係垂拱五年戊子。至李公垂爲觀察，在文宗太和丁未，相去百四十餘年，而淫祀又復如此。江河日下，安得世世有湯宮師者，繼狄李而廓清之哉。

狐王

嗣宗嘗臥病。家人私熱紙錢以祈福。嗣宗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

邠州有狐王廟。相傳能於人爲禍福。州人禱祀無虛日。王嗣宗來守。集獵師百餘。焚其廟。薰其穴。其妖遂息。後移帥長安。種處士放者。嘗奉詔許便宜言事。偶來見。嗣宗不爲禮。放責之。聲色俱厲。嗣宗怒。遽起批其頰。放卽乘驛。訴諸朝。真宗命於嵩山之陽作書院以處之。而嗣宗弗問。後去郡。有人贈以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謂其子曰：「吾死勿爲碑誌。但刻此詩於墓石足矣。」按明逸與蘇易簡初在盧朱厓門下。盧旣竄。更名爲處士。陳希夷嘗戒之。其母亦嘗責之。要如漢人所云：「盜虛聲而無遠謨者也。」嗣宗此舉。不得以揚子留後爲比。

隨駕隱士。何代無賢。

貧女

題語甚質奧。嘗蘇之解。超出大明寺水。

臨川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臨川罷相。子瞻召還時。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會也。十二日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艸

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按唐廣德三年。稅天下青苗錢。大曆五年五月詔。自今以後。宜一切以青苗爲名。包向有送韋侍御奉使江嶺。諸道催青苗錢詩曰。手持霜簡白。心在夏苗青。劉長卿送鄭元兩判官詩亦然。則此害實自代宗始也。

李師中謂司馬君實曰。王安石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呂誨彈安石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蘇老泉辯奸論。比二公更爲先覺。或曰長公事後作此。借父爲名。

吾祖

長山翠峯寺。相傳爲陶朱公故宅。范文正有詩曰。翠峯高與白雲閒。吾祖曾居山水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按少伯沼吳之後。扁舟以適五湖。未有定居。而文正實產吳門。詳味詩意。必有譜系可考。不得以狄武襄少之。范景仁歸成都詩。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是少伯苗裔蜀亦有之也。

賈浪仙送李餘往湖南詩。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謂太傅也。二范用字本此。

盧延遜詩：「樹上謔譏批頰鳥，臆間嗥剝叩頭蟲。」

鳥鼻，鵝鳩鳥也。亦名批頰。楊去奢曰：「一名山呼。」廖百子曰：「卽戴勝。」張祐詩：「落日啼鳥鼻，空林露寄生。」胡宿詩：「二月辛夷猶未落，五更鳥鼻最先啼。」陸龜蒙詩：「行歌每依鳥鼻影，挑頻時見鼠姑心。」題云：「掇野蔬也。」對仗尤上。

木棉

一統志：「哈密出白氈，木野蠶結繭苦參上，土人採之，織爲布。」吉貝，見異物志，狀如鵝毳，中有實如珠，自是一種。

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卽白氈也。」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棉。」姜西銘曰：「白氈卽棉花也。唐時未入中國，至元朝始傳其種。」與方氏所說不同。然木棉與棉花其形迥別，一樹生，一草本。南史梁武帝有木棉皂帳，楊用修引史照釋文，謂卽今之綿花，亦誤。

王尚文咏綿花曰：「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

龍池

李義山龍池曲：「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容齋續筆曰：「岐薛諸王皆薨。」

於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三載方入。此首與元微之連昌詞「行官隊隊避岐薛」俱誤。

雕陵鵲

雕陵。見莊子。子慎借用其字。王勃七夕賦。「莊叟命雕陵之鵲。」亦然。

庾肩吾詩。「寄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爾雅翼云。「七夕。鵲無故皆髡。相傳役以爲梁。」姚石耳註昌谷詩曰。「焦林大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如是而已。乃隔河須津梁以渡。實故木析爲津。析昔也。鵲之昔昔。又鵲能安梁。遂訛以爲填橋耳。然一夕盡髡。埋不可解。

喜逢口

許可用有喜逢口詩。序云。「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相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於是。因謂喜逢口。」詩略曰。「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飢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部。直出榆關度遼水。白頭郎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詳見圭塘小稿。郎罷二字。閩人以呼父者。顧逋翁哀罔詩。剗用之。

段柯古記。逋翁年七十喪一子。以詩哭之。有曰。「聲逐斷猿悲。跡隨飛鳥滅。」後復生一子。七

歲能自敘前生事。卽非熊也。明張宣字藻仲。洪武初。徵修元史。高帝呼爲小秀才。後因事譴死。以詩寄父曰：「出世再當爲父子。此心終不間幽明。」可見天性所關。古今一理。苟非朽株破塊之徒。不能不讀其詩而流涕也。

柳亭詩話卷二十終



詩話

卷之二十一

樂以詩爲本

陸儼山引鄭漁仲語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不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漢古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於律呂。後來擬作者。但咏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

白傅贈張籍詩：「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劉勰所謂：「志感絲黃。氣變金石」者。蓋憂憂乎其難之矣。真西山曰：「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樂不得其聲氣之元。此亂徵也。」韓慕盧曰：「樂章之欲擬于古。難矣。習其數者。不能明其義。爲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後世之通患也。」

秋風蘭菊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春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

詩家直說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此言是已。但虞廷賡歌。不知所讀何書。

靈臺月節

漢章帝作靈臺十二月詩。以侑神也。古樂府有月節折楊柳歌。自正月至十二月并閏月。後人每倣之。李長吉有河南府試詩十三首。陳元孝有十二月折楊柳歌。皆古雅可誦。

巫山高

山海經曰：「巫咸封於此。」真行子曰：「禹駐巫山之下。遇雲華夫人。拜而求助。」

巫山高。漢饒歌曲也。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因望遠思歸耳。自王融范雲雜以陽臺神女事。至唐以後。皆踵其說矣。惟范石湖此題末段云：「楚客詞章元是諷。紛紛餘子空嘲弄。玉色頰顏不可干。人間錯說高唐夢。」可謂掃盡羣英矣。何信陽詩極嚴整。然賦此題。亦有行雲薦枕之語。

鮑溶詩：「誰傷宋玉千年後，留得青山辨是非。」

芳樹

應璩百一詩：馬子侯自云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樂府淆訛，自古然矣。若魏晉之氣出，唱度關山諸體，使人卒不可解，而反有以之爲高會渠雉者，真可謂詩有別腸也。

芳樹，饒歌十八首之一，傷妬而作。故曰：「妬人之子愁殺人。」王融謝朓但言：「時歲衰暮，衆芳歇絕」而已。嗣後絕無以妬字解此題者。

雁門

雁門太守行，漢時祭洛陽令王渙之歌也。李廣魏尙嘗守是郡，皆有德于民，故借以美渙云。李長吉之上，昌黎詞雖工，失其旨矣。何大復樂陵令行，以平原太守比許忠節，得其遺意。

梁簡文亦有此題，全無交涉。

白紵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詞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此巾乃手中所持之物，卽帨也。然古人巾幘亦未嘗忌白。雍陶：「新裁白紵作春衣。」可爲制袍。

之證。白樂天「青筠竹杖白紗巾」可爲作巾之證。歷代史帝王有戴白帽御白衣者。世人翻以爲嫌。何耶。

藝林伐山云：「唐時士子入試。皆著白衣。至宋猶然。」七修類稿云：「洪武二十四年。方易藍衫。」

紅綸

昌谷縞練詩：「淚濕紅綸重。栖鳥上井梁。」綸或作輪。曾鶴江曰：「卽吹輪。婦女所執。如暖扇之類。」然沈隱侯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以扇與輪分屬寒暑。當是暖手薰爐也。

徐君舊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樹斜牽錦幙。風橫入紅綸。」費昶春郊望美人詩：「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鶴江之說。似乎有據。義山詩：「碧瓦銜珠閣。紅輪結綺寮。」其用又別。

桃李陰

王表於大曆十四年。試花發上林詩。落句云：「方知桃李樹。從此別成陰。」人皆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解之。不知說苑有「春種桃李。夏得成蔭」之語。尤於陰字有關合也。

桔柏渡

蜀中昭化縣桔柏渡。有張亞子廟。唐明皇西幸。嘗有雙魚夾舟而躍。廣明時僖宗避巢難。過此。復有陰兵示現。因幸其廟。解劍贈之。封爲濟順王。王鐸詩：「爲報山東諸將相。柱天功業。」

賴陰兵。」嗚呼。神堯以一旅之師取天下。而其後藩鎮如林。翻以陰兵助順爲幸。豈身都將相者。曾姚萇王建之不若耶。鐸後遭李山甫之劫。竟死于高鷄泊。

蕭遇和王鐸謁梓潼張惡子詩：「鄒侯爲國新簫鼓。堂上神鸞更布兵。」文昌化書曾載其事。惡古亞字通用。

草木年

豫章圖經：一王季友。鄆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嘗有詩云。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有高尙其志之意。李勉刺洪州。引爲賓客。少陵可歎一首：「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歷數其事。殆與朱翁子同調矣。時撫州有楊志堅者。其妻以家貧求去。堅賦詩送之。妻詣州請牒。顏清臣決其妻而拔志堅於幕。時同地同事同。竟可作一合傳。

女兒花草

「西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此係張公亮西湖口號也。自香山東坡爲此湖特開生面。從未經如此評隲。較之林丹山詠冷泉亭「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無乃更爲唐突耶。

張名明弼。

一二憾三快

汾陽朱之俊遊西湖。有二憾三快之語。引白傅詩：「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駐三年。」并大蘇詩：「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之句爲證。因賦詩百餘篇。示張公亮。差足爲西子解嘲矣。

天下景

東坡詩：「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二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好。心知口難傳。」具此眼識。宜乎六橋至今口於婦豎。

放翁詩：「名山如高人。豈可久不見。」又曰：「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世有蘇陸二公。吾願躡屣從之。

水仙王

東坡書林逋詩後有云：「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四語括盡和靖一生。末云：「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詞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乃未幾而三賢堂作于本朝。則此詩似爲己身預占地步也。

天目

鄭徵士詩：「武肅百年鍾霸氣，文忠千古欠留題。」謂錢王發祥於此，而長公未嘗遊也。

伍餘福登天目山絕頂曰：「天假良緣，人酬夙願。」因賦詩曰：「自是神龍十二宮，依然雙目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都在山靈雲雨中。」遂勒之石。

伍字寒泉，有莘野纂聞。

山椒

謝莊月賦：「菊散芳于山椒。」

廣雅土高四墮曰椒。康樂詩：「稅駕登山椒。」惠連詩：「悲猿響山椒。」陳圖南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漢湧山椒。」

神漢出列子。

夕朝

謝康樂石門詩：「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升菴謂此語殊有變互，其酬從弟惠連曰：「夕慮曉月流，朝忘曛日馳。」非山居習靜之久，不能得其景况也。按老杜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唐荆川遊西山碧雲寺詩：「宵看朝旭升，晝見昏星列。」用意全同。劉滄

題德星亭：「高處月生滄海外，遠郊山在夕陽西。」開闔自如，亦見寫景之妙。

劉滄，或作薛能。

尺牘

楊升菴作「赤牘」。

漢書：「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者藏，弄以爲榮。」杜篤弔比干文：「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謝宣遠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二字入詩，初見於此。今人作書末署「不盡」二字，亦從此出。

弄字刻本訛作去。

西飛孤鶴

吳匏菴過赤壁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自註云：「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按玉局文曰：「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辰，置酒赤壁，有進士李委作鶴南飛以獻。」豈所謂二客者，卽楊李二人耶？抑郭石二生耶？世昌又見蜜酒歌序，并次韻孔毅父三首之末，今畫家作赤壁圖，不畫道士而畫一僧，指爲佛印，且又指一人爲黃山谷，不知何所據耶？長公外紀作

郭尤二生。

又東坡和王晉卿詩序云：「詞雖不甚工，儻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誥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誥也。」此與少陵東「知我者不必寄」元意同，而何以世昌名字賦中不一載之耶？第不知匏菴之說，又出何書。

摩舍那灘

「好山如隱士，避世不自露，不應官道旁，乃有見山處。」此楊誠齋過摩舍那灘作也。乃知康樂柳州搜奇抉險，盡翻山水窠臼者，不欲以淺易近人。一覽而盡耳。地理書曰：「真龍本是閩中女，豈肯拋頭露面行。」

洪震老東泉詩：「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又爲誠齋下一轉語。

雲門寺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此香山爲韜光靈隱而作，然於越州之雲門廣孝尤切。以韜光尙踞山顛也。蘇子美雲門寺起句：「翠障環合封白雲，中有蕭寺三爲隣。」自註曰：「雲門爲梁武所作，今分爲三寺相連。」意北宋時尙有一支提相雜其間，今止二寺列，猶狺狺不置也。

東坡有天竺寺詩序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言近城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筆勢奇麗，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石刻存耳。」然考之長慶集，此詩非虔州所咏，何以遂有石刻，而明允尙見之耶？贛州志謂是寄韜光禪師詩，或當時流傳至彼耳。

江行

錢起江行五言絕句一百首，邊幅窘澀，殊乏風人之致。惟「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又「曾有煙波客，能歌西塞山。落花惟待月，一釣紫菱灣。」二首含蓄有味，不愧文房並稱。

又「霧雲疎有葉，雨浪細無花。」排句亦佳。

石門洞

洞與沐鶴溪相連。青田記謂：「謝康樂遇二女浣紗于此，以詩嘲之。」陳明卿纂入類書。

括蒼山有石門洞。邵經邦拏舟往遊，日將暮，聞漁者歌曰：「浪花汨汨下前溪，夜久天長月色低。蕩槳不知何處去，白雲無數石門西。」又見一浣紗女歌曰：「郎去東甌訪謝公，妾家正住石門東。風寒草冷不知處，恨殺猿啼一徑通。」二詩大似巴渝遺響，即使劉賓客見之，亦當心折。詳見石門洞記。

金華三洞

金華三洞。上有劉先生講堂。孝標嘗讀書於此。山栖志所謂「春青冬綠。三面周繞」者也。洞之左有椒亭。所從入之路。一竅廣三尺。高倍之。人仰臥小舟而進。石去鼻寸許。壁上有句曰：「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方鳳與謝臯羽俱有記。鳳字韶卿。有三洞長歌。倣昌黎。

按後漢劉嚴。字仲卿。爲射聲校尉。因弘恭石顯專權。隱于婺州之金華山雙溪別界。亦稱劉先生。

麤鼎

蘇子由夷中詩：「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遙想彼中人。狀類麤鼎鼠。」或謂江流既深。不宜以麤鼎爲喻。余按洞庭汗漫。粘天無壁。然秋水歸漕之候。正可亂流而渡。嘗與潘元白徐荆菴聯騎過青草湖。儻俟殊滿眼也。

魚鼠

曹子建當事君行。上六言。下五言。共八句。此格特剗。

歐陽公送劉原父詩：「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鬚管爲物。雖微意不淺。」當作上三下三。中四字讀。亦剗格也。

又有句：「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上三下四，所謂折腰格也。

絹牀

裴潛爲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去，挂之梁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甯挂裴潛牀。」下句指此。上句則清畏人知事。

潛嘗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曹操召之還，單于復叛。

腰品

劍具稍短，佩于脅下者，謂之腰品。隴西韋景珍常衣玉篆袍，佩玉鞞兒腰品。酣飲酒肆，李太白識之，有詩曰：「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見陶穀清異錄。

鞞卽帶胯也，亦作銙。唐制三品以上金胯，六品以上犀胯，九品以上銀胯。庶人鉄胯。柳渾傳：「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胯。」卽此。餘見談薈。

公莫舞

李長吉公莫舞詩，摹寫楚漢當日情景，著紙如生，鬼才而運以雄風，真傑構也。謝泉羽鴻門讌一篇，雖有嶽嶽歷落之致，然「張空拳，冒白刃，不足當劍首之一呖。」楊用修謂李賀復生，亦當心折，非篤論也。憶先大夫有鴻門行一篇，兒時成誦於口，今錄左方：「望夷宮前鹿爲

馬山東鼠竊竊天下。一炬秦關百二重。細人舉袂鴻門中。裂眚壯士盡卮酒。劍花未冷真人走。項籍方將炫錦衣。范增何須椎玉斗。吁嗟范增愚甚夫。龍成五采天子符。天子不死其知無。不事天子胡爲乎。昔者項籍意如此。泗山亭長一孺子。酒中禽之豈丈夫。天下智勇孰如吾。何大復亦有此篇。排比甚佳。然搏簇尙欠嚴整。具眼者自當識之。

夢周公

李清臣少負才名。嘗謁韓魏公。門吏以公方睡辭之。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閒臥碧幃。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後。曾說當年吐哺無。」公起見之。驚曰：「吾識此人久矣。」竟屬東床之選。較劉魯風名紙毛生不爲通者大異。

烏臺公案摘蘇子瞻送李邦直詩：「載我當時舊過秦。」引清臣爲證。及試策絀元祐之政。則此公非佳士也。不知何緣得入黨碑。或曰謝客者。乃魏公猶子。則與白衣老吏不合。且吐哺二字。亦無着落。青瑣高議曰：「公父爲諫議大夫。故稱公子。時知中山也。」

真宰相

夏英公竦赴制科。有宦者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上袞衣明日月。池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徽之見而歎曰：「真宰相器也。」可見此公手段。

在初進時已勝蔡君謨一籌。時人以韓范歐富在朝而竦以一人敗之。立論似乎太苛。若後身業報爲龍。則以嗔心太盛耳。

御書錢

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嘗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猶襲其故事。王元之謫商於有詩曰：「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黃州小畜集不強人意。其贈種明逸一首。推獎過甚。然僅於母子喁喁中。稍見層折。餘俱平平耳。

四鳥

駱義鳥詩：「傖風啼迴日。驚月達疎枝。」韓昌黎詩：「喚起牕前曙。僱歸日未斜。」或謂四物皆鳥名。然又有從而駁之者。以意逆志可也。

二花

張司業逢賈島詩：「僧房逢着款冬花。」鄭都官過島故居詩：「日落風吹鼓子花。」芝山施重光曰：「款冬耐寒。鼓子無聲。言鳥死聲消也。」則鳥一生比得二花。

本草云：「款冬無子。」傅咸賦：「以堅冰爲膏壤。吸霜露以自濡。」又云：「鼓子。土名。纏枝牡。」

疑誤。

五柞三楊

寧州泥陽故城內有五柞亭。

王半山次韻酬龔深甫詩：「北尋五柞固未慙，東挽三楊仍有樛。」按輿地志：「鐘山本少林木，劉宋時使諸州刺史罷歸者，栽松三十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山之最高峯有五願樹，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於此。」下句則用李供奉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

晚節清風

吳潛稚絕筆詩：「只因老友相從急，故遣臨行火浣衣。」西河所載，與本傳異。

張元著先生遁跡海隅，爲寺僧所給，殉節杭城。幕友羅自牧，侍口楊貫死之。所著詩文，散亡殆盡。間有一二留傳人世，有曰：「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薜薇。雙鬢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元人謂文山遇便卽逃，疊山有髮卽剃。先生落句，其寓意良深矣。先生名煌，言寧波人。

江陰旣破，黃介子毓祺被執在獄，作咏史詩九十三首，及將赴西市，先一日書偈於扇，跣趺而逝。弘覺禪師存其稿。

冷香亭

明季宣城方虎隣名召以兵部司務視篆江山揭牌二曰「不愛錢」「不惜死」署有井亭顏以「冷香」二字聞兵至七里橋書一詩于便面有「獨守孤城誰是伴只留烈骨可招魂」之句遂赴井死今其墓在景星山或曰「骨冷泉香」四字乃先生夢授于過客者

「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乃岳忠武對宋高宗語

百篇科

唐有百篇科皮日休贈孫發詩「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味惟消一日成」之句宋太宗時趙昌國自陳乞應百篇舉御試出五言四句爲題曰「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韻詩雖未全亦賜及第詳見中吳紀聞

小狀元

孫何孫僅學行文詞傾動場屋咸平元年何旣爲狀元王黃州禹偁覽僅文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發僅果第一黃州復以詩寄曰「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鵲鴿原」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萼榜

登科記上並龍頭。」先莊獻景文二公同榜狀元。人艷稱之。而孫氏罕傳。

村長官

東坡長子邁。字伯達。少年嘗有句曰：「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東坡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也。」坡後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竟卒於官。語曰：「知子莫如父。」吾竊喜髯翁無譽兒癖也。

白打

周櫟園曰：「白打卽白戰。不持兵刃而手搏也。十八般武藝。終以白打可證。」

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充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聞分白打錢。」齊雲論云：「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宋人則呼曰圓社。」

宋人蹴鞠詩：「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廝。」放翁筆記：「黃旛綽告明皇。求爲白打使。」項氏家說曰：「白打錢。戲名。」打字。歐陽集古錄作於歷切。今內典如之。

雞鳴

南渡時。京口旅邸有無名子。效風雅體作雞鳴詩。書於壁上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鷄

鳴啾啾。鳴嗚呶。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於墀。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鷄既鳴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見豹隱紀談。昌谷詩。縣官踏餐去。簿吏復登堂。於尉乎何有。

論癡符

景文公題三泉龍洞詩。西洛田漕刻諸石。楊以遺公。公答書曰。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人謂之論嗤符。非此類乎。按顏之推家訓有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論癡符。嗤與癡疑有誤。公所云江左者。指和凝事也。而顏係北齊人。則所云江南當別有指。宋御史李庚自名其集曰。論癡符。凡二十卷。

簡文答湘東王書。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變。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倘梁帝與景文公今日尙在。不知更作何語。

金錯刀

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按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則是刀也。又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則是錢也。平子所云。刀乎錢乎。少陵詩。金錯囊徒罄。

銀壺酒易賒。昌黎詩：「聞道松醪賤，何須客錯刀。」梅都官詩：「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則皆指錢。孟襄陽詩：「美人聘金錯，織手鱸紅鮮。」錢昭度詩：「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則皆指刀。略見繼古叢編及藝苑雌黃。

食本刀

日本古倭奴國。唐永徽間改稱日本。以國近日所出也。作食者不知何義。

尚書出自魯壁。古文今文紛如聚訟。歐陽公食本刀歌末段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云。」故知古來書籍散失於四方者爲多。中原收藏之富，反不如外徼弘護之嚴也。

翁山送張超然往日本序。欲其手書尚書之未經秦火者以歸。

採樵圖

苻堅將伐晉。其妾張氏上疎諫曰：「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濠曰：「吾以不用婦人之言而亡其國。」殆與堅同。

宸濠有逆志。其妃婁氏屢阻之。一日攜夫婦採樵圖示妃。妃卽題曰：「婦語夫兮夫轉聽。」

採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蓋因圖中作婦隨夫後。夫回顧。而若相偶語者也。濠不從。竟致于敗。

妃又有句：「欲借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卽餞濠也。

黃金臺

黃金臺因郭隗而築。詩人屢用。而槎菴小乘齊東野語論辨不同。惟草堂詩箋以陸賈春秋後語爲證。其說近是。至於水經注謂在固安縣。述異記謂在幽州城中。上谷圖經謂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或謂昭王所創。或謂太子丹所修。疑信參半。迄無定形。按鮑照放歌行曰：「豈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晉書爲證。則流傳固已久矣。

羅隱詩：「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負心。」江東爲吳越書記。蓋有感於此也。

青樓

大路句韋莊用入劉生詩。陸麗京吳中七律：「望來雁斷黃榆塞。到處鴉啼青漆樓。」用漆字罕見。

古樂府：「大路起青樓。」註引齊書。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曹子建詩：「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駱義烏詩：「大道青樓十二重。」上官儀詩：「青樓遙敞御溝前。」王

昌齡詩：「紅粧漫綰上青樓。」明指金張門第。而後人例呼妓館。則始于梁劉邈采桑行：「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而太白樓船觀妓詩則曰：「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也。

勾欄

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勾欄一百五十步。甚嚴飾。」李昌谷詩：「啼蛄弔月勾欄下。屈戍銅鋪鎖阿甄。」王仲初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即今長廊中闌干也。宋人以呼教坊。

只孫

蔣一葵長安客話：「工部造只孫八百付。」乃校尉鵝帽錦衣。

元制：親王及功臣侍詐馬宴。皆衣只孫。只孫者。華言一色衣也。亦名質孫。其色絳。肩背飾以大珠。柯丹丘詩：「萬里名王盡入朝。法宮置酒奏簫韶。千官一色真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鐵匡集又作織孫。

瀑布

亦呼天紳。昌黎詩：「懸瀑垂天紳。」東坡詩：「餘波猶足挂天紳。」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遁跡爲僧。與黃檗禪師同行觀瀑布。檗吟曰：「千巖萬壑不辭勞。遠

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陸放翁避暑漫鈔曰：「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致不靖。」則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宣宗題百丈山：「日月恰從肩上過，山河長向掌中看。」自非等閒人物。觀懿文父子新月之句，則其末路可知。

秋風亭

喬白巖秋風亭詩起句曰：「荒亭寥落野烟空，漢武雄才想像中。」一往情深，宛是唐人家數。至云：「山分秦晉羣峯斷，水入河汾兩派通。」王李諸公，故應擊節也。

希大嘗受經於李茶陵楊石淙之門，與北地姚江切磨爲古文。所著遊記獨多，皆明白簡易，文如其人。

羯鼓絃

福唐彭演嘗宿甘泉驛，閒步至一官舍，見梁上有紅絲羯鼓絃數條。一老人倚杖謂曰：「此開元興慶宮也，二百餘年至此者十二人，皆有留題，請賦一絕。」演卽書曰：「長安宮闕半蓬蒿，塵暗虹梁羯鼓絃。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條空碧見秋毫。」事甚幽異，第不知花奴何在，尙能舞香山一曲否。

玉局遊

錦里志云：「漢永壽初，老子與張道陵說南斗經，有局脚玉牀，自地涌出。」

東坡過嶺詩有云：「劍南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遊。」後提舉此觀，人因呼爲玉局

仙。

柳亭詩話卷二十一終

柳亭詩話



柳亭詩話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二

漁陽

淶水亭雜志云：「幽州古漁陽地也。樂府出自薊北門行，多述其風景。唐時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之。此外遊宦於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咏亦無多。自王之渙至范鎮，僅得數十首。」余意李益、王安石、元好問、唐順之諸詩，當附足之。李詩曰：「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雲樹遠依依。秋來莫射南來雁，縱遣乘春更北飛。」王詩曰：「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元詩曰：「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溪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唐詩曰：「塞下孤城古白檀，半臨平野半依山。秋來亭璣無烽火，官馬千家苜蓿閒。」李則送客還幽州，王充使卽事，元則梁園春詞，唐則登懷柔城也。自遼金元至永樂定都之後，吟咏漸多。

張肖甫：「塞雁啼雲皆北向，濁河歸漢亦東流。」徐子與：「天落黃河蟠廣武，書飛白日走呼韓。」謝茂秦：「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蜚狐雪滿城。」胡仁夫：「刁斗風清初禁夜，毡帷月冷盡防秋。」

唐荆川：「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鄭翰卿：「霜色欲將關樹折，河聲如帶戍樓奔。」又：「亂山獨馬嘶殘月，遠磧離鴻叫曙霜。」謝在杭：「風吹紫塞草欲盡，馬蹴黃河冰未殘。」袁小修：「白羽扇中麾屬國，青油幕底拜降王。」邢子愿：「風煙不改虜龍塞，客子今過飲馬泉。」以上對句，雖不盡屬漁陽，然悲壯之氣，颯颯如生。

燕趙佳人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周青士曰：「燕趙婦女雖曰穠麗，大約調朱殺粉，塗飾爲多。十三輒嫁，至三十而顛頓矣。此如薜華易落，何如玉之有。至於青樓之伎，多着窮袴，其被服羅裳者亦鮮也。」按燕趙當戰國時，平原君、太子丹之流，爭飾美人，以資說客，彈箏擊筑，習以成風。至石晉以山前山後盡與契丹，數百餘年，薰染益甚，匪獨地氣使然，并天時人事有以致之耳。

梅花心事

何潛齋寄留夢炎詩：「白髮門生憐未老，青衫留得裏遺尸。」留亦宋狀元也。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文溪附元。時人有詩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山二子道生、佛生，皆以流離中死，治命以文溪之子陞爲

後皇慶中陞復仕元爲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此聯可繫文氏宗祠。

梅花書屋

諸暨王元章隱于九里山自號煮石山農工于畫以胭脂作沒骨梅花人共傳之寫懷詩曰「艸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鶻冷澹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卽題梅花書屋也。

元章謂危太樸文多譎氣後遇於大都旅次卽默晰其姓名梅花換米眞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依樣葫蘆

胡衛廬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有「江淮盡掃於邊塵」之句太學生以詩嘲之曰「邊城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廬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宋太祖謂陶穀語也。

缺字

先莊獻景文二公共讀韓詩「清歌緩送款行人」於款字訛感字景文公先識其訛。

杜少陵詩「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刻本偶缺過字有數人擬之各謂恰當後得完本方服過字之妙孟襄陽詩「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刻本遺一就字時人亦有擬之者後得善本乃知就字又老杜曾手書「林花着雨胭脂濕」二句於一寺壁濕字剝落蘇黃諸

公偶見而擬之。皆未當。識此可悟鍊字之法。

虛字

王右丞輞川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正在四虛字下得有情。寫出積雨神理。而李肇謂是李嘉祐詩。或又謂本係五言句。而右丞用之。按通考云：「嘉祐天寶七年進士。」則是右丞後輩。况此聯截去漠漠陰陰四字。成何格局。卽嘉祐集二卷亦無此句。肇說誠誤也。

月臺

沈佺期詩：「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梅溪蓋用其意。

越城府署。雄踞龍山。元微之觀察是邦。屢誇勝於白傅者也。嚮有月臺。尤爲登眺之最。王梅溪詩：「明珠遙吐臥龍頭。漸覺清光萬里浮。人望使君如望月。更須如鏡莫如鉤。」婉而多風。移易他處不得。

梅山

越州萬山如簇。獨梅山絕無依附。山有祠。祠子真也。陸相詩：「一峯寒影墜江天。花落層崖泣杜鵑。却笑子真原未隱。尙留名姓在山川。」按史稱吳差避王莽之亂。與梅福同亡。福入

會稽而羗隱于清溪。後人因呼其山爲吳羗。語云：「名者無翼而能飛，無脛而能行。」寧獨首陽綿上，留傳塵世也或。

巖李

徐獻忠評嚴維詩曰：「神情疎暢，時出俊語。如『柳塘春水漫，花鳥夕陽遲。』『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夜靜溪聲近，庭寒月色深。』皆有自然之致。」高仲武評李嘉祐曰：「綺靡婉麗，吳均何遜之儔。至於『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華之冠冕也。又『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使許詢更生，孫綽復在，窮思極筆，未到此境。」余按徐高二家之說，似馬文淵徘徊天水時，未嘗見劉文叔也。

丁壬

昌黎陸渾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元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用修曰：「韓句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命家以丁壬爲淫合，則其說亦古矣。

東坡眞一酒歌：「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得自昌黎。

龍威

河圖緯象曰：「洞庭山林屋洞，卽大禹藏真文處。吳王闔廬命龍威丈人入山，得書一卷，凡百七十四字。吳王不識，以問孔子。孔子曰：『吾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取出喪國廬。』吳王懼，乃使歸其書。」此亦萍實積羊之類。識緯所記未必全誣，而或謂山隱居，卽龍威之姓名，則臆說也。

徵君

東漢後，隱士多稱徵君。如韓康、黃憲、郭泰、庾承輩是也。魏晉以來，無用入詩題者。至江淹雜擬三十首，始有許詢、陶潛二題。任昉答何徵君贈徐徵君，則同時人也。少陵詩：「徵君已去獨松菊。」徵君晚節傍風塵，則此時之所謂徵君者，可知已。

信字

杜摯贈母丘儉詩，連引八人爲比，復以無知袁盎證之。結曰：「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九。」文章敍錄曰：「摯與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藥一九，以感切求助也。儉答詩曰：『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韓衆藥雖良，恐便不能治。』摯竟無成，儉亦隨敗。」按古人以使爲信，至唐猶然，今則第以爲書信耳。

儉與文欽起兵淮南。特王凌之續耳。習氏謂感明帝顧命。可謂忠臣。似非定論。

蘇字

漢之班。宋之蘇。一世俱以三人擅名。而休璉三世。乃得五人。百一之外。尺牘尤奇。陳孟公後。莫與京已。

應璩詩：「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粗。粗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蘇卽梳也。古人通用。

時命

夏侯湛抵疑曰：「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劉得仁宴起詩：「浮生自得長高枕。不向人間與命爭。」按本傳：「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昆季皆歷膺仕。惟得仁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成。」又嘗有句曰：「外戚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才也。時也。究竟逃一命字不得。宜栖白之過其墳而慟哭也。

李西涯送桑民懌司訓泰和。有曰：「甲第久慚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上句自喻。下句則歐陽公事。民懌會試策內：「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論中有「我去而夫子來」語。一爲吳汝賢所黜。再爲丘仲深所黜。故起結曰：「十年三度試春幃。壯心還向碧天飛」也。

忘歸

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用「伯兮」第四章語。焦弱侯謂：「忘歸誤認。背字亦誤。」張睿父則謂：「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背爲北堂。則面南庭。除亦可作襟。」又引羅愿之說爲證曰：「使以諼爲萱草。則樹之何難。而曰安得耶。」

難醉

蔡江門司李潭州。艱危之際。不廢吟咏。劉孝廉自華以酒杯爲贖。作詩還之曰：「此日應難醉。何煩寄酒杯。」送傅禧芷監軍武昌詩：「山河爾亦老。天地不曾愁。」竟殉難于碧湘門。桑日昇江門紀遺曰：「有思母詩四首。并雜題若干。今無考矣。」余嘗至醴陵坡拜公墓。因作忠烈傳。存郡志。

偷生

杜詩：「偷生惟一老。」

劉蕺山將殉節。其壻秦祖軾以書慰之。蕺山報其書。系以詩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蓋答其書意也。

姚江邵廷采作蕺山先生傳。考核最詳。

睡吟

許善心於太常聽蔡子元校正聲樂詩有曰：「悲來未減瑟，淚下正聞琴。詎似文侯睡，聊同微子吟。」此與王令言聞安公子曲以爲宮聲往而不返者同一神解。而阿廢且謂離別只經年，可爲目不見睫者矣。

字文化及之纂。善心不賀而見殺。陳用揚責其不死於陳亡之時。吳衙南比諸婦人再醮而殉後夫。未免吹毛求疵。

江南事

金陵昇元寺。卽古瓦棺寺也。南唐末有人于寺基掘得古石刻一章。乃詩識也。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以丁酉生。「走犬出金陵。」謂宋師以甲戌渡江。「子建居南極。」時曹彬列柵城南。安仁乘夜燈。時潘仁美以火攻。「東隣嬌小女。騎虎渡河冰。」謂錢俶以戊寅入朝。盡獻浙西之地也。詳見方輿勝覽。

庚申在溫陵。有人以鷺門磚文見示者。乃萬曆時修古寺而得。不知何人豫記。實應臺灣之讖。

過別船

呂文煥旣降元。偶與龍麟洲遊琵琶亭。呂令賦詩。龍卽吟一絕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

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大慚。

襄陽之圍。五年死守。煥非全無心肝者。然則驅之而過別船。實賈賊有以致之也。

尋夢

昌谷巫山高曰：「大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颼然。」辱菴謂玉茗「尋夢」二字本此。殊不知王少伯送人歸江夏詩：「曉夕雙帆歸鄂渚。愁將孤月夢中尋。」先已道却。又權德輿斗子灘詩：「春江風水連天闊。歸夢悠揚何處尋。」亦在長吉之前。

英雄夢

長沙志載明太祖一詩：「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和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相其氣概。籠罩萬夫。又采石磯無相寺亦嘗有詩鐫之於石。後竟湮沒無存。有人題壁間曰：「玉輦曾過野寺中。皇言猶在翠華空。斷碑世遠無人識。落日鶯啼古殿風。」又桃州祠山殿有七律一首。勒石尙存。

輞川圖

華陰道上有宗留守石刻二詩。其一曰：「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此與岳侯翠微一詩略同。可知二公意氣。別有相孚之處。不僅以

孫吳韜略互相推許也。宗字汝霖。義烏人。

留守遺表云：「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忠義之氣。發爲文字如此。黃晉卿讀忠簡公遺事詩：「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卽連呼過河者。三誦老杜出師二句之意也。

次第栽

歐陽永叔謫滁州令。幕僚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曰：「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此亦醉翁之意別有在也。

夜半鐘

張繼宿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謂：鐘聲無半夜者。然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鐘」之句。又陳羽：「隔水悠悠午夜鐘。」王建：「未臥嘗聞半夜鐘。」溫庭筠：「無復松窗半夜鐘。」于鵠：「遙聽緱山半夜鐘。」李洞：「月落長安半夜鐘。」是半夜鐘聲隨處有之。至孫仲益：「烏啼月落橋邊寺。欵枕猶聞夜半鐘。」陳白沙：「寒山鐘近不成眠。人在姑蘇半夜船。」則又皆楓橋實事矣。

張禹山點蒼歌：「葉渝二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鳴鐘。」滇南風景。更自不同。

兔絲燕麥

古樂府：「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徐禎起擬古全用其語。而繼以「人生天地間。虛名固無益。」得其解已。

首善書院

吳門歸奉世與顧益菴書。於逆黨情事。可謂深切著明。

京城首善書院。創於泰昌元年。爲鄒忠憲馮恭定講學之所。天啓間。閹黨倪文煥借東林二字。詆爲僞學。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淺不深之揖。喫不冷不熱之茶。」遂仆碑毀主。而天下之書院俱廢。至崇禎壬申。始稍復之。馮太史元鷗有感舊詩。略曰：「惟貞皇帝神授符。詔出明光徵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進者臣從吾。請爲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衢。彼譖人者亦太甚。曰宋之敗由程朱。封疆在今多事日。褒衣博帶何其迂。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當日顛末。此詩藥枯無餘。詳見帝京景物略。及春明夢餘錄。

宋光宗紹熙元年。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恍惚無措。寧宗慶元二年。胡紘又進僞學之黨。三年。從劉三傑之言。籍僞學五十九人。時韓侂胄專權也。明末之弊。與宋一轍。讀孫夏峯集約略盡之。

書竄

李師中送子方詩：「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張東海送羅一峯詩：「百年事業丹心苦，萬古綱常赤手扶。」可參看。

梅聖俞書竄詩：「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於文潞公排擯不遺餘力，至直斥其名曰：「宰相文彥博，邪行世無匹。」潞公弘才偉望，都官亦一時之彥，而極口訾議如此，天下是非果未可定耶。

其後潞公運回天之力，召還子方，休休有容之度，宜乎齒德兼隆也。

金山鐵甕

范文正爲宋朝第一流人物，而函蓋乾坤之量，亦往往見之於詩。如「金山寺近塵埃絕，鐵甕城高氣象雄。」絕似唐人家數。又如過嚴灘詩：「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足與「山高水長」四字並揭祠壁。

昌平舊廬

葛易之劉蕡祠詩，註稱本朝天曆間建書院，或有稱大定初者，誤也。

太和三年，劉去華以對策指斥宦官，遂被放，坎壈終身。至昭宗時，從羅衮之請，始贈諫議大夫。天曆間，昌平驛丞宮祺奏爲立祠新縣，卽舊廬也。自唐至明，過客憑弔者不一，惟王文恪

一首極爲周到。詩曰：「荒灣野木古城隅，何處昌平是舊廬。氣帶幽并多感慨，策如晁董亦迂疎。同時下第誰云屈，此外求言總是虛。不盡懷賢千古意，執鞭無路欲何如。」噫，近日風漢，列名孫山外者，不知凡幾，其不至周章罔措如楊嗣復者幾何。錢牧齋過劉諫議祠有句云：「千秋流恨成甘露，兩字驚心是北司。」設身處地，不覺墮入元中。

武侯畫像

草廬有裔孫名當，元末隱遁，明初屢薦竟不出，是又匹夫不可奪志者也。

吳草廬題諸葛武侯畫像云：「含嘯沔陽春，孫曹不敢臣。若無三顧主，何地著斯人。」又自題草廬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又題大乾廟壁云：「身合沈江甘殉楚，心知蹈海勝歸秦。」其心固未嘗忘宋室也，何至因雪樓一薦累膺臚仕，明儒有謂許衡吳澄不當仕元者，亦正論也。

潘聲甫遠遊詩：「方從草廬公，共究鵝湖旨。奈何執德偏，一聘翻然起。」

黃鵠

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晉樂府：「黃鵠參天飛，半道還哀鳴。」出此。

陳阮卓賦得黃鵠一遠別。結曰：「一舉千里未能歸。唯有田饒解深意。」

星宿

宿字作秀音。始於庾信哀江南賦：「金精動宿。」與「東陵麟鬪」押韻。

焦弱侯曰：「星宿之宿。韻略音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經：「移星易宿。」與「龍蛇起陸」叶韻。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亦作入聲。讀此祖嬾真子馬永卿語。則知昌黎南山詩。東坡鄆州新堂詩。與秀字叶。皆誤也。

容齋隨筆示兒編。皆以韻略爲誤。

家貧身老

司馬德操與子書：「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斯言可銘座右。

張文昌詩：「家貧長畏客。身老轉憐兒。」人情物理。披寫無餘。呂晚村句：「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雖脫化于此。然溪刻太深。不若文昌之渾厚也。黃星甫偶書：「身老方知生計拙。家貧漸覺故人疎。」較蘊藉。

咏物

蔣大鴻曰：「巨山爲博所累，想其下筆過貪，有同錢癖。」

初唐咏物詩，惟李巨山最多，句句皆有典故，非淹博人不能詮解。少陵則又別有鑪錘矣。元微之咏物諸什，亦有可採，但好爲譏刺，有努目張牙之態，宜杜紫微之痛詆也。

金陵謝宗可有咏物一百首，俱七言近體。汪澤民謂：「綺靡而不傷于華，平淡而不流于俗。」見元人詩選。

咏史

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此咏史之先驅也。張都事咏史亦用古體，能發前人未發之蘊。見玉笥集。

詠史始於班孟堅，前人多用古體。至杜牧汪遵胡曾孫元宴元好問宋无輩以絕句行之，每每翻案見奇，亦一法也。劉後村咏史詩有三百首，游清獻愛之，攜入都堂，故全帙不行於世。

孟郊贈鄭魴詩：「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會得此語，方可咏物咏史。蜜蒙花

畢文簡答王黃門寄蜜蒙花詩曰：「多病眼昏書嬾讀，煩君遠寄蜜蒙花。愁無內史詞兼翰，爲寫真方到海涯。」其孫將叔註云：「家有唐人所摹十七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蜜蒙花。」

詩一種。「黃長睿謂書法要錄並未載此事。不知何緣畢氏有之。楊升菴謂此花可以染紙。引晉武帝以大秦國獻三萬。賜杜預萬幅。寫春秋釋例。則所云「真方」者。乃「染方」也。畢名士安。宋賢相。黃名伯思。有題跋諸法帖。

來禽或曰卽林擒也。唐高宗時李謹得五色者以獻。賜謹爲文林郎。因號文林郎果。

石榴裙

太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夫人從旁視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見比來嘗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卽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故當與尋真騰空爲侶。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林下風否。

采蓮曲

瓊山嘗有句曰：「眼前景致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未免爲淺見寡聞者藉口。

丘瓊山採蓮曲云：「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橈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妖豔非常。不似大學衍義中語。廬陵負簞錢之謗。而得諡文忠。瓊山以鍾情麗集爲人指摘。遂不得諡文清。細觀此曲。人言未必無根也。

中郎詩：「錦袍白馬誰家哥。郎不如卿奈妾何。」益蕩矣。于廷益無有此題。金古良云：「豔情中具

俠骨方是忠肅本色。」

五柳圖

李超無題五柳圖。「悽慘江城柳萬條。淡烟疎雨夜蕭蕭。輕柔不似先生節。逢着東風便折腰。」熱譏冷刺。撇却尊題格之說。李名至清。

廬山錄有一詩曰。「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是為正格。

月在澗

「殘月低清渚。疎鐘隔翠微。」曉發江上句亦佳。

藍明之詩。「暮歸山已昏。濯足月在澗。衡門栖鵲定。暗樹流螢亂。妻孥候我至。明燈共蔬飯。佇立松桂涼。疎星隔河漢。」寫景閒曠。非以枯淡寂寥自命為彭澤蘇州者也。明之名智。

洪武時辟薦。

蟾蜍硯

宛陵集云。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蟾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靈卵石造。」示劉原甫。原甫辨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偽也。」遂作詩。予方飲酒。因與江

隣幾諸君和之。詩末曰：「仰天大笑飲君酒。硯真硯僞休開口。願封漆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原甫素稱博物。不止辨龍雀雙環已也。

雙池俞氏流寓金陵。嘗以宋徽宗畫鷹見示。下有王晉卿贊。余一見曰：「僞物也。」衆問故。余曰：「君前臣名。」

天根

康節詩：「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又云：「忽聞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又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碁。」又云：「讀書每到天根處。常懼諸公問極元。」元會運世之旨。早已逗漏了也。

語穿心兵

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毋爲怨府。毋爲禍梯。」劉晝新論引之。韓退之秋懷詩：「詰屈避語穿冥茫。觸心兵。」四字雖屬生造。却與怨府禍梯頡頏。

悲春

悲春二字。見於爾風。自楚大夫有悲秋賦。無有更言春者。惟鮑明遠詩：「節運同可悲。莫

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涼清且凜。以葩經爲祖此外則昌黎有「皇天平分成四時春氣漫誕最可悲。」東坡有「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皆以參軍爲準餘罕見。

鮑詩類函誤作陸機。

四秋

文心雕龍曰：「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故自昔聖賢以此二時紀事。

凡物始生爲春成熟爲秋管子曰：「歲有四秋分布四時農事作春之秋絲纊作夏之秋五穀會秋之秋女工成冬之秋。」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是以日爲秋也唐以天子生辰爲「千秋節。」是以歲爲秋也莊子「冥靈以五百歲爲秋大椿以八千歲爲秋。」較諸前言奚啻日却相倍。

捧硯看題

藍田王霞卿嘗旅寓會稽一日遊唐安寺題詩壁上系以序曰：「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王氏霞卿登於寺閣臨軒軫視觀物增悲踰觀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研小玉看題。」詩曰：「春來引步強尋幽恨觀煙霞簇寺樓觸目盡爲停待景隻眉不覺自如鈎。」序佳於詩亦以春爲悲者也唐安寺今無考。

景仙盤車

歐陽永叔贈李景仙詩：「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題盤車圖詩：「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咏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梅詩者，謂宛陵會題也。兩章段落，俱有至詣。琴耶，畫耶，詩耶，其得無聲三昧者耶。

闌齧

梅聖俞送方士遊廬山詩有云：「老僧避俗去足跡，野客就澗開門闌。」又云：「塢田將穫鳥雀橫，秋果正熟猿猴齧。」「闌齧」二字，未經人道。

國語：「闌門而與之言。」音義曰：「闌門也。」類篇曰：「門不正開也。」開闌二字犯重。齧，嚙齒聲。孔雀明王經音儘。

田園

方岳深雪偶談曰：「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太憑力氣，於唐人之藩，尙窳步焉。」

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於陶柳王儲之外，別設樊籬。王載南評曰：「纖悉畢登，鄙俚盡錄，曲盡田家况味。」知言哉，其村田樂府十首，于臘月風景，渲染無遺。吳中習俗，至今可想見也。

孫大雅謂宋孝宗欲相范志能以其不知稼穡之艱遂中止志能因賦田園雜興詩六十首詳見湯廷尉公餘日錄

田一頃

桓帝永康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作饒饒饒二字總不可解或是澆薄之澆澆瘠之澆

誠子弟

張東海嘗以詩誠子弟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屠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係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何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真藥石良言也高門貴胄宜人寫一通置之座右

東海爲部郎作假髻詩以諷時事出爲南安太守

鷄鳧行

陳名基臨海人出黃文獻之門

陳敬初鷄鳧行曰：「鷄與鳧皆穀育鳧愛水游鷄愛陸鳧昔未辨雌與雄母不顧之鷄爲伏鷄渴不飲飢不啄以腹抱鳧誰取觸鳧游穀鷄鼓翼日日庭中求黍稷啄啄呼鳧使之食鳧

羽日襪襪。一朝下水不顧鷄。鷄在岸。鳧在水。賦性本殊徒爾耳。鷄知爲母不知鳧。恨不隨波共生死。觸物比興。喚醒癡人不小。似我似我。物固有之也。

耕織圖

劉待詔松年作耕織圖。宋孝宗頒行郡縣。李石城宗伯嘗賦之。有曰：「少婦每憂蠶利薄。老夫惟愛秫苗多。」又曰：「播穀競趨新禹甸。條桑猶記舊豳風。」乃月泉吟社題也。

宋樓璣爲於潛令。嘗以此爲式。明鄭璠知吳縣。纂入便民圖。

柳亭詩話

柳亭詩話卷二十二終



五
〇
一
〇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三

歡粥

解學士歡粥詩起云：「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結云：「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張子正云：「不識歲之凶荒。而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詳見宦遊紀聞。

杭人煮飯何如煮粥。強之味。可謂自嘲仍自譽也。

寒餓

後漢書耿恭謂岑彭曰：「方今漢基頽圯。英雄寒餓。」杜牧之自序本此。蘇子瞻答趙薦詩有云：「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又有「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之句。乃次韻仲殊者。王盧溪贈洪覺範詩：「世間何處著斯人。秀句天教出寒餓。」又以坡句為狐白裘也。

楊誠齋有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至詣。不第為詩人言也。

洗冷腸

王子晉論：「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

正德時嘗幸湯泉，有宮人題詩石上云：「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事暖於湯。溶溶一脈流千古，不爲人間洗冷腸。」余謂世間從無有熱腸者，雖以大塊爲鑪，雙丸爲炭，盡四海水而百沸之，求其暫爾融和了不可得，而此郎欲以華清舉石，徧浣天下沈疴，誤矣。

榜中名

唐宣宗嘗自稱前鄉貢進士李道龍，彼時重榜中名如此。

魚元機遊崇真觀，觀新及第題名處，慨然垂羨，因賦詩曰：「雲峯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幼微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忘解珮薦枕之歡，皆名根不斷，有以致之也。畢命咸宜，又安得所謂無價寶乎。

詩賧

坡集有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末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自註云：「故人相約，釀錢僱僕，未一歲再至黃。」相期結書社，未怕供詩賧。」註云：「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賧。」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註云：「江漲，橋名。」讀此可見公與杭人上下交孚之至，舒亶李定輩肉寧足食乎。

勿軒熊銖題東坡集後：「公詩蓋三變。每變輒近。正少年縱橫習。豈易造此境。」當是過海以後詩也。

鈇厥趾

原註曰：「鈇。徒故反。足鉗也。」

歐陽公送朱職方提舉運鹽詩中有云：「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鈇厥趾。」註云：「鈇。音第。」史記：「私鑄器者。煮鹽者。」鈇左趾時。鹽禁太厲。公卽以職方之策。述之於詩。因繼以「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安頓有情。不比大蘇聞詔之咏。取憎於人也。

閻鼎拔山

唐元宗途次舊宮詩：「長懷閻鼎氣。夙負拔山雄。」似齊梁諸鎮紛爭口角。殊無撥亂反正之心。可怪也。紫陽謂度蒲津關作姿稟英邁。有帝王氣燄。新都謂藻鑑不及文皇。而氣骨過之。引「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諸句爲據。

康樂道路詩：「滿目皆古事。心賞貴所高。」紀遊寓目不可無此見解。

左馮

蘇頌長春宮詩：「赫赫惟元后。經營自左馮。」鄭谷上狄右丞詩：「昔歲曾投贄。關河在左馮。」稱左馮翊爲左馮。亦如以河南尹爲河尹也。馮讀如字。不作平音。白樂天有「左馮雖

穩我慵來」之句。劉禹錫有自左馮歸洛下詩。

膠山絹海

章孝標咏破山水屏風頸聯曰：「雨滴膠山斷。風吹絹海秋。」二句以生造出奇。

禽荒

唐人應制詩。有都俞而無吁咈。惟魏知古從獵渭川十韻。起句曰：「嘗聞夏太康。五事訓禽荒。」中云：「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結云：「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骨鯁良言。不意於長楊上林中見之。

李日知陪宴安樂公主館詩：「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中宗重之。

汴京

彥冲名子暈。世稱屏山先生。

劉彥冲汴京紀事詩：「神霄宮殿五雲間。羽服黃冠綴曉班。詔許羣臣親受籙。步虛聲裏認龍顏。」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此二首含情無限。絕勝建康六味。或有以次首爲師師自作。此真不知馬之幾足者也。

鸞鷲

吳都賦作鷖。唐韻作鷖。正韻作鷖。周書王會解作費費。曰：「北方謂之土噓。」師古曰：「臯羊也。俗謂山都。」按山海經：「臯陽國在北胸之南。」訛作羊。廣東新語曰：「卽人熊。」鷖又作鷖。」

許郢州送王隱居歸南海詩：「林藏鷖鷖多殘笋。樹過猩猩少落花。」鷖鷖卽拂拂。見人則大笑。舌覆於面。遂掩其目。行人預袖長釘。釘其舌而走。此物甌越山中亦有之。猩猩。但聞其嗜酒。豈亦能啗花耶。皮襲美寄瓊州楊舍人詩：「行遇竹王因設奠。居逢木客又遷家。」日南風土之惡如此。故古人以爲畏途也。

故山秋

鳥每於除夕以酒脯祭其詩文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此賈閔仙句也。自註其下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魏泰曰：「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鳥矜而泰刻。吾欲以少陵「爲人性癖耽佳句」二語。并渭南「作詩未必能傳後」二語。爲二君解紛。有識者定不以爲錯下名言也。

秦宇道輔。著碧雲殿。駕其名于梅都官。

乞米乞食

梅聖俞：「幸存顏氏帖，况有陶公詩。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爲。」按顏魯公乞米于李大
夫曰：「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今其帖尙存，乞食不止陶公前有羅友。

清陰清影

達兼善題柯敬仲畫竹，結云：「娟娟惟有窗前竹，長是清陰伴夕暉。」又云：「記得九霄
秋月上，滿庭清影露蒼苔。」兼善卽秦不華，以台人爲台守，郡民呼爲到底清者，後死方國珍
之難，諡忠介。

鼻亭公

嶺南有鼻天子墓，王文成有象祠記。

涪翁鷓鴣詩：「真人夢出大槐宮，萬里蒼梧一洗空。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亭公。」
按山堂肆考，鼻亭祠在道洲，相傳象封於此，柳子厚嘗作斥鼻亭祠記。周愛蓮詩：「憂兄常
說行難動，爾亦胡爲不得歸。」鷓鴣啼聲：「行不得也哥哥。」故二公以兄字醒之，鼻亭引據
僻甚。

鷓鴣飛必南翥，恆以木葉蔽身，晉安呼爲懷南，江左名曰逐隱，一名花豸。

張夏

張祖望紀行有張夏店詩略云：「側身入土岡。緣路盤地裂。雜沓樹陰生。蔥蘢谷雲結。」
自註曰：「古莊嶽地。後人訛傳今名。」余謂秦亭所註必有攷證。然或謂兩山相夾。故曰張峽。
秦亭生平著述甚富。歿後乏人經理。大兒昱手訂其稿。湯古田壽諸梓。僅十分之一云。

北幹

蕭山城內有清風坊。相傳爲許詢故里。劉真長曰：「清風明月。輒思元度。」因取以名坊。
一云：「詢有園在北幹山下。築室其上。蕭然自放。因號蕭山。」宋徐天祐詩：「高栖不受鶴書
招。北幹家園久寂寥。明月空懷人姓許。故山猶自岫名蕭。」毛西河刊誤云：「蕭山。其來已久。
非因元度得名也。」

剡紙

顧逋翁剡紙歌：「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爲蕉葉稜。欲寫金人金口偈。寄與山陰山裏
僧。」陸魯望詩：「剡紙光如月。」歐陽永叔詩：「剡藤瑩滑如玻璃。」黃山谷詩：「剡藤蜀繭
照松煙。」一名玉版。一名敲冰。東坡聖俞俱有詩。今絕響已。

舒元興有悲剡藤文。在唐時已預憂勝之將盡也。

榕葉

閩粵之間其樹榕有大葉細葉二種。紛披輪囷。細枝着地。遇水卽生。亦異品也。前人取爲詩料。始於柳子厚。一榕葉滿庭鶯亂啼。蘇子瞻有「臥閱榕葉響長廊」。楊誠齋有「榕葉梢頭訪古臺」。程雪樓有「老榕能識舊花驄」。湯臨川有「榕樹蕭蕭倒挂啼」。此外無有專咏者。

按爾雅說文諸字書皆遺此字。本草木部亦無榕木。嶺表錄異曰：「蛤蚧多巢榕木間。」又福州府名榕城。正字通補入之。

碧天垂影

大明湖在濟南府歷下。最勝處也。亦名西湖。曾南豐詩：「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夜坐涼。」彭淵材嘗恨子固不能詩。存此一變。以當解嘲。其金山寺一首。中二聯亦佳。至咏金線泉詩：「界破冰綃一片天。」又祖徐凝之句。不知蘇長公會見之否。

鵝溪絹

漳州鹽亭縣西北八十里。有地名鵝溪。出絹甚佳。文與可寄子瞻詩：「待將一匹鵝溪絹。」

掃取寒梢萬尺長。蓋以畫竹爲寄也。東坡和之。亦有「爲愛鵝溪白繭光。掃殘鷄距紫
毫銛」之句。按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關東之絹。潛織陋其卷綃。」杜少陵所謂東絹者。
以其產于東川也。

寒梢萬尺。倘如坡翁較量。取作磯材。便足了一生矣。

小宛堂

趙凡夫小宛堂。去支硎山十里。自署其名曰寒山。名流造訪。每以畦蔬園果作具。王辰玉
詩：「月白松已花。雷驚筍初出。分彼烏雀糧。聊爾供口實。」陳仲醇詩：「泉流茶竈下。藥繞竹
溪間。相看不忍別。松月共床眠。」皆實錄也。

仲醇題香祖菴：「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十年事

按壁間句。乃杜荀鶴旅懷二首之一。其起句曰：「月華星彩坐來收。岳色江聲暗結愁。」

吳蘭次日。宛平有歐先生者。忘其名。爲諸生時。夢入古寺。壁間有「半夜燈前十年事。一
時和雨到心頭」之句。醒而異之。後督學粵東。行部較士。遇雨避入古刹。宛若夢中。壁間恰題
前句。墨跡猶新。呼僧詢之。則三日前一過客所書也。傍徨不寐。漏三下而罷官之報適至。先生

乃嘆數由前定。遂掛冠學道終南山去。

黃牡丹

「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咏牡丹無有過于此者。成化時。湯克難。琛。張豫。源。淮。用。中。峯。詠。梅。韻。卽。席。各。賦。百。首。一。序。于。都。南。濠。穆。一。序。于。錢。東。湖。仁。夫。皆。刻。成。帙。惜。無。人。纂。入。牡。丹。譜。中。鄭超宗家有黃牡丹。盛開時。製一金叵羅曰。賦詩最佳者。以此酬之。一番禺黎孝廉。遂球詩成爲最。因得此觥。燕啣落蕊成金屋。鳳蝕殘英化寶胎。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其警句也。徐子能有序。

黎字美周。嘗自題小像曰。狀貌若婦人。力能挽強弓。豈是木蘭女。無勞問雌雄。後與楊萬龍姚四人殉難。贈太僕少卿。有五忠祠。在鬱孤臺側。

玉井蓮

昌黎古意詩。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施青臣詩。始意退之自爲豪偉之詞。後見關尹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經十丈。諸家註韓詩皆遺而不收。因表出之。按內典千葉蓮。化其大幾十由旬。如置十丈於旁。何異梯米之在太倉耶。

改爾止

桐城方文字爾止。謁故人于江右。得疾死。後有請仙者。乩動。乃爾止也。判云：「半生詩酒作生涯。老死江干未到家。我到黃泉無所見。閻羅仍舊帶烏紗。」爾止平日作詩。皆如此類。又好改人詩。人因呼曰改爾止。

爾止好講道學。每自稱老名士。有妾死。繪抱鴛鴦圖懸之帳中。里人作小詞刺之。詳載今雨聞。

削不成

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故人謂稟西方肅殺之氣。故骨立無膚。」余嘗兩過其下。一盛暑。一嚴冬。烟消雪霽。真有移步換形之妙。因憶張燕公詩：「寒空類削成。」而岑嘉州增一字曰：「天外三峯削不成。」後賢竭力形容。早已被神后一言刊定也。

玉女峯頭。有遺老孫岫雲遁跡於此。張賜占嘗訪之。千尺幢。謬期與余一晤。乃自河湟返轡。雪阻華陰。停鑣數日。留題廟壁而南。真生平一大恨事也。

高軒過

昌谷集有韓員外皇甫侍御見過詩。註云：「賀七歲能詞章。二公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自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知名。」余按仁和里雜序詩。註曰：「湜新尉陸渾中有云：「安

定美人截黃綬。脫落纓裾暝朝酒。黃綬尉服。正指湜也。末云。欲雕小說于天官。宗孫不調爲誰憐。乃自謂也。夫曰。不調則居奉禮久矣。而湜自尉遷侍御。安得七歲時遂署其銜耶。况秋蓬死草。尤非細。瘦通眉語氣則知。歷來傳爲口實者。皆未就本集細攷之故也。

昌黎作諱辨。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是賀舉進士不成。方就奉禮。而湜尉陸渾。適與同時。迨湜遷侍御。賀已踰弱冠之年矣。姚辱菴評註。尙欠精細在。

桂閣答

王無功問春桂。桃李正芳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春桂答。春花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此以五言三句成文者。盧玉川問答諸什。其題祖此。

清商曲

包明月清商曲。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牕。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變。與沈玩前溪歌。黃葛結蒙龍。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同一機調。

負心

謝康樂去郡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按元興係晉安帝壬寅之歲。景平則宋營陽癸亥間也。歷兩姓四主。實二十二年去郡者。以孟顛構之去永嘉

郡也。迨元嘉初，復自侍中遷臨川內史。又曰：「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而卒不免於禍。負心二字，乃此公天真發露處。義唐擊壤之喻，毋亦溺人必笑耶。廬陵墓下云：「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吾欲以此二語還質之。

遇始甯墅云：「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違志二字，可與負心二字對勘。

獨往

何遜示同僚詩：「在昔愛名山，自知權獨往。」杜牧期沈舍人遊樊川不至詩：「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遊。」獨字妙甚。王季重所謂：「滿臉舊選君氣，足未行而肚先走。」山水之間，着不得者，卽此故也。

巧婦才人

白樂天見小姪龜兒詠燈詩，并臘娘製衣，因寄行簡一首，結曰：「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老人閱歷既多，關心自切，可見騎羊蠟鳳，詠絮銘椒，直與庭前瑞草等耳。何必多。

世情公道

羅鄴詩：「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

不相饒。」松直棘曲。鵠白烏元。不必更下轉語。

千歲憂

荀子：「人生無百年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王梵志云：「人是黑頭蟲。枉作千年調。生鐵鑄門限。鬼伯拊掌笑。」此偈又爲荀子別下一錘。

想夫憐

李涉聽多美唱歌曰：「一曲梁州聽未了。爲君別唱想夫憐。」白樂天有想夫憐詩。題結曰：「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註曰：「王右丞詞。秦川一半夕陽開。」如此箋釋。難以臆解。而或謂想夫憐者。係相府蓮之訛。蓋庾杲之綠水紅蓮故事也。

室思

徐幹有室思詩一首。凡十句。所謂：「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是也。又有五首。玉臺編入雜詩。藝文以三首仍作室思。亦每章十句。有云：「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六朝以下。每截其首一句爲題。宋孝武亦有此作。當以藝文爲正。

堂皇

漢書胡廣傳：「列坐堂皇。」上註：「室無四壁曰皇。」劉孝威詩：「堂皇更隱映。」江總詩：「石路接堂皇。」西京雜記：「思賢苑有堂隍六所。」又作隍。

題畫

唐六如題畫云：「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衲衲髮星星。空山寂寞人聲絕，狼虎中間讀道經。」又云：「紅樹中間飛白雲，黃茅檻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于君畫與君。」蓋自題幀首也。他作雖多，此二首獨有出塵之致。

戲題

元微之小上寄樂天詩，每句頂針滾下，亦以疊字爲戲筆。

近體詩有一篇之中，疊字數見。如「龍池躍龍龍已飛」、「杜牧司勳字牧之」之類。人所識也。至如長孫輔佐別後夢別一首，人所未知，今錄於後：「別中還夢別，悲後更生悲。覺夢俱千里，追期難再期。翻思夢裏苦，卻恨覺來遲。縱是非真事，何妨夢會時。」柳子厚種柳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自云戲題。陶淵明止酒詩，連用「止」字二十。梁湘東王春日詩十八句，「春」字凡二十三。鮑泉和之用「新」字凡三十，尤奇。

張蛻菴水字五言律，通首用水傍四十，尤爲狡獪。

曉粧

楊盈川有女姪曰容華。嘗賦曉粧臨鏡詩。盈川向鄭義真誦之。鄭大擊節。復誦已作數首。鄭皆曰：「不如首作。」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初唐四傑近體猶踵六朝。容華字字入律。以擬盈川勝于道韞之駕封胡。

其詩與朝野僉載小異。

映水曲

范靖同妻沈滿願。坐後園觀洒翠池。又上洗心亭。共索筆硯為映水曲。沈先成曰：「輕鬟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靖奇之。不復敢作。按滿願詩雜見於諸集。靖亦從無和之者。

滿願。隱侯孫女。靖或作靜。

梅杏

「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不意二姬攘為粉本。

趙丞相南仲嘗避暑水亭。作詩僅成六韻。忽睡去。侍兒小梅小杏戲續云：「公子猶嫌扇。」

力微。行人尙在紅塵道。南仲以爲得風人之旨。遂存之。吾意欲以柳枝萱草。雜置梅杏之旁。爲四大書記。

龐德公於忽操：「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古人之言。何其質直耶。蔡中郎青衣賦：「精慧小心。趨事如飛。」梅杏有之。

瓊花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自隋歷宋。士大夫愛重之。作亭花側。署曰：「無雙。」德佑乙亥。北師至。花遂萎。趙棠國炎以詩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列女中。」山礬玉蕊。辯論風生。究不知此花出處爲何如也。

紅木樨

宋時象山縣士子史本家。有木樨一株。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宗畫于扇面。仍製詩賜從臣曰：「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曰：「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懸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遂致富焉。堯山堂外記。以第一首爲明高廟作。誤甚。

羣芳譜謂洪武年間事。一詩俱指高廟尤誤。

冬青樹

楊髡發宋陵。林景曦結義士。給西番僧得高孝兩陵骨。貯以函。葬東嘉。移常朝殿前。冬青樹一株。植以爲識。其夢中詩十首。有曰：「一杯末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維寒起暮鴉。水至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詳見鄭元祐遂昌雜錄。

拜杜鵑

杭城失守。汪元量有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題王導像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後隨謝后北遷。故宮人能詩者。皆元量教之。元世祖命爲黃冠。號水雲。久之。得南還。少主瀛國公。及諸王故相昭儀王清惠以下二十有九人。分韻賦詩餞之。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爲韻。水雲歸少主。復有詩曰：「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三賢堂賣酒

豫章徐孺子亭賣酒。劉後村以詩諷之。與此略同。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按南渡時有一袁紹知臨安府多惠政人稱爲袁佛子其姓名與本初全同罕有知者而此袁反以賣酒傳

朝京圖

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道中原有幾程」此詩較「直把杭州作汴州」語更蘊藉

誓儉草

元世祖建大內移沙漠莎草種于丹墀以示子孫曰誓儉草柯九思詩「黑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剋業難數尺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傅咸嘗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世祖作法于涼其計久遠也深矣而庚申君竟以驕奢自壞土偶淚下天實爲之

草木子曰「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宮詞」

咏薔薇

「女眞黃」三字乃文潞公牡丹名

劉靜修咏薔薇曰「色染女眞黃露凝天水碧花開日月長朝暮閱兩國」其咏海南鳥

曰：「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較王景略之語苻堅，含蓄尤深。

觀物吟

王筠野中吟曰：「蘭薰種而不茂，樗蔘剪而還多。」邵康節用爲觀物吟曰：「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白樂天齊物詩：「青松高百尺，綠蕙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天覆地載，何所不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非天下之達人，其孰能與於斯。

程明道謂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從古未有人道得。

桐鼓曲

計甫草寄朱子容詩，結曰：「我有黃帝桐鼓曲，爲爾載奏衝奇寒。」按雲笈七籤，黃帝出師涿鹿，以桐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今無攷矣。此二字詩家罕見，甫草因湯仲舒被難，子容責其不能力救，故以詩報之。魏四明嘗質與顧茂倫，乃悉其情事云。

錢湘靈哭甫草詩：「詩篇零落追高適，佛土薰修失右丞。」甫草氣骨傲岸如常侍，而又與湘靈依止槩菴老人，故云。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四

慶善宮

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詩：「壽丘惟舊跡，豐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此帝生時故居也。貞觀六年九月，車駕幸之，因宴從臣，賞賜閭里，樂而賦詩。起居郎呂才請叶宮商，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與破陣樂偕奏於庭。史稱魏徵見九功舞，不視見七德舞，則諦觀者卽此。

蔣大鴻曰：「文皇詩其源出于建安，而雅尙子桓，故風氣雖移，音情彌遠，非獨文似，抑亦人似矣。」

白水丹陵

太宗重幸武功詩：「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以下復用碧空丹闕霜白日紅諸字，其氣象亦如草昧初開，諸事未暇遑也。「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似非其境。

出關

魏元成出關述懷詩：「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結云：「季

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口。」此從李密歸唐授祕書丞出關招集時也。妙在直述本懷。不作一毫粉飾。蔣杜陵曰：「唐人五古深得漢魏風格者。首推此篇。宜于鱗以之壓卷也。」

按太宗在洛陽。幸積翠池。命羣臣各賦一事。徵賦西漢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所謂深懷國士恩者。于後來尤驗。

夜坐

孔毅父夜坐菴前詩略云：「翛然耳目靜。覺此宇宙寬。宴坐得俄頃。境幽心已閒。所以學道人。類多隱深山。」送謝仲規致仕詩略云：「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鴻鵠羽翼成。高飛脫羅罟。鷓鴣未有巢。側目空自失。」冷然嗒然。見道之言。

錯莫

鮑昭行路難：「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沈滿願詩：「風彌葉落未離索。神往形返情錯莫。」此二字老杜用之瘦馬行。餘則元詩屢見。

太白詩：「長吁莫錯還閉關。」莫錯二字數見。豈即錯莫之訛歟。

棗據表志賦：「蹈糺紛之絕軌。攀大椿之疎柯。」陸機遂志賦：「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糺而相襲。」吳筠贈別詩：「糺紛巫山石。合沓洞庭瀾。」陰鏗送始興王詩：「紛糺連山暗。潺湲派水清。」則此二字可互用。

觀劇

虞山觀劇詩：「青袍便擬休官在。紅粉還能入道無。」上句余卽以「食寧留碩果。飲遽散初筵」爲註。下句卽以「割肉歸神社。挑燈送佛錢」爲註。所謂本地風光。兩彩一賽也。第不知於絳雲樓。我聞室。能印可否。

虞山又有句曰：「人生百年一戲筭。郭郎鮑老多憔悴。」故以禪悅爲味也。

觀碁

虞山於金陵武林俱有觀碁詩四首。於金陵則曰：「老夫袖手支頤看。殘局分明一着難。」於武林則曰：「世間國手知誰是。鎮日看碁莫下碁。」喻以六朝比諸兩兔。此正庾子山所云：「但坐觀於時變。本無心於急難。」宜乎有白馬盧龍之諷也。

丁卯書事云：「獨對空枰嘗斂手。每臨殘局更談碁。」己巳又云：「長安碁局日紛紛。着眼爭如局外人。」辛卯京口六絕云：「年來覆盡掀枰譜。局後方知審勢難。」傳曰：「舉棋不定。則不能勝其

偶。歐陽公有語曰：「勝碁所用，敗碁之着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杜陵秋興之悲，當不外此。

晚節

遺山詩：「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靜修詩：「吾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漢唐以來，於晚節二字能着眼者有幾人哉。

二村

忠義集七卷，當宋元之交。南豐劉二村，哀集真忠實義之人，據所見所聞而錄之，挽以詩，而以殉節諸公，并遁跡山林之遺咏附焉。里人趙景良，萃爲一編。至弘治時，王僉事廷光重梓以行，盱江何尙書喬新序之。二村者，水村名壩，如村名麟瑞，此書世不多見，余家有之，可補宋史之缺文，可撫宋詩之未備。第哀絃促管，難以卒讀云。

桃源

高屯田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舟泊桃源，詩有云：「楚國山川周甲子，秦人鷄犬漢桑麻。」二句中，四國名如銀鈎鐵畫，不可動搖。

紫藤花

崇禎遺墨有御書折疊扇一絕曰：「蕭蕭翠竹野人家，靜裏經春玩物華。綠樹千章啼百

舌香風吹落紫藤花。」見高寓公集。寓公名承埏。屯田子。

弔同年殉難詩有曰：「可憐李黼榜。偃蹇老維楨。」病中述志曰：「和陶書甲子。弔屈賦庚寅。」又曰：「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讀其自譜家乘。幾欲廢蓼莪之什。

新嘉驛

寓公有新嘉驛紀女子夢詩二首。其一曰：「驛壁題詩說會稽。新嘉幽恨草萋萋。小牕夜半滄洲夢。鸚鵡能言是隴西。」錢牧齋和袁小修新嘉驛詩三首。但云會稽女子。而不知其實姓李也。

尺木堦

易簡本名冠。與種英同在盧多遜門下。盧譎朱里。二人獨送之。蘇更今名。累官參政。種更名放。以薦爲諫議大夫。

蘇易簡登科時。宋白爲主文。後相繼入院爲學士。宋贈詩曰：「昔日曾爲尺木堦。今朝真是青雲友。」蓋以龍頭喻之也。歐陽公於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同爲學士。歐有詩曰：「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宋制學士入院。有朱衣引馬。帶易黃金。故諺曰：「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

蔣永公曰：「龍得尺木而升天。宋意已爲主文。不過爲蘇升騰之增耳。」

拋毬曲

慎言或作謹言。宋人避諱也。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似水殿。中有宮人戲毬。并歌拋毬曲十餘首。醒後惟記二闕。有曰：「侍宴黃昏曉未休。玉堦月色淨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旁人認繡毬。」又曰：「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茵揉盡繡鴛央。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鑪舊日香。」昔曹公嘗載歌伎至濡須口。中流舟覆。後人往往于水際聞絲竹音。楊氏作清夜遊時。或亦有此事而失傳耶。

湔裙

北齊竇泰母夢風雷暴起。感而成娠。期年不產。有巫告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從之。生泰。王初銀河詩：「猶餘仙媛湔裙水。幾見星妃渡襪塵。」上句正用其事。下句則兼用「凌波海上行」之語。王初或誤作胡宿。

白獸尊

臧榮緒晉書元會設白獸尊於殿上。有獻直言者飲之。蓋杜舉之遺意也。歐陽炯句：「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尊。」蜀檣杙載李璧登科。侯氏子賄小吏。而竄易文卷。全用其語。

甘露

香山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正我青山獨往時。」傷之也。莫作幸災樂禍看。

甘露之變事起倉卒，訓注固屬首禍，而王涯賈餗輩亦昧厝火積薪之戒。義山有感二首，以屈轶王商諸人為比。左證不誣。次章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似又為南衙諸公推開一步。第不知老成素心，斷屬何人。恐玉川諸子未足前席而籌也。其重有感曰：「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則指劉從諫王茂元一輩人。錢龍惕箋註得之。

纂異記載：會昌元年許生于噴玉泉，聞諸鬼倡和詩，俱酸楚異常，即遭甘露之變者。

紫府青宵

魏文帝詩：「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謂簫也。三餘帖：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厲元渡江見一婦人遺骸，收而葬之。夜夢入深山，明月初上，清風徐來，忽聞吹笙聲。一美女在林下吟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試得「緱山月夜聞吹笙」題，用為額聯，遂獲雋。時以林下美女必所葬婦人之魂也。果爾，則錢仲文湘靈落句，或亦有冥報存焉者乎。

離騷：「吹參差兮誰思。」風俗通曰：「舜作簫參差，其形象鳳翼。」則參差不當為笙曲，但世本與

博雅有十六管二十四管之分。則又似笙形。非若今之洞簫也。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簫謂之箏。小者謂之箛。」

青溪小姑

古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小姑者。或謂蔣子文第三妹。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影娥池

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每登臺眺月。宮女影入池中。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上官儀咏雪詩：「花明栖鳳閣。珠散影娥池。」

湖龍姑

鐵厓玉笥集。俱有湖龍姑曲。玉笥起句曰：「洞庭八月明月寒。湖龍捧出玻璃盤。」其下十一句。與鐵厓全同。當是師弟一時擬作。或誤分爲二首也。內中字法稍異。抑或思廉原稿。而廉夫裁潤之耶。

九仙骨

抱朴子：「有神人謂劉根曰。汝有仙骨。故得見吾。」列仙傳：「滑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

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誥。唐肅宗聯句贈李泌：「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鄴侯力白建寧之冤。且誦黃臺瓜詞曰：陛下已一摘，慎無再摘。衣白衣紫，又何加于珊瑚瓊骨耶。

江東

仲任曰：「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於超奇篇極推周長生洞歷，今并亡矣。

上虞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則是江東專指錢塘之東，非江左可混用也。自唐以來，詩人相沿不改，惟杜紫微「江東子弟多豪俊」之句，不指此地。米南宮詩：「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賀老者，季真也。

西山玉泉

玉泉在西山之麓，上有呂公洞，下爲裂帛湖。金章宗明宣宗嘗駐蹕於此。李文正詩：「舊識郵亭猶問路，漸多僧寺不知名。」劉忠宣詩：「幾處白雲前代寺，數村流水野人家。」意同而語別，深悉此間風景。

劉良女

明武宗幸劉良女，南征宸濠，攜入御舟，師還駐蹕應天。薛蕙紀事詩：「燕姬玉袖抱箜篌，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南雲母舟。」指良女也。朱竹垞日下舊聞云：「劉

良乃樂戶。其女爲武宗所幸。非以良女爲名。」

胡纘宗擬古詩：「驚喜君王至。西華夜啓扉。後車三十乘。載得美人歸。」良女居騰禧殿。以黑琉璃爲瓦。俗呼黑老婆殿。薛詩日涉編作王蒙誤。

蓬萊廟

詳見周南林纂要。

蜀人張俞嘗遊蓬萊廟。偶吟曰：「玉帝樓前鎖碧霞。經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銜出宮中第一花。」又曰：「金玉樓臺插碧空。笙歌迭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夜宿滬泉。夢青衣童子邀至蓬萊第一宮。見太真曰：「感君詩妙。增壽一紀。」據此。則長恨歌所云：「中有一人字玉真。」必非臨邛道士僞托也。

塞烏雲雁

劉孝綽嘗有詩曰：「塞上羣鳥返。雲中旅雁歸。」齊高帝見之。奪侍郎。後又有詩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乃復其官。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卽「旣爲風所開。還爲風所落」也。余嘗愛范石湖「吹開紅紫還吹落。一種東風兩樣心」之句。可舉以似之。」

大風行

龔尙書大風行爲周櫟園作。竟可作雪冤蔬讀。有云：「七月十日曾幾時。風翻雨驟何相隨。天心倚伏殊有意。冰山毒霧空爾爲。陰陽休咎關三府。人果回天天不怒。」又有送南還詩十首。語無虛設。事不旁緣。非獨見生死交情。實可謂文章知己。

吳園次報櫟園書：「幸風雷之見異。致天日以爲昭。」

午睡

孤忠峻節。固不必以詩傳。而矢口成文。使後人讀之而不覺涕之無從。則以字字從至性中流出。而未嘗參以一毫人欲之私也。如楊忠愍午睡酬敬所詩。一則曰：「聖君賜我安閒地。好做羲皇世上人。」再則曰：「於今祇合昏昏睡。笑殺當時勳業人。」三則曰：「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憫時嫉俗。肝膈盡呈。蓋不待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而其志已決矣。

鄒太史汝愚爲劉吉所陷。譴吏目。辭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危身奉上同。而在國逢難異。鄒之終於石城。而楊之不久於狄道也。天也。

於字

何大復還至別業詩：「人情倦懷土，富貴豈常於。無爲泥形跡，所願恆相俱。」原註云：於字甚古。始於曹大家之離思賦：「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按古樂府緩聲歌：「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詩中剽見曹子建日苦短云：「廣情故，心相於。」杜詩：「此行非不濟，良友幸相於。」劉得仁：「片雲孤鶴肯相於。」唐人用此字者甚多。正韻曰：「卽也，居也，代也。」楊仲弘送范德機詩：「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楊范于皇慶初同爲史官也。

孔北海與韋甫休書：「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世說殷中軍道王右軍曰：「逸少清真人，吾於之甚至。」

擬古咏懷

正德間，劉瑾用事，大復移書當路，言宜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乃謝病歸。因作擬古十八首，中有云：「聽曲各言好，知音良獨難。」又云：「一心奉光惠，常恐君遺忘。」忠孝篤摯之忱，溢於言表。其後咏懷十首，有云：「千金買一壺，爲豫當及早。」又云：「忠信苟不顯，殺身亦何爲。」憂讒慮危，又何其兼至耶。世以何李竝稱，余謂北地鋒穎太露，不若信陽之善刀而藏。

仲默七古純學初唐。明月篇序中已備述其旨。若大梁行漢將篇諸作。則又參以新鄉嘉州之體。不斤斤以四傑爲指歸也。前此周是修曾子啓。後來唐應德吳駿公俱宗此派。而首尾穠至。則在信陽太倉。

贊經綸

郭定襄登送岳季方釋累還京。起句云：「早承黃閣贊經綸。欲報君恩敢愛身。」直將季方心事寫出。頸聯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移孝作忠。可謂一人知己。腹聯曰：「鳴璫又喜趨仙仗。補袞還思用舊臣。」英廟原有「岳正倒好。只是大膽」之語也。結曰：「漫道歸來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推開一步說。覺後來徐武功一輩人。猶未遇斯曠典。李西涯曰：「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定襄有聯珠集行世。聯珠者。公自錄其詩。而先之以其父鈺。暨其兄武之作。凡二十二卷。他如「人經蠻塞愁蛇蠱。客聚盤江趁虎場。」潤底泉聲消永日。堦前草色換流年。」「石棧夜添蠻雨滑。曉江晴壓瘴雲低。」諸句。皆不愧古人。

倦鳥風林

劉青田旅興云：「倦鳥冀安巢。風林無靜柯。路長羽翼短。日暮當如何。」此與老驥伏櫪之意相同。按其神詣。尙非西湖見五色雲時也。

題釣渭圖中二聯云：「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偶應非熊兆，尊爲帝者師。」宛如自寫小照。其覆
瓿集乃元季作，犁眉公集則明初作。

圭峯秋聲

盧琦字希韓，泉州人。至正進士。所著有圭峯詩集。如「嵐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
秋。」「潮生遠浦歸帆小，雨過蒼崖古木寒。」「客衣半溼松花雨，鶴影先分竹院風。」「龍
出洞雲浮檻白，鷄鳴海日射牕紅。」「小橋跨澗村春急，老樹吹花野店香。」「墓雲松徑僧
歸寺，夜雨蓬窗客在船。」「梧葉幾番深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本地風光披寫盡致。又邵
武黃鎮成有秋聲集十卷。如「青山盡處海門闊，紅日上來天宇低。」「花竹一家巢絕頂，烟
塵九點認齊州。」「潮來估客船歸市，月上人家水浸空。」「山驛水流花落盡，石田雲暖麥
抽齊。」皆七律中警句也。

吳非熊詩：「舟中暄水碓，城上出人家。荔子家家種，榕陰處處遮。居民晴着屐，市女晚簪花。」皆真
境也。

閩派

子羽爲贍部郎，御試龍池春曉孤雁二詩得名。

明初林子羽鴻以詩學倡。三山後人效之。因有閩派。如「山鐘知遠寺。海月憶貧家。」「溪橋寒吐月。驛樹晚藏煙。」「淮邊木落南天盡。江上雲寒北雁飛。」「亂山背水孤城晚。獨樹臨關一葉秋。」皆唐人中晚境界。清婉可誦。或比諸高廷禮品彙之中。或詆鄭少谷謝在杭輩爲其所誤。未免軒輊太懸。不足以服其心也。

魏時敏詩：「殘曆愁中盡。流年夢裏過。」「野水帆歸雨。秋山燒隔雲。」「砧杵搗殘千里夢。一尊傾盡百年心。」「南畝雨添耕後草。西齋塵掩讀殘書。」周如埴詩：「柴門去郭無多路。翠竹臨流自一村。」「百花潭上漁竿在。五柳門前鶴徑荒。」之類。不下林初文也。

白燕

海叟卒後。好事者於故里作白燕菴以祠之。題咏成帙。

袁景文以白燕詩擅名於時。然其佳處故不在此。宋轅文嘗評之曰：「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是作家語。「月明湘水疑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上句稍巧。下句則唐人俊語也。「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則全乎溫李矣。「趙家姊妹爭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乃宋學究咏物詩耳。余謂此係定評。不似獻吉之一味偏憎也。新知錄謂凱以元人而入仕籍。感慨風刺。意味深長。

「躬耕豈願將軍顧。肥遯聊成處士名。」「隣翁小圃春相接。漁父扁舟晚更尋。」皆七言警句。

朱竹

道州瀧中有丹竹。宜都飛魚口有紅竹。黔陽有赤岡竹。

周櫟園有朱竹詩序略云：「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着緋。爲賦二詩。」中有「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又「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管留吹赤帝歌。」排比停勻。得其神致。余嚮遊此地。亦嘗見之。乃知眉山寫照。故有粉本也。

照烈嚴陵

何大復題昭烈廟：「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徐文長過嚴陵祠：「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

翁山題恕吳樓：「三分先帝淚。六出武侯心。」自然合拍。至嚴灘頸聯二語。全用文長何也。

明句

金觀察嘗云：「唐人詩中。用地理者多氣象。」余謂明人深得此法。如高季迪送汪參政之陝西詩：「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金文靖龍虎臺詩：「山繞平原煙樹綠。天連碧海暮潮平。」薛文清沅州詩：「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接南條。」李空同登明遠樓

詩「地平嵩嶽窗中出。天倒黃河檻外流。」何仲默華州詩：「天上嶽蓮開二華。雲中關樹引三秦。」李于鱗黔中詩：「江嶂忽分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崆峒詩：「長城雪色常峯盡。大漠春陰入塞多。」王元美嶺右詩：「桂嶺風來秋色早。盤江木合瘴烟多。」縹緲峯詩：「千家射日魚鱗上。百舸穿雲雁字排。」朱蘭峒弘濟江詩：「風定千艫帆影亂。波流中夜月明多。」徐子與玉女潭詩：「石鏡月華流桂樹。錦屏秋色散芙蓉。」邊庭實居庸關詩：「雄吞巨海山形斷。秀壓中原地脈多。」曹能始送人之西安詩：「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吳六益嵩嶽詩：「三花琪樹西壇發。六代穹碑少室多。」于風雲氣象之中。具磊落英多之致。律以唐音。要非元和以後所能幾也。

冲遠

劉水村補史詩弔李忠節云：「吾非莒柱厲。敢以死醜主。正自常事耳。命義逃安所。冲遠誰與儔。睢陽有張許。」自註云：「吉挹字祖冲。丁穆字彥遠。皆晉忠臣。」冲遠二公。不遇水村表出。人亦何從知之。其自跋云：「襄園以來。死忠者蓋不止此。然多所不知。知其詳且顯者。莫如十公。十詩存卽十公不亡。非深於詩。精於理者。勿輕示之。」噫。水村與十公俱不亡矣。如村昭忠逸咏五十律。仿此。

晉孝武四年苻堅陷魏興吉挹死之堅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之多忠臣也。」

茂陵風雨

林初文嘗渡揚子江中流舟覆據書篋而遇救又嘗夢人貽以扇備書「茂陵風雨」四字心甚惡之後以上書得禍因作蛾眉篇以自况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楊子波濤一夜悲」之句。

初文以春秋舉於鄉嘗從戚大將軍游座上作灤陽宴別序酒未三巡詩序并就又嘗抗疏請止礦稅并陳立兵行鹽之策時相承中貴指密揭請逮治即日下獄死二子君遷古度皆能詩「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皆初文遺句。

天醉

陳臥子秋懷詩曰：「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上句用秦穆公夢與天公博事下句則用仲長統「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語。

舊鷄犬

沈青霞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後可以樹人」吾於雲間太倉重有感於斯言姜如須寄學

士云：「梧桐摧爲薪，蘭蕙化爲枳。中夜坐長歎，皓首思君子。」

吳太倉咏古詩曰：「入山山易淺，飲水水不清。一身累妻子，動足皆荆榛。」又曰：「廣柳可以置，置當猛虎蹊。複壁可以藏，藏憂黠鼠窺。」其將終也，遺命題墓道曰：「詩人吳某之墓。」回思「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之句，能弗爽然增痛耶。

清涼山讚佛詩，窈渺恍惚，歌哭無端，以定哀之微詞，寫離騷之變調，綜三朝故事，而融貫於筆端，非深悉當年宮禁之情者，未易窺其底蘊也。咏史諸作倣此。

仙人詩

許宣平賣薪於市，擔上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又題詩菴壁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李白東遊見詩歎曰：「此仙人詩也。」就菴訪之，不得見，留題菴壁而返。詩載全集中。

列仙傳又載：「一池荷葉衣無盡」四句，乃隱山和尚偈，有二首。指月錄作大梅，仙釋互傳，似無確據。

管夫人

虞山觀管夫人畫竹并書松雪修竹賦。有詩曰：「仲姬寫竹如作書，八分篆籀相扶疎。仲姬作書如寫竹，雨葉風枝披簡牘。」結曰：「却笑吹簫吾瞎子，諧謔空傳倒好嬉。」按吾竹房有印章曰：「好嬉子。」松雪嘗攜仲姬畫相示吾，倒箝其印於幀首。仲姬見而訝之，松雪笑曰：「此瞎子謂婦人善畫，倒好嬉子耳。」詩詳有學集。

楚妃吟

「牕中曙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中日暖春闈，香氣亦霏霏。香氣漂當軒，清唱調獨頤。慕含怨復含嬌，蝶飛蘭復薰。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遊歌聲梁上浮。春遊方有樂，沉沉下羅幕。」此王元禮楚妃吟也。真如百轉春鶯彈丸脫手。

筠嘗爲沈約作草木十咏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註。」

得其真

荀子：「桃李蓓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左記室詩：「峭蒨青蔥間，松柏得其真。」出此。

如簧

劉夢得：「七令咏鶯曰：「千門萬戶垂楊裏，百轉如簧煙景晴。」雖用經語，却從風景上。」

描寫章楓山禁中聞鶯曰：「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下一舌字便刻入一層。李石城初入館試，禁苑聞鶯結句曰：「君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晚聲。」用一厭字加一弄字，幾令金衣公子置身無地。回視太白龍池柳色之歌，愛憎天淵矣。

悲感

曹公詩：「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寫出無限纏綿。張司空曰：「前悲尙未引，後感方復起。」是絕妙註脚。後人送別懷遠諸詩，總不能出其範圍。

言懷

譙周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太白讀書言懷曰：「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非个中人不。能道，亦不能知也。漂麥燃糠，翻覺天真錮閉。

大燈

江文通燈賦：「螢光別桂，蛾命辭蘭。」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居民然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大書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蔡公屢作韻事。而屢爲此公所窘。水薤當門之舉。難乎行於今之世矣。諡曰忠惠也宜。

何鏡山喬遠忠惠祠詩：「美芹豈必嫌團餅。嘉樹仍聞譜荔枝。好事已傳埤雅註。行人還看洛陽碑。」
美芹借以翻歐陽公語。餘俱君謨實事。

地棠

大防名鑰有玫瑰集。

樓大防詩：「山裏春風無間斷。海棠開過地棠開。」按地棠細葉柔條。花色黃。人多誤謂薔薇。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五

禹穴

大禹陵三字。乃正德中郡守南大吉所建。

太史公自序曰：「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卽陽明洞也。魏鶴山詩：「禹穴無從一罅通。禹陵原在亂山中。飲泉窆石皆如舊。誤却東遊太史公。」王梅溪詩：「好古貪奇司馬遷。胸中史記越山川。如今禹穴無尋處。洞鎖陽明石一拳。」楊升菴必欲闌入蜀中。著其辨於丹鉛錄。汝南陳晦伯卽以史記駁正之。真不刊之論也。詳見天中記。

「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杏田。」此太白送二季之江東詩也。太白本蜀人。而未嘗妄撫蜀事。升菴并欲將匡山硬扯入蜀。何不就江東二字一思之耶。曹能始有云：「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誇耀爲真。」乃題太白碑者。

茂陵

義山集有茂陵一題。其腹聯曰：「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粧成貯阿嬌。」按唐史。武宗好

遊獵。又親受道士史歸真法錄。深寵王才人。欲立爲后。故通首全借漢武事以諷之。而隱寓其意曰茂陵也。升菴謂第五句是「瑤池宴罷歸王母」。無論他本俱未經見。卽八句內橫插穆王一事。亦覺比擬不倫矣。朱長孺駁之良是。

斐庭裕東觀奏記作趙歸真爲宣宗杖殺。

雷平

襲美和魯望五言。「應在雷平上。支頤復半醺。」

陸、望道院書事寄襲美詩。「可中值著雷平信。爲覓閒眠苦竹牀。」皮有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魯望復和之曰。「想得雷平春色動。五芝煙甲又芋眠。」雷平山在句容縣。有田公泉飲之。能除三尸。南史陶弘景葬此。昭明太子爲之誌。

病櫓酸湖

明末詩文之弊。以險仄居奇。一時名流趨響過當。然原其初意。止因白雪樓邊蹈襲可厭。思有以矯之耳。至其資格性成。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唐兩宋之後。自少此種不得嘗見倪文正手書一幅。似罷司成後過西湖作。此蹟在舊水樓。字如其詩。至今光怪陸離也。詩曰。「叫破鷓鴣夢。粗吟與細呼。柔風扶病櫓。瘦影點酸湖。舫額元題米。堤身合姓蘇。山山有新意。不是

畫葫蘆」徐袁以後。故是傑出矣。

丁東

西蜀嘉定州學宮。有丁東洞。因水聲而名。黃魯直改爲方響洞。系以詩曰：「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爲更名方響洞。信知山水有清音。」書此爲不識丁東者一噓。

黃詩自方干聽方響詩得來：「葛溪鐵片梨園調。底丁東十六聲。」又韓偓詩：「坐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塔岡

袁石公月夜登塔岡詩：「秋山漱漱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衝紅亭。正是馬蹄離別處。」大似趙千里畫意。著色之中。頗饒淡遠。佳構也。

華山百韻

次兒晟讀翁山集有句曰：「名士有緣偏佞佛。才人無命貫從軍。」翁山初爲僧。字一靈。又嘗預粵西戎幕。

番禺屈大均以華山百韻詩受知于陳觀察永祺。遂有王華姜爲之配。然非其至詣也。翁山詩外力祖唐音。而於太白爲最近。張祖望詩：「吾愛屈翁山。詩詞擬李白。」是已。吾欲以竟

陵所云「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移以贈之。

華姜自關中隨翁山過嶺，栖於屈沱，後小有齟齬，遂天死。翁山以詩哭之，慟。梁藥亭陳元孝嘗爲余言其概云。

遠山

張秦娥嘗賦遠山詩曰：「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後流落不偶。劉昂遇之，贈以詩曰：「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絮才高總是情。滿眼時魂招不得，倚爐空聽煮茶聲。」哀怨相遭，何減「重覩雲英掌上身」耶。

蓬萊縣君

費鉛山女嫁宜興吳尙書子，嘗以詩寄父曰：「洞房孤負十年春。」事略同。

王臨川有女，適吳安持爲蓬萊縣君，然琴瑟不諧，居常悒悒。嘗以詩寄父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臨川以新釋楞嚴經付之，并和其韻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惟有妙蓮花。」元澤生前去婦，蓬萊半路出家，介甫平生執拗，而夫人又似過之。佳兒佳女，戾氣釀成，正須以密因了義，消其顛倒，庶幾因緣自然，不至妄想流注耳。

修門

楚詞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註謂「郢城門，楚所都。」柳子厚汨羅詩：「重入修門自有期。」正楚地也。

「金盤露。」「椒花雨。」楊誠齋自製二酒名。嘗賦詩以鳴得意。其結句云：「祇堪獨酌不堪分。老夫猶要入修門。」謂侵早趨朝，須藉以禦寒耳。吳正傳書事詩：「修門此日逢佳客，咫尺清光倘照臨。」錢牧齋應召詩：「三年嚴譴望修門，隨例趨朝又北轅。」皆借指都門也。

危於葉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陳輔之曰：「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不耐寒

胡元瑞謂：黎惟敬喜誦此詩，首句作誰家一女子，與性理所載異。

江進之曰：「寒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絕是唐調。」詩曰：「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常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詩不多見，此首確是六朝家數，不僅作唐調也。

芙蓉一名綺帳。一名拒霜。又名文官花。

枇杷山鳥

陳漢昭題枇杷山鳥圖曰：「盧橘垂黃雨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宴空林裏。竹實蕭疎鳳亦飢。」蓉塘曰：「此詩怨刺之意。見于不言之表。較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及薛令之『首蒼長闌干』之句。辭雖隱而意愈露矣。」

按盧橘非枇杷也。上林賦曾並列。張容父引太白詩。又誤以蒲萄二字作枇杷。

折枝竹

陳仲醇曰：「文湖州竹生平僅見真蹟一幅。乃折枝也。」柯九思題曰：「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蹙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瑛題曰：「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蓬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作三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按湖州寫竹。嘗爲女奩具。後致二家成訟。則筆墨在當時亦無多也。讀東坡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可悟其微。

柳葉

新安有方元白。其妻程氏。名璋。字弱文。方久客不歸。程以楊柳葉題二絕寄之曰：「楊柳

葉青青。上有相思文。與君隔千里。因風猶是君。又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宛是齊梁聲韻。又做退之原道作原愁。及染說諸篇。惜無傳之者。

春歸春在

梅花尼名習靜。

白香山與元集虛十七人遊廬山大林寺。時已孟夏。見桃花盛開。乃作詩曰：「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梅花尼子行脚歸。有詩曰：「着意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二絕可謂得禪機三昧矣。

東郊草堂

謝康樂有云：「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知此則會心處正不在遠。

魏野在陝州。於東郊築草堂。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寇平仲嘗訪之。野以詩謝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真宗祀汾陰。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至。詔圖其所居以觀。盧鴻一後。與林君復共傳矣。

仲先有鉅鹿東觀集。

草堂示弟

岑嘉州題高冠草堂云：「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三十而仕，何以宦情都欲闌耶？許郢州示弟云：「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以文字付之烟波，無怪乎淚痕長滿也。流連二味，不覺作惡者久之。

白雲觀

丘處機應元世祖聘，從獵山東，謂世祖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畋獵非宜。」因罷獵。時中原板蕩，民罹俘戮，長春還燕，使其徒持牒招來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無慮數萬。年八十，留頌而逝。今都城西南白雲觀，卽長春宮也。朱文恪詩：「一言止殺古人難，多少逋臣藉爾安。辛苦捐軀文信國，得歸也擬著黃冠。」文恪名國祚。

王孫爵

洪武三年庚申，君殂于沙漠，詔諡曰：「順帝是年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宋文恪訥壬子過故宮詩：「侯封一代皇孫爵，帝紀千年太史書。」指其事也。宋以勝國進士，歷官閣學，故曰：「街頭野服儒冠老，曾是花磚視草臣。」

王逢吉詩：「秦地舊歸燕質子，瀛封曾昇宋孤兒。」因洪武七年之事而追感之也。

楊花曲

連江陳季立以諸生爲俞將軍大猷所知勸其立武功以自見薦于譚襄毅綸居薊鎮者十年與戚南塘論兵相得已而俞死戚罷見幕府驕橫不法作楊花曲略曰「春光速迅若轉蓬丈夫建樹難爲功李廣不侯馬援謗至今慨歎傷英雄傷英雄徒拂抑鬢華忽似楊花色不如匣劍歸去來南山之南北山北」遂拂袖歸里爲名儒以終陳名第有毛詩古音考

太液波

王蒙少時嘗擬宮詞一首曰「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仁和俞友仁見之以爲盛唐佳作遂以其妹妻焉七修類稿曰「湖州王旬字子宣非叔明也」詩中明月二字作晚涼

細草殘花

「鳥訝山經傳不盡花填月令數仍稀」「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皆唐句也試一參之

老杜詩「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寫景纏綿別有風味其後廬陵效之曰「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閒」亦蘊藉有致又東坡「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

時自呼。」又「鳥不避人如有意。月常作伴若相邀。」皆脫胎於此。

東坡前二句一本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似不如前句之穩。于少保：「野花偏向愁中發。池草多從夢裏生。」詩以道性情。吾於諸公見之。

仄平互用

章碣詩：「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雪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欲論英達算。鷗夷高興固無邊。」通首以仄平兩韵分用。到底似有意爲之者。真倡調也。姚江談公子崑以平仄互拈爲詩病。惜不以此作示之。

高季迪吳宮詞。上句用五平字。下句用五仄字。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謂逸詩語也。沈隱侯：「高門列駟。駕。廣路從驪駒。」全用其語。

布衣

庾信哀江南賦：「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本史記春申君謂應侯語。古今樂錄云：「楚之王子質於秦。作思歸歌：『洞庭兮木落。涔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當是

後人擬作。而子山兼用之。自此轉展相沿。入爲詩料。如高達夫：「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又曰：「仍憐門下客。不作布衣看。」雖用張祿事。而意實出此。

明皇謂李白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後來之紛紛稱布衣者。自問與白之才之遇爲如何。

清菴

翟欽甫。金人也。工詩。有盛名。偶遊清菴。值諸人會飲。不之識。俾賦清菴。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次句云：「霜天明月照蓬瀛。」衆色動。續云：「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始知爲欽甫。延之上坐。玉樓玉壺二字犯重。想冲口而出。不暇計也。

聽月

有豪家以聽月名其樓者。丐人題咏。惟一首。爽朗有致。逸其名氏。「百尺危樓接太清。耳邊消息甚分明。輾空咿軋冰輪響。搗藥叮咚玉杵鳴。樂奏廣寒聲細細。斧侵丹桂韻錚錚。有時一陣天風過。吹落嫦娥笑語聲。」此余丙午歲初上長安。於黃河舟中聞胡予潛誦之。或曰。楚人萬浩挾乩筆也。

翠芳譜謂錢鶴灘詩。

石城懷果

事詳楮記室。

有士人不得志，乞夢於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年成進士，得石城令。夜宿縣界，見四山燈火燐然。顧問寺僧，以清明祭墓者對。其寺額乃懷果也。默理前夢，因借成詩曰：「眼前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即是真真卽夢，石城懷果對清明。」按周禮有掌夢之條，後世失傳，競乞靈於土木，然往往有奇應者，不得謂盡屬想生也。

不平不由

破錢詩曰：「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彈琴詩曰：「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原自不由人。」乃宋毗陵女子李氏十六歲題。前首似藏鋒而實露穎，次首竟與「庭前一古桐，經時未架却」一例矣。

陽五伴侶

北齊陽俊之，好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見

其字誤。欲取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常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噫。打油釘鉸之流。每雕板以充雉匹。其不爲陽五伴侶者幾希。

吳邁遠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然按其詩。特平平耳。與陽五同時人。

近局孤影

淵明田居詩：「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又曰：「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於醉鄉日月。另闢一世界。讀前二句。覺河朔西園絕少山林氣味。讀後二句。覺竹林金谷太逞名士風流。元次山曰：「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陶公有知。應以素心許之。

連山結子

韓昌黎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病將死。汝詳視吾手足。毋誑人曰。韓愈癩死也。」先大夫曰。蘇子瞻詩：「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蓋指昌黎晚節也。而語林以方正歸之。亦見不掩人長之妙。

先公所云晚節者。指火靈庫事。

碁客山精

李贊皇重賦茅山孫尊師詩。有曰：「碁客留童子。」自註曰：「瞿山童。卽先生弟子桃源。

得仙人碁子。載在傳記。山精避直神。註曰：先生初至茅山。童子誤觸法鏡有聲。先生疑山神所爲。書符召之。其靈異如此。又原題二首。結句曰：想君遊下泊。方歎里閭非。按茅山志：下泊宮在中茅西。大司命君昇舉來句曲。立茅舍以候二弟處也。

道書曰：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南徐州記：形如已字。亦名已山。所謂金陵地肺也。

亭臯海日

陸麗京遇沈山子於竹垞。坐次誦其「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句。遂定交。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柳惲句也。王融見之。書於東壁。「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王灣句也。張說手書於政事堂。古之名臣誘掖文人者如此。

孔闥初有才華。未爲人知。謝元暉見其代作讓表。折簡寫之。謂孔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毋惜齒牙餘論。

重碧晚紅

渭南雜興詩：東樓誰記傾重碧。自註曰：絃州。蓋古戎州也。有東樓廚醢。本名重碧。范致能易爲春碧。「北嶺空思擘晚紅。」註曰：北嶺在福州。予少時與朱景參會嶺下僧舍。時秋晚。荔枝獨晚紅。余按少陵詩：重碧拈春酒。殷紅擘荔枝。最爲風韻。文穆欲以春

字易之似從宋世坊庫例以春名酒耳。

無魚有詩

洞庭志

卓彥恭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答。晉之劉宋之呂。俱以捕魚聞。而此翁竟不留名姓。蘆中人後罕見其儔。

水口行舟

楊龜山有水口行舟詩：「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此即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之意。性理大全采之。亦有見。但不必多添註脚耳。

吳與弼咏桃花：「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吳名夢以字行。詩亦可入性理。見李文達古穰雜錄。

布帆無恙

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李太白荆門詩：「布帆無恙挂秋風。」本此。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然爾雅說文俱以憂字釋之。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三

無恙。」黃庭經云：「子能守之，可無恙。」謝眺箋：「簪履獲存，衽席無恙。」則不必泥以爲盡矣。

秋駕

步兵咏懷詩：「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按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授秋駕，明日朝其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秋字或誤作稅字，東野稷見莊子達生篇，顏闔謂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也。

家語作東野畢顏回。

天馬

一作弗，又作佛。

至正二年，拂郎國進天馬，勅周朗貌以爲圖，揭傒斯爲贊。戊申後，此圖流落人間。丁鶴年有詩曰：「春明立仗氣如山，顧盼俄空十二閑。一去瑤池消息斷，西風吹影落人間。」按周伯溫應制序云：「馬高八尺三寸，七度海洋而至。」楊廉夫詩：「佛郎獻馬七度洋，朝發流沙夕明光，任公承旨寫神駿，妙筆不數江都王。」則貌圖者，又是任月山也。

海集有敬書宸翰一絕，註曰：「庚申君手跡。」

請急

晉書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也。老杜贈畢曜。一已令請急會通籍。一本此。

獨食

應休連遺詩曰。一豐隆窮美味。獨食有何甘。一昔羅友每伺人祠。劉毅冒請鵝炙。裴御史自攜七筯以就崔瞻。皆深惡獨食之無情者也。何必鼃鼎羊羹始能僨事。

餘甘

蘇子瞻食橄欖詩。一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一餘甘見左思吳都賦。薛瑩荆揚異物志云。一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味苦。後更甘。一長公雖作虛字用。然亦有來歷也。黃魯直呼橄欖爲諫果。有味。諫軒詩爲敘州蔡次律作。本草曰。卽菴摩勒。與藏經所說不符。

醉歌

老杜簡薛華曰。一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一係天寶十五載詩。而王子安有別薛華詩曰。一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一王著名於貞觀永徽之際。去薛已百餘年。固可怪也。乃于良史又有寄薛華詩曰。一隱几讀黃老。閒居耳目清。一于與李益同時。相去又晚。不知

所寄卽此人否。老杜至以李白比華。而華詩從未經見。尤不可解。

元稹有酬杜甫見贈詩十首曰：「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按老杜卒於大曆五年。微之于元和元年登第。本傳稱其年少。則微之不應見老杜也。詩輒稱名。亦非後生尊前輩之體。

雜箋

西河雜箋曰：今人作詩。以廣輿爲行枕之祕。雖僻縣孤壤。皆有標識。若指點略闊。翻訾不切。不知古人所見者。大山巨浸。汎漉人齒。如「入吳不逢張子布。渡江不識王茂弘」。雖切認無當也。予鄉雲門。與禹穴距遠。而宋考功雲門詩：「山圍伯禹廟。」靈隱與江亦距遠。而駱丞靈隱詩：「門對浙江潮。」太湖與七里灘更遠。而喻鳧泛太湖詩：「灘迴七里迷。」如此不可更僕甚者。盧綸憶崔汶詩。因汶客江西也。故首曰：「夜問江西客。」而云：「晴日游瓜步。」則在揚州。「新年到漢陽。」在湖。「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在嶺。「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又在閩。王維同崔傅答賢弟詩。爲弟客姑蘇也。故首曰：「洛陽才子姑蘇客。」而中云：「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此九江與揚也。「揚州初發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蘭陵今常州。「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一嚴陵。一秣陵矣。「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前溪屬湖州地。「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碁賭山陰墅。」山陰。

西河詩札駁議諸書大有裨於後學。偶記此條。以破世人眼光如豆之病。

洒行舟

梁簡文詠疏楓詩：「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花葉洒行舟。仍持送遠客。」似「楓落吳江冷」一句爲題。而此詩賦之者。

橫石長松

庾開府咏懷詩二十七首有云：「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眞與理當無。」祇此四句。而二十六首之眞與具在是矣。涪翁曰：「士俗不可醫。而世願有在骨難挑者。奈何。」

故翁曰：「俗人自是無因到。雖設柴門不上關。」所以爲閒中富貴也。

鷗識雲留

劉文房泊湘江詩：「萬里無故人。江鷗不相識。」水西渡詩：「何事還山雲。能留向城客。」鷗若忘機。則故人可狎已。雲本無心。奈何淹此留耶。

梨花

楚辭九歎靈懷篇起手六句。靈懷二字。凡五見。

元微之遣興十首有云：「始見梨花房，坐對梨花白。行看梨葉青，已復梨葉赤。」疊下四句，似老杜杜鵑行起法。

微之有野節鞭詩，疊下十六鞭字。

旗葉劍花

楊升菴燕歌行：「楊柳先春旗葉展，芙蓉不夜劍花開。」先春不夜妙甚。從庾子山「都尉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脫化出來。通首俱作俳語，似江總持。

題畫

東坡題畫詩：「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爲道元。」自註云：「般鐵石，梁武帝時人。今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又云：「世所收吳畫多朱繇筆。」按鐵石兩見王子敬帖，非梁人也。朱繇畫苑僅存其名。

子敬帖云：「近與鐵石共書。」又云：「知鐵石前往。」繇或作瑤。

迴文

傅咸溫嶠皆有迴文詩。江淹別賦：「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謂若蘭也。

蘇若蘭織錦迴文，奇思幻想，巧奪天工，固千古未有之製，亦千古未有之才。武則天序曰：

「計八百餘言。詩三千餘首。」蘇黃諸公循環由繹。詫以爲神。近有因其自序。以五色繪圖。推廣其辭。滔滔無盡者。雖以夜來之神針。運出盤中之妙手。猶未能得其萬一也。景龍時。瑯琊王氏豫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上獻。」明皇時。東平太守具其事以聞。高適代爲之表。此雖不及蕙子之神妙無方。而以閨閣女流。預作未來圖識。覺劉更生李淳風輩有其術而尙無其才也。天壤間乃有此種異物。

上元初。有南海女子製盤鑑圖。名曰轉輪鉤枝銘。凡迴文一百九十二字。皆四言。王勃序之。令狐楚跋。

白布題詩

沈太史懋學與方侍御書曰：「聞兄疏上。署中夜坐。挑燈不能成寐。至四鼓。夢有持白布一幅求題隱居詩者。卽書曰：「烟霞萬壑護茅廬。絕頂新開一徑餘。誰爲蒹葭分白露。祇因秋水到漁磯。」醒來報兄有歸旨矣。僕何預聞佳兆如此。亦大奇哉。詳見藝苑彙雋。但磯字疑訛。

扣角歌

見葆光錄。

有僧於婺州山中。見一叟騎牛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世界連仙界。瓊

田有路通。僧遽揖之。不顧而去。入之高士傳中。知其不肯歌白石爛也。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六

形影神

張邇公刻。遐字作促字。我字作汝字。

玉澗雜書曰：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意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遐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忻。誰當爲我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力者。僅在遐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壽。爲善而見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及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使其聞道更進一關。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以此心之神也。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人。

矣。

千金軀

方巨山曰：淵明飲酒詩：「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喻軀，軀失則寶亡矣。坡公曰：「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余謂巨山非獨誤讀陶詩，抑且錯會蘇語。末云：「裸葬何必惡人，常解意表。」

傳消息

宋有兩王著，一醉哭殿庭，人謂思周世宗者；一在淳化間摹帖，不知此屬何人。元時復有一王著，即殺阿合馬於闕上者。

洛陽王著七歲能屬文，十四成進士，少嘗受業於張嘏。嘏東京應舉，久無消息，一日忽遇于通衢，邀入茶肆，嘏賦蝴蝶詩曰：「今夜栖君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忽然不見，著還訪之，鄉人云卒已半年矣。

質羸

謝康樂擬古於劉楨曰：「卓犖編人，而文最有氣。」編字下得好，蓋得氣之偏者也。平視阿甌，自非中道。

建安七子。子建之外。獨數王劉。鍾嶸謂粲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余謂羸莫甚于公幹。如贈從弟三首。一曰：「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二曰：「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三曰：「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一時一事。句法重複至此。回視仲宣之雜詩七哀。有慚德已。

太白洞庭五絕結句。三用不知二字。亦強弩之末也。

高足立身

十九首曰：「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又曰：「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此四句。可作「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註脚。世有托名高尙其志。而坐老窮途者。日宜三復此言。

曹子建云：「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君不歸

鮑令暉詩：「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謝元暉詩：「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前首是瞻望弗及之意。後首是誰適爲容之情。徐孝嗣以二語該之曰：「願君早流眄。無令春草生。」尤含蓄有味。

令暉詩或誤入花蕊夫人集。

河邊雁

楊雄方言「雁一名蒼珂」管子書「雕胡謂之雁膳」

庾子山別周尚書詩「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言簡意盡得比興之神

心最苦

孫名奇逢著理學宗傳戴司農湯宮師出其門

孫夏峯讀許魯齋集題曰「我讀公遺書知公心最苦不陳伐宋謀天日昭肺腑題墓有遺言公意有所取道行與道尊兩義各千古」按魯齋應元世祖之聘遲久方至或有詢之者曰「輕出則道不尊不出則道不行」元史稱其以理學自任與竇默姚樞並重云

乞歸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有詩曰「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

王南原詩「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寄慨略同

虬髯

皮襲美明月灣詩：「松癭忽似狢，石文或如虬。」爾雅：「虬，貓食虎豹。」郭璞註曰：「卽師子也。」消暑灣詩：「山果紅鞋鞞，水苔青髮髻。」髮字當作髯。西京賦：「猛毅髮髻。」王逢職貢圖詩：「神髮髯鬚狀乳獮。」又作髻。

龍君居

張文肅籍本茶陵，而夜過洞庭詩亦以吳地混入於楚，何也。

洞庭山有柳毅井，葛一龍詩曰：「山根一弘碧，中有龍君居。柳生洛地客，傳得涇陽書。」按唐人作洞庭君傳，自是岳陽之洞庭湖，非姑蘇之洞庭山也。毅乃郴州人，郴人至今過洞庭者，以鄉串禱於其廟，則無風波之險。留青日札載嘉靖辛丑王中書與神女詩，似亦未確。何仲默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則寄題君山也。

連昌宮

曾南豐曰：「津陽門長恨歌，連昌宮俱戴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麗，至長官清貧，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由興也。」祿山宮中養作兒，虬國門前鬧如市。險陂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耶。微之敘事遠過二子。」余按南豐此論，似屬皮相。此彭淵材所

以爲五恨之一也。

午橋莊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得裴晉公午橋莊爲別業。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嘗有詩曰：「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尙書。」師亮司空字也。諡文定。

一柱觀

南史：「臨川王義慶于羅公洲造觀甚大，而惟一柱。」博物志曰：「在江陵。」

劉孝綽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按一柱觀在松滋縣，相傳爲魯般所造。俗呼木屐觀。三休卽章華臺。楚王饗客，三休而至其上，出賈子。

賣聲兒

謚字永和，樂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李謚愛樂山水，高尙之情，長而彌固。常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賣聲兒。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詳見北魏書。較李元忠以素琴濁酒邀神武于道上者，似勝一籌。

賣聲出莊子。

豪氣蓋九州

乾道丁亥。朱元晦如長沙。與張敬夫講學於嶽麓書院。倡和諸詩。備載院志。敬夫贈別元晦一首。失載。有曰：「君候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宸言動宸旒。」乃追述隆興癸未入對垂拱殿事也。晦翁以理學自任。而南軒以豪氣擬之。黃勉齋有云：「乾淳諸儒論議。與晦翁相表裏者。南軒一人而已。」又曰：「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原註引蘇頴濱逍遙堂詩作證。似非南軒本旨。殆用韋左司「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也。

性理載南軒感興詩二十首。於太極反覆言之。其曰：「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蓋謂周元公茂叔也。無極出逸周書命訓解。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衆樂亭

山谷詩：「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

錢公輔知明州。於月湖中作衆樂亭。名賢題咏成帙。惟司馬溫公一首。至今人傳誦之。詩曰：「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江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鑿。何以知家

給笙歌滿水濱。以獨樂園人賦衆樂亭詩。可謂自然合拍。

岫嶼

吾越夏王廟所勒石。卽此碑也。甲子秋。宿于嶽麓。欲往尋。寺僧以險僻力阻。遂快快而返。

岫嶼碑在嶽麓之上。金壺字考云。音矩呂。然考之蘇子瞻詩。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岫嶼。與叟字叶。則當作構。方銳巖詩。蟲文鳥篆不可識。如讀岫嶼神禹碑。作平聲用。又當是勾樓。平仄互異。似無定音。昔楊誠齋好看韻書。晁京迺日課音韻十五字。識此以爲拈詩者勸。字考乃宋僧適之纂。

升菴禹碑歌。安貼排鼻幾與退之石鼓歌爭雄。退之岫嶼峯詩。妙于用短。升菴此歌。巧于用長。

魚棗

庾肩吾侍蘭亭曲水宴詩。踴躍頰魚醉。參差絳葉浮。江總侍宴宣猷堂曲水詩。醉魚沉遠岫。浮棗漾清漪。按杜篤被禊賦。浮棗絳水。酌酒釀川。蔡邕月令章句。暮春鮪魚時至。張協賦。遊魚瀾滯於綠波。二詩蓋隱括其義。

花勝

續漢書輿服志。太后入廟。左右橫簪花勝。釋名曰。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

唐制。人日賜百官剪綵花勝。沈雲卿應制詩：「千官黼帳杯前壽。百福香奩勝裏人。」

賈充典戒人日造花勝相遺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

職田

盧肇書春牛榜子詩：「不得職田饑欲死。兒儂何事打春牛。」職田者。卽古官田之遺制。自周以後。其法不常。隋開皇中。從蘇孝慈言。始有定制。至唐開元間。停給。旋又復之。永泰元年。以職田充軍糧。肇係咸通中人。想此時猶未復也。宋真宗時。復職田。天聖七年。詔罷天下職田。范仲淹上疏論之。慶曆時。限職田。紹興再復。元成宗時。鄭介夫上言請復舊制。李俟菴義役謠有「職田子粒尤難輸」之句。是延祐以迄至正猶相仍也。明初官田之賜。止及勳戚近臣。而周禮之遺意遂亡。

省斂

荀悅論漢武曰：「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吾于明皇亦云。

唐明皇幸湯泉詩：「薦鮮知路近。省斂覺年豐。」華清之役。窮極豪奢。而美其名曰「省斂」。豈果朕瘦民肥之初意歟。漢章帝秋稼觀穫。詔禁逢迎煩擾。曰：「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於薦鮮之義無聞此。至性愷悌。所以卒稱爲長者。而驅令供頓。遂致貽譏于兩截也。

題柱

黃佐南征詞：「殷勤供廟薦，瀟灑事宸遊。祕戲徵西域，迷樓構北辰。」武宗可謂兼隋唐之勝。隋煬帝在廣陵，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蕭妃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因題東南二柱，有云：「閒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又有宮婢羅羅者，帝嘗戲之，羅畏蕭妃避去，亦嘲之曰：「幸好爲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其後蕭陷蕃邦，復預唐家宮讌，其去羊后之歸劉曜者幾何。

宋明帝嘗令虞通之撰妬婦記，惜其書不傳。

愜當

顏介家訓曰：「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曰：「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曰：「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阻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旨哉。斯言可爲輕於涉筆者戒。

及時

樂安有四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

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求二衫段以詩投之曰：「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寶。爲惠當及時。」

無待秋涼日。」溉答曰：「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令廉夫貪。」觀此則知葛衣之痛。不必待西華而始見也。「八蠶」詳見丹鉛錄。瑯琊代醉編。雲夢藥溪談。

轉華菴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乩仙詩一首曰：「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自還。」筆力森挺。似非僞托。

蒙山茶

茶字肇見玉褒僮約。孫樵呼爲晚甘侯。

六經無茶字。或云卽茶也。張孟陽登成都城樓詩：「芳茶冠六州。」茶字始見吟咏。魏鶴山有卬州先茶記：「自宋以前。皆製爲餅。碾而煮之。且有加鹽與薑者。」薛能烏嘴茶詩：「拒碾乾聲細。撐封利穎斜。鹽損添常誠。薑宜著更誇。」范石湖詩：「未暇煎茗和薑鹽。」是宋猶然也。其按葉而淪以湯。則自元明間始。黎陽王味蒙山茶詩：「聞道蒙山風味佳。洞天深處鎖煙霞。冰綃碎剪先春葉。石髓香粘絕品花。蟹眼不須煎活水。酪奴何敢鬥新芽。若教陸羽持公論。應是人間第一茶。」稱許之至。幾與穆陀樹葉爭衡。然近來茶品最多。未可遽爲甲乙也。

七椀

玉川叟七椀茶詩脫胎于沈炯獨酌謠。東坡嘗遊杭州諸寺。一日飲釅茶七椀。吟曰：「何須魏帝一九藥。且盡盧仝七椀茶。」又試院作煎茶歌。末句即用玉川語。

玉童

羊祜父名道先。娶孔融女。繼娶蔡邕女。

長慶集有談氏小外孫玉童詩。頸聯曰：「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按：羊叔子有讓爵表薦其舅于蔡襲。是中郎有子矣。第羊所自出。則非文姬子。幼楊惲字。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蔡氏邕女也。」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金牛峽

金牛峽一名五丁峽。在甯越州北五十里。張儀司馬錯入蜀之路也。胡曾有詩曰：「山嶺千重擁石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噫。蠶叢魚鳧。開國茫然。造物欲聲教之廣被。自不能不假手於五丁。從古迄今。甯獨一金牛峽爲入蜀之道哉。

黃叔度語負薪者曰：「藍關之險。平於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場。所以慷慨而悲歌也。」

五台山

水經註：「溥池水。西注五臺山。是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

山名清涼。嘗有一萬肉身菩薩于內修行。柳子厚云：「雲代間有靈山焉。與乾竺鷲嶺角立相望。卽此山也。」遊人題咏不乏。而擅場者絕少。如「雄臨絕塞風霜苦。寒逼新春草木疎。」王琮句也。「雨少四時山自潤。雪當九夏地偏寒。」蔣瑄句也。「孤峯聳翠連三晉。八水分流潤四方。」釋覺同句也。「清磬有聲常出樹。古碑無字漫封苔。」蔣誠句也。碎金寸壁。時或有之。求其發皇揚厲一空千古者。不數數見也。豈境當邊徼。名公鉅手未能接踵而來耶。抑山靈自闕不欲顯名於塵世耶。

故山自寫

浮休居士。芸叟別號也。唐有張鷟號浮休子。卽所謂萬選青錢者。宋有張鷟著朝野遺記。

張芸叟善畫。多所題識。題劉明復秋景曰：「我有故山嘗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張名舜民入黨碑。嘗有快快之色。其女亦能詩。咏蠟燭云：「莫訝淚頻滴。只緣心未灰。」蓋諷之也。後歸司馬朴。

侯延慶雅聞錄作：「尊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似不如原句之穩。

統字

王建宮詞：「柘黃新統御床高。」韻彙云：「統去聲。晒衣竿也。」別本作帕字。俗甚。

埤字

晉語醫和對趙文子曰：「松柏不生埤。」荀子：「埤汚庸俗。」子虛賦：「其埤濕則生藏
箕葭兼。」劉向諫起昌陵疏：「增埤爲高。」稽康聲無哀樂論：「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皆
作卑字解。王褒山家詩：「衆林積爲籟，園竹茂成埤。」老杜題省中壁竹埤二字祖此。

不字

一音臬。一音虐。

蘇子瞻丹桂詩：「幽芳本長春，暫悴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不。」又園中草木詩：
「牽牛獨何畏，詰曲自芽不。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此字此韵，從未拈出。

軟弱

史記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漢書：「漢王尊之子伯爲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劉
越石詩：「嗟余軟弱，弗克負荷。」當是用漢書語。

天長地久

張衡思元詩：「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高彪清誠詩：「天長而地久，人生
則不然。」抱朴子用之於文曰：「大陵偃蓋之松，上谷倒生之柏，皆與天齊其長，與地等其久。」

也。」

盧綸有天地長久詞三首。

舊府

一作過崔亮州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掾。註云：「安平公所薦也。」須考。

李義山過舊府寄諸掾詩：「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上句用拾遺記田疇哭劉虞事。非泛引阮宣子也。下句則史記趙氏事。

此必令狐楚第也。然飛卿有「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悉帶鈴」之語。何得如此寂寥。義山又曰：「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緣得再窺。」則不滿于綯可知。

白雲遊

南齊褚伯玉字元璩。隱居瀑布山。王僧達邀入郡。信宿而遁。僧達與丘珍孫書曰：「褚先生舊從白雲遊矣。」孫逖詩：「只疑仙路近。夢與白雲遊。」本此。于鵠詩：「獨來多任性。惟與白雲期。」更切。

荔枝來

張曲江荔枝賦：「物以不知為輕。味以無比為疑。士無深知。與彼何異。」

遜齋閒覽曰：杜牧華清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荔枝六月方熟，詞雖美而非實事。墨客揮犀亦云：余謂長至元旦，諸大朝會俱在正衙，必無行宮度歲之理。况有春寒賜浴華清池之事，安知六月不復遊驪山乎？

程大昌雍錄云：「十月往歲盡還宮。」此亦一證。

蘭生

事見龍城錄。

魏鄭公徵善治酒，有醴醪翠濤二品。太宗嘗賜以詩曰：「醴醪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漢武百末旨酒，見寶鼎歌。師古註曰：「百草花之末也。」玉薤，隋煬帝酒名。

「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醒。」刻本誤作百味。

玉堂

世人稱翰苑曰玉堂，以宋太宗賜蘇易簡詩：「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也。然此二字肇見於楚大夫風賦。至漢則有殿名玉堂，在太液池南翼，奉傅久污玉堂之署是也。文翁講室

亦號玉堂。楊雄解嘲：「登金門，上玉堂。」謝朓後園賦：「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沈寥。」古樂府：「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薛維翰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則是白玉亦如鬱金之類，不必以飛白翰苑爲定名也。

七歲及第

鄭谷有贈劉神童六歲及第詩。

賈參政黃中幼穎悟，讀書等身。七歲以童子及第。李司空昉贈以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七歲神童前有劉孝綽，後有李東陽，而黃獨以及第聞。若晏元獻，殊七歲賜同進士出身，則以張知白薦之耳。

名臣言行錄曰：「殊召試闕下，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有此賦，乞別命題。』」

溝水詩

劉原博八歲作溝水詩曰：「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人目爲聖童。後與蘇平晏鐸諸人爲景泰十才子。

原博送盛御史，按廣東詩最喜送人。「冰雪霽臺中，老柏讓孤標。」卽盛昶也。

疑塚

俞左符輟耕錄作俞應時。綠雪亭雜言誤指爲元人。

曹瞞死作疑塚七十二。宋俞左符有詩曰：「生前欺人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其後馬氏據有湖南，效其故智，爲疑塚于青草城東，且多至數倍。王莊有詩曰：「疑塚何勞苦用心，沒堆青草獨相尋。屈原只葬江魚腹，留得香風直至今。」

有知音

漳何疑塚。北人歲歲增土於上。范石湖奉使過此，有詩曰：「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曾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七十二塚不知作何封法。老瞞地下，應笑番邦無復有識捉刀人者。

按武墨葬乾陵，俗呼爲阿武墳。前列諸貴人陪葬，亦疑塚之類。其碑係僞周自製，金填其字，後人題咏無算。余嘗特往視之，有大金御弟郎君題名書法，絕怪。

水葉風絲

六朝駢麗之句，書不勝書。然生成一種風格，不得混入晚唐。若「浴鷗開水葉，戲蝶避風絲。」纖巧殊絕，似「蘭畹金荃」中語。邵二泉謂是阮嗣宗作，豈步兵遂降格至此耶。抑別有

一嗣宗也。陳文惠有「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之句，彷彿近之。

唐有詩人儲嗣宗，阮字豈儲字之訛與。

詩囚

昌黎嘗夢人以文書一卷，強令吞之，旁有一人拊掌而笑。後遇東野，正夢中所見者。

孟東野慈母手中線一首，言有盡而意無窮，足與李公垂「鋤禾日當午」並傳。餘如峽哀杏殤之類，「邊幅窘縮寒」字不足以盡之，而昌黎謂孟郊詩高出晉魏，浸淫乎漢，未免揚詡過情。東坡曰：「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遺山曰：「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信已。

東坡詩如其書，劍拔弩張之氣，時時露諸筆端。若送嚴蒙赴玉局觀題，張競辰萬卷堂二首，格律嚴整，似唐音矣。遺山亦以氣勝，其穠郁處，於七言近體見之。

蹉對

庾子山：「交河望合浦，元兔想朱鳶。」徐孝穆：「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皇甫冉：「行人隨旅雁，楚樹入湘雲。」耿漳：「聳刹臨回磴，朱樓間碧叢。」俱五言蹉對。

王元之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洪覺範謂「多」字當作「親」字。

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也。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所謂交股對。亦謂之蹉對。按李文山「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唐人故有此格也。

石田

謝遺塵事詳松陵唱和詩。

黃文獻贈石田鍊師詩：「石田外史丹山住。如此溪山得此人。高咏久無皮襲美。清風復見謝遺塵。門前飛瀑長翻雪。洞口幽花淺駐春。老我京華歸訪隱。抱琴安得日相親。」石田者。道士毛永貞也。

尤楊

楊誠齋和尤延之覓道院集。遣騎送呈七律一首。其起句曰：「與君鬢髮總星星。詩句輸君老更成。」結曰：「誰把尤楊語同日。不教李杜獨齊名。」延之嘗戲誠齋曰：「楊氏爲我。」楊卽應曰：「尤物移人。」是嘲謔亦齊名已。

黃徐

黃九煙與徐野君同集。汪憺漪許黃有句云：「徐孺客中元第一。黃童天下可無雙。」上

句極推野君。下句乃引以自遜也。徐和曰：「席上逢人多落落。鏡中自許只雙雙。」避故實而運以疊字。覺松陵唱和太費推敲。

戊午秋。將從軍入閩。別野君於雁樓。以百果詩見委。走筆應之。并以小詞求正。明年郵寄弁言一篇。於漳南元晏先生。謬承推獎已。

十三絃

蘇長公外記云：東坡將還都。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攜一琴來。有十三絃而中破。坡歎息。殊曰：「雖破可修。」坡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事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覺而忘之。及夜復夢殊來。理前語。方驚覺。而殊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乃不知。按和璞與房瑄發松下石甕。得所埋手書。瑄始悟已爲永禪師後身。坡屬五祖戒和尚轉世。豈戒又屬永之後身歟。

去不還

孫伯融炎以都事知處州。書幣迎伯溫不至。貽以劍。炎還之。報以詩曰：「還君持之奉明主。若歲大旱作霖雨。」敦請再三。乃出山。

劉青田以佐命雄才。時當末造。揆其初意。亦未嘗絕念於庚申君也。如雜感諸咏有云：

「淮海風雲連鼓角。湖山花木怨笙歌。古戍有狐鳴夜月。高岡無鳳集朝陽。江湖滿地蛟螭浪。杭稻連天烏鼠秋。高牙畫戟尊方伯。繡段黃封出內朝。塵埃不辨風雲色。雨露全歸枳棘花。濟世何人希管樂。隱居無處覓求羊。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深爲廟廊憂。雄豪竊據皆屠狗。功業與台盡續貂。」胸中眼底。有無限牢騷鬱勃之氣。迨其後題望江亭曰：「興亡莫問前朝事。江水東流去不還。」天時人事。總付之不言之表面而已。非好以詩鳴也。

伯融迫之於前。惟庸扼之於後。吾欲以「空中變化觀龍現。塵世蒼涼誤鳳來」二語。括其生平。

安歸

稽叔夜述志詩：「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蟪蛄宅。神龜安所歸。」五君咏所謂立俗忤流。議者以此。阮嗣宗詠懷詩：「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所謂識密鑿亦洞者。以此。東方朔云：「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設丁其時。甯爲阮。勿爲嵇。」卑之無甚高論也。

楊子雲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劉彥和曰：「標心於萬古之上。送懷于千載之下。」述志咏懷如此。領會始得。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七

識道知理

王摩詰詩：「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又曰：「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劉昫作右丞傳曰：「維兄弟俱奉佛，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爲樂。」豈凝碧池後，有戒心而然耶？然讀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鍾，非晚年論定也。

烏皮几

謝朓有烏皮隱几詩。

高士傳：「宋明不仕，杜門註黃老，孫登遺以烏羔皮裹几。」右丞贈慕容承曰：「紗帽烏皮几，閒居懶賦詩。」用此。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坐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彈碁卽方褥也，故曰坐，非與人對弈之謂。

三癸亭

李荷澤選皎然詩有三癸亭一首發端曰：「秋意西山多。列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疏址隣佛寺。」自註云：「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立故名。」顏名陸創謂魯公清臣處士鴻漸也。

按皎然名清晝。顏魯公集聯句可證唐藝文志誤。山堂肆考爲正。

君子行

齊已有白蓮集。張光憲序。宣和書譜云：「已項有瘤。人目爲詩囊。本姓胡。名得生。」

齊已作君子行曰：「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梧桐不高。鳳皇何止。」吾聞古之君子。行藏有時。進退求已。榮必爲天下榮。恥必爲天下恥。苟進不如此。退不如此。亦何必用虛僞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其讀李白集曰：「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馬太青評前詩曰：「光明俊偉。賸儒差殺。」又曰：「能使李白心死。」

王彝題太白像曰：「青天無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河渚。」通首傲岸。可以呈似青蓮。嘗著論力詆楊廉夫。以爲文妖。後與高啓俱死。魏觀之禍。

青蓮谷

長興臧侍御喟亭題青蓮谷云：「丹崖翠壁豈寒盟。好句曾留在化城。自古遊仙隨處是。清風明月嬾將迎。」按太白嘗讀書廬山。老杜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喟亭

卽用太白語作起結。自是本地風光。

臥龍眺月

乙丑客長沙。喟亭攜楚遊詩索序。今其稿已失。甲申在桃州。朱刺史以喟亭遺照見示。有二絕曰：「三江東望是蓬瀛。銀漢光浮苦竹城。遙憶當年臨眺處。蒼苔零落舊題名。」「曾城雄峙越王台。絕頂浮雲徹夜開。我向畫圖頻掩袂。纖阿起處待君來。」蓋臥龍月眺月圖也。

風雨虎丘

兄名永修。字敏來。十三遊庠。十九而夭。有子維翰。孫曰汝爲。皆以文行世其家。

先待御舅有十子。余呼兄者一。餘皆弟行也。兄早世。其二漢章名倬。英才逸氣。走筆成文。二十二客死。婦翁官署。遺稿罕有存者。嘗記其風雨渡江有：「小艇鯨鯢三月渡。孤江風雨一人歸」之句。又虎丘詩曰：「霸業不終羞作虎。劍痕未泯孰爲龍。」而全篇失傳。

賭墅簪花

王曼仙倩遊嶺南。有紀懷詩四十首。內有見懷一首曰：「萬卷何當羨五車。同袍異姓隔天涯。」曼仙與余爲中表。「曾經峽口傳神女。」指余楚遊事也。「空立樓頭望主家。」余在都屢館于金張之第。「少傳棋枰觀賭墅。」謂侍御舅有宅相之稱。「夫人筆格喜簪花。」謂

先慈素喜臨池。傳經共道推元季。荀氏諸兒敢並誇。指昱晟也。曼仙珊瑚瑣骨。試輒冠軍。竟以中酒被疾。憤懣而死。倪無功會鼎馬大青青。及余皆有序。會當代梓以問世。

把酒吟詩

韋莊詩：「能詩豈是經時策。愛酒原非命世才。」吾欲以此一語規之地下。

又一首曰：「把酒會同哭杜翁。吟詩又見弔諸公。」自註云：蔣杜陵逝世九年。吳雪舫姜克猷相繼訃聞。翻將季子金刀掛。可惜姜生布被空。「新鏡彩鸞應有淚。」自註云：克猷新納少姬。「舊樓紅鶴竟無踪。」自註云：雪舫宅有紅鶴堂。「漢水花裏開門坐。賸得良宵隻影中。」三君皆與余契。誌此以示車過腹痛之意。

曼仙有空翠詞。與雪舫吹香詞並傳。

清敏先生

朱謀埠亦獻王七世孫。諡貞靜先生。有枳園集。

朱多炆。寧獻王孫。嘗變姓名爲來相如。偕吳明卿訪王百穀于金閶。訪王元美于弇洲。有集曰倦遊雪浪。選定之。諡曰清敏先生。過龍沙詩曰：「草昧君臣定。壺漿父老迎。」蓋太祖下江西事也。正排渠篋森嚴。其送高廉訪之蜀一首。句句典核。却是唐人家數。

無家有賦

徐學謨守荊州。趙郡宋登春以詩投之。有曰：「無家自合依劉表。有賦誰能薦長卿。」徐後以大宗伯致政。登春復訪于吳。餞別城外。趨呼：「榜人勿我誤潮信。」掉頭徑去。抵海口。跳白波而逝。

宋子應元。號海翁。晚寓江陵天鵝池。又號鵝池生。嘗游京師。時謝榛詩名籍甚。生見而唾之曰：「此以聲律傭丐者也。」

滴夢梳骨

東野詩：「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升菴詩：「春鉏胸內貯石。闕口中生。」寫出才人潦倒之狀。不堪回想。太白有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一杯水。」

孤桐蘿藦

張曲江雜詩：「孤桐亦何爲。百尺榜無枝。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又曰：「蘿藦必有托。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味其語氣。當是偃月排擠之候。羽扇自况之餘也。

一代言

樂天與微之書：「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

處則詩相娛。知我罪我。卒以詩也。」

白香山贈樊著作詩。以陽城興起。元稹又將劉闢庾氏。盧從史。孔戡。參錯序之。其末乃曰：「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代言。以備史闕文。」戴道默曰：「直是飭諭白之手。樊之耳。皆千古。」

知音知己

儲光義詩：「知音盡詞客。方見交情難。」又云：「希聲盡衆人。深識惟在己。」陸放翁有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可爲儲詩合註。

蘇轍城曰：「儲詩高處似淵明。平處似摩詰。」

捧劍

「青鳥啣蒲萄。飛上金井闌。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此郭氏蒼頭捧劍詩也。其題牡丹并留別一首亦佳。倘令蕭穎士家兒見之。定當把臂爲莫逆交。誰謂髡鉗中無異人耶。餘見雲溪友議。

萬曆時。南海歐訓導。有僕曰李英。字少芝。以詩自見。宋轅文嘗稱其清勁可誦。能宗其主人。

奴才子

水經註：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既敗，劉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真奴才也。』」又郭汾陽自謂諸子皆奴才。老杜寄高適詩：「主將奴才子，空同足凱歌。」時適爲河西書記，哥舒方以功名顯，奴才二字兩下，俱無交涉。按史記：「蘇秦謂張儀曰：『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奴字當是收字之訛，與足字對恰合。

中使貴

高煦感與詩寺人一篇有曰：「家奴壞王道，慮患防須早。」不意庶人有此遠識。

韓邦靖字汝慶，與兄邦奇同舉進士。觀谷太監出軍歌：「五千精銳下良鄉，雲裏旌旗鬪日光。諸將不知中使貴，夜來馬上別君王。」按正德三年，乾清宮災，汝慶爲水曹郎，應詔陳言云：「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繫詔獄奪官。金射堂曰：「讀此詩，則前二語乃實錄也。」邦奇字汝節，卽苑洛先生。

狀元兒

宋眞宗東封，放梁固以下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固，灑子，師德，去華子也。又安德裕與其子守亮亦父

子狀元。見文獻通考。

平康夜過

徐通崇甯中狀元。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是宋朝狀元之老者。通又在陳同甫之上矣。而文昌雜錄。遜齋閒覽。皆謂梁灝八十二歲。載其謝啓云云。然按灝本傳。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三。則灝及第正二十三歲。實少年狀元也。何文肅喬新題梁祕書墓詩。亦考晰未盡。

稽康聞長嘯於蘇門山。在魏晉之際。孫綽作蘭亭序。在永和之時。筆叢反以孫登爲綽之子。其倒置如此。何以服新都之心耶。

二十三

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作解嘲詩曰：「讀盡詩書四五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鶴林王露載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其年。對曰：「七十三。」問幾子。對曰：「未娶。」遂以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爲詩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義與修同出一轍矣。

陳修山堂肆考作陳敏修

鶴仙靈

周宗伯洪謨計偕日舟泊邗江夢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問其姓曰「吾友鶴山人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留都以詩訊維揚守王三原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訪諸耆舊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啓宗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卒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復之右見雙槐歲鈔

鉅公名宿于禪定中易形而來者比比皆是若友鶴則又似羽客矣黃涪翁前身是一女子夢中指其腋氣改葬而愈輪迴之說故當不妄

石材廟

瀘溪贈澹菴詩「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

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敵泊舟廟下夢神告曰「速行敵且至」遂放舟趨章貢後封廟神剛應侯胡澹菴乞斬秦檜寺丞陳彥柔以啓賀之坐貶安遠南行過此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

見告。逐客幾時回。時王瀘溪以詩賀澹菴。亦貶辰陽。孝宗朝。瀘溪召赴闕壽。踰九十。而彥柔竟卒於貶所。瀘溪名廷珪。彥柔名剛中。詳見鶴林玉露。

玉帶生

張都事玉帶生歌有曰：「鸞刀夜割黑龍尾。碾作端溪蒼玉砥。」蓋咏文丞相遺研也。有曰：「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想。謝公古文今所師。西台一慟神血垂。獨持老瓦出門去。冬青樹邊書憤詞。」是此硯爲臯羽所得而後流入會稽也。但原序詞多隱約。而冬青事又與遂昌雜錄不符。所云上皇者。豈此硯爲紹陵所賜歟。

丞相硯銘四十四字。詳本集小註。

圓圓曲

陳沅也。宋轅文虎臥遼陽已十年。口不過邵爲章君臣父子總無公之句。

吳梅村圓圓曲。其發端曰：「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二句已概括一篇之旨。以下只參錯序事。使人自得於言外。至結尾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明明以「忠孝」二字作兩頭關鍵。其雜感有云：「只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尤見味外味也。

進士將軍

郭彥章詩：「梁震每稱前進士，灞陵誰識舊將軍。」

「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塞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錕鍔搖落星辰氣，韎韐沈涵虎豹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此閣古古贈太康軒綖詩也。軒初生時，其父夢劉將軍入其室，因以爲名，而字曰公劉。頸聯二語蓋指此閣名爾。梅沛縣人。

古古題函谷關曰：「張祿入來人未覺，田文歸去吏猶眠。」深得風人之旨。

青鸞尾

沈石田題趙善長所畫折枝竹云：「青鸞有尾不可割，飛過猶餘五尺強。借得庭前夜來月，倒描一影在東牆。」幼時於書塾見徐文長畫折枝竹一幅，自題其首曰：「青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老眼摩挲看，方知是竹梢。」二詩命意全同，俱可誦也。

石湖

姑蘇上方寺踞石湖之上，與虎丘競傳。袁中郎請虎丘如豔粧冶女，上方如披褐道人，是已然。虎丘吟咏最多，而石湖自許丁卯「一聲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之後，絕無佳者。范致能詩：「一川新漲熨秋光，掛起蓬牕受晚涼。楊柳無窮蟬不斷，好風將夢過橫塘。」殊

有興味。而前後二首不稱。楊鐵厓「三月十日春濛濛」一首。兩句一轉。情敍錯綜。原以花遊曲爲題也。

問道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爲韻。其曰：「寢興與時俱。猶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其曰：「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理也。略見韻語陽秋。

按展如名閔。子玉之孫。仲遠之子。坡集有祭子玉仲遠文。

猛燭

文帝有「炎燭繼望舒」之句。似猛字爲精。

魏明帝樂府：「晝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晉庾闡藏鬪賦：「督猛炬以增明。從因朗而心隔。」蓋周禮所謂賁燭。楚詞所云懸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吐日。」殆指此乎。詳見藝苑醍醐。

歲時雜記曰：「除夕作賁燭如庭燎。」賁字卽賁字之義。

雞人

周禮：「雞人夜呼旦以臨百官。」晉大康地記曰：「後漢時固始公安細陽銅陽四縣衛士習鷄鳴曲於闕下歌之。」明制：「升殿鷄人於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劉孝標文：「鷄人曉唱鶴蓋成陰。」王右丞詩：「絳幘鷄人報曉籌。」

玉帳

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史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玉帳，主將宜居之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謂戌為河魁，主將之帳在戌也。齊賢註謂：「唐藝文志有玉帳經河魁在九星為文曲。」似當再考。袁卓尙友錄作員卓，譜系混淆，難更僕數。

鹿蔥

趙韓王令道士上章訴光美事，手書青詞吹墮闕門，與此正同。

沈休文為梁朝佐命，晚年新進搆之，取所為鹿蔥詩以白武帝，帝銜之，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怒，約以憂死。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麋鹿食。」灌畦老圃

曰。「身處嫌疑之地。口陳形跡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搆于旁。約之不免也。」固宜。

奪情

南陽江陵皆以奪情而干清議。李因柄政日淺。故身後之訛毀猶輕。

趙定宇諫奪情事。予杖歸。沈君典以詩送之。有曰。「愧殺虛名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麟。」江陵於神廟功過自不相掩。于穀山上丘月林書。故是平情之論。

楊四知爲御史。有追論黨惡權姦一疏。蓋因江陵既死。而追論馮保徐爵并及尤七也。陸冢宰五臺見之曰。「太岳嘗貽余一偈。橫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行路客。終是不傷人。」則其剛愎可知。廉峯此疏。足爲人心大快。廉峯楊字也。見詞林館課註。

欲上天

後漢書五行志曰。「隗囂起兵於天水。民間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也。緹羣。山名。李天生曰。「此謠真爲癡妄人寫照。末二句尤奇快。世多蹇者。可以悟矣。」

天鉄因反。

醉如泥

劉毅居齋宮。妻省之。即奏加妻罪。請解齋。故知「閉門迎使客。滅燭看家書。」不足怪也。

漢官志曰：「北海周澤爲太常。恆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時論非其矯激。爲之謠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低迷此歌。恢誕得妙。覺李戴仁「河魁在房不宜行事」之語。猶讓此老道學三分。澤字雉都。

怯如鼯

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又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鼯。」譚苑醍醐曰：「泥音涅。鼯音篋。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李天生曰：「註論最是。古音漸佚。後人妄言轉叶。甚有改其字者。亭林先生韻正所爲作也。」

機上絲

魏有王肅。乃朗之子。隨父在會稽。注易於東齋者。

王肅仕齊。爲祕書丞。娶謝氏。後奔魏。復尙陳留公主。謝氏爲尼來奔。以詩輿肅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恆任絲。」

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此尼殊乏林下家風。公主又無南康器宇。兩賢相厄。不能特置左右。夫人也。

按肅本傳：「景文之孫。奐之子。奐爲武帝所殺。乃奔魏。」陳留卽彭城公主。先爲劉景子婦。前妻謝氏生子紹。肅臨薨。謝氏始攜子女至壽春。紹遂嗣爵。二詩不知何據。諸家每載之。

如循環

伉儷之篤者。莫如徐淑秦嘉。往還贈答。何其悱惻纏綿耶。白頭吟。可以却茂陵之聘。織錦詩。可以息陽臺之妬。吾獨怪夫王子敬之于郗。李易安之于趙。非所稱士女中之錚錚者。而何以迷謬至此耶。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不能不三復于此言。

汗清湖初聘龔氏女。未娶而女卒。繼聘張。將奠雁。設祭于龔墓。哭之慟。夜夢龔來慰曰：「紅蓮大夫欲害君。須防之。」及寤。不解所指。後僉江西憲。過紅蓮渡。忽憶前夢。托故維舟。而解纜者俱覆。張子正曰：「汪龔生未相逢而死。猶相顧如此。世有朝夕相親而終身相惡者。能無愧乎。」汪名應軫。以庶常謫守泗州。武宗時有直聲。

茜衫溫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此文長憶

內詩也。序云：「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下數行。時夜天大雨雪。」文長篤于伉儷如此，不知何以致後妻之冤，前乎此者不止一酈文勝，後乎此者寧僅一屈翁山。

對馬軍

韓維謝堯夫寄新酒詩：「有客忽傳龍坂至，開尊如對馬軍嘗。」自註云：「嘗怪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之句，及得錦屏山題名，有寄樂南府使馬軍送對酒者，然後了然。」余按杜詩以對馬軍爲句，持國似乎以對字截斷，須更質之知者。

月石屏

蘇子美月石屏詩有云：「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星星八角，彤霞鑠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刻畫精到，物無遁形。廬陵所謂「不經老匠先指抉，有手誰敢施鐫鑿。」傾倒至此，洵乎滄浪非易才也。然禪家有「犀因望月紋生角」之語，似望星特因向月而借對耳。通天之暈於星乎何庸。

秋山畫竹

沈石田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有云：「平生見此真有幾，不負長安許道寧。殘山豈合推

馬遠寒林亦宜矜李成。題夏仲昭畫竹有云：「近來畫竹有數家，世人皆愛我不憐。我非能畫却能看，別有苦思通幽元。」蓋百石翁自擅絕技，其所推許非苟然也。二歌甚長，當於本集觀之。

許道寧畫，孫穀祥比之新唐書：「夏昶與張益同年，俱善寫竹，益見仲昭畫竹妙絕，遂不復寫。」此與唐人各畫水火者意同。

畫狀元

吳小仙幼居鄉塾，嘗以倣紙作畫，題詩于上曰：「白頭一老子，牽驢來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蒙師搜得之，驚曰：「吾非汝師也。」遂辭去。其後爲武英殿待詔，宣宗呼爲畫狀元。

小仙名棹，筆墨僅可與平山匹對，而浪受重名如此，彼以紅衫作釣魚人者，能勿致同儕之譖耶。

畫魚

劉進善畫魚，名重一時。魯祭酒鐸題曰：「劉生亦是丹青豪，近來作畫無此曹。戲將秃筆作鱗介，已覺四壁生風濤。」董宗伯其昌題曰：「魚爲水族類最稠，近來畫手安成劉。生綃知雲筆如雨，恍忽變態不可求。」二歌甚長，有神彩氣燄，非獨劉生藉之以傳，亦覺纖鱗巨鬣皆

活潑潑地也。

應夢羅漢

紫柏尊者嘗夢十六僧求挂瓶鉢。翌日購得禪月所繪。捨供都城明因寺。

歐陽炯題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者云：「閉目焚香坐禪室。脫下袈裟點神筆。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通首形容俱極豪放。疑其翰墨有意到筆隨之致。此畫尙在咸陽。丁卯歲鳩茲張岫菴與予同赴靈武。予抱病邸中。張獨至水陸寺觀之。以爲工緻無比。不知卽歐陽所題否。禪月者貫休也。字德隱。

行學規

會稽吳孜嘗從胡安定學。馳名嘉祐治平間。郡人謀建學。卽捨宅爲基。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龜齡贈以詩曰：「右軍宅作空王寺。祕監家爲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中。」人知姑蘇學宮爲范文正故宅。不如會稽學宮捨自吳君何耶。然非太守雅量。恐學規亦未敢行。

伯玉嘗守太平。令司戶曾子固作六經閣記。唐垌指爲王安石爪牙。與李定同稱先輩。謂歷朝小人易識。而宋朝小人難識者。以其多托於理學之林也。

叩銅鉢

齊書蕭之琰與丘全楷並以文稱。竟陵王子良夜集。令賦詩四韻。刻燭一寸。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之有。」乃與楷共叩銅鉢。響絕詩成。觀此覺研京練都十年吟古鏡者。未免迂鈍。

丘全楷初潭集。誤作江洪。

鐘山公

李司空建勳既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以狀賀之。勳答以詩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求退歸青陽。自稱九華先生。未幾復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或以宋公爲比。因賦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可爲知止不殆者矣。

許載吳唐拾遺錄。有齊丘致徐知誥書。實爲勸農上策。而九國志本傳不書。似不當以人廢言。

騎鶴來

葛稚川曰：「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世之妄意求仙者。可以悟矣。

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值。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

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不留姓名而去。人傳呂仙過之。朝野輻輳。平章察罕也。見草木子。

玉霄名賓。睢陽人。嘗提舉江右儒學。後棄家入道。居天台山。

書山瘦

來元成作彙書十二卷。自序末云：「郭清狂詩：市城誰念青山瘦。盡日廚頭不斷烟。青山瘦矣。而薪之類之。樵蘇不已。無乃心爲形役。行盡如馳。汨汨於塵垢糠粃。而口知返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盍若洗心而退藏于密也。」按對山堂著述充棟。而自序乃復如此。知其解者安能旦暮遇之耶。

春秋筆

明祖遣簷同徵楊維禎。楊賦老客婦詞以進。留百二十日放還。又嘗有句曰：「老夫一管春秋筆。留向胸中取次裁。」宋潛溪詩：「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

廉夫病亟。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曰：「九華伯潘君迎我。」遂擲筆而逝。

研露珠

沈約傳曰：「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云：「縹旨星稠。繁文綺合。」知其解者。可與論詩已。

先公遯世以後。手不釋卷。家庋賜書萬軸。朱墨淋漓。兵燹之餘。散亡過半。偶檢宋元詩話。百有餘種。皆先公評隲。并系以詩曰：「老病閒吟萬慮除。桃花亂撲案頭書。祇疑天遣成批點。絕勝清溪研露珠。」識此以見手澤之僅存者如此。

浸野梅

史稱葵年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理宗嘗稱爲儒臣之所難。

趙信菴葵題慧山寺詩：「古木森森映綠苔。嵯峨樓閣倚雲開。山僧不問朝天客。自注冰泉浸野梅。」風骨森挺。足與宗留守岳鄂王旗鼓相當。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八

紀行詩

紀行詩。前有康樂。後有宣城。譬之於畫。康樂則堆金積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則平遠閒曠。南宗之流也。兼斯二美。斷推少陵矣。范石湖有句云。「扁舟風露熟。半世江湖徧。」非足跡徧天下者。紀行詩未易措手。楊元孚灤京雜咏一百首。乃紀行變調。然亦足以備一朝之風物云。

和韻

徐伯魯論詩於和韻一條。極爲詳核。

顏延年謝元暉。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此和詩之始。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此和韻之始。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故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逮及唐人。和意而不和韻。至元白而此風一變。至皮陸而爲之再變。自宋以還。誇奇鬪險。毋論元氣索然。卽腴理之間。

亦覺不相連綴。刻楮雕冰。幾何而不唐喪耶。

東坡和蕭大夫：「贈我皆強韻。知君得異書。」

琴操竹枝

退之琴操。夢得竹枝。仲初宮詞。文昌樂府。皆以古調而運新聲。脫盡尋常蹊徑。至若李賀。盧仝。孟郊。杜牧。賈島。曹唐輩。亦各自立門牆。不肯寄人籬下。雖非堂堂正正之師。而偏鋒取勝。亦足稱一時之傑矣。

義山渭南

李義山。陸渭南。皆祖述少陵者。李之蘊藉。陸之排寡。皆能寓變化于規矩之中。李去其靡。陸汰其粗。其於大曆元和也何有。

松雪之近體。空同之古風。一失之膚。一失之率。皆學杜而不得其指歸者也。

文章之厄

洪覺範曰：「詩至義山。乃文章之厄。」吾謂此言太過。甚於秀鐵面之呵魯直矣。隋煬木刻柳警。昌黎遙拜孟郊。李洞念賈島佛王晉卿禮。楊大年瓣香授記。何以過之。義山生前。有里娘結帶而求。死後有劉筠肖像而禱。不可謂非文采風流之一助也。

筠字子儀。

不如誠齋

史稱誠齋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韓侂胄築南園。屬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遂告歸。

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蘇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如誠齋。」毋乃鳴謙太甚乎。昌黎傾倒于東野。廬陵尊獎于聖俞。特以耽奇之故。不覺言之娓娓。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爲邢尹者。

明詩

戴司農明說選詩。自魏迄明。凡十一朝。除少陵供奉外。僅五十六家。宋一人。元一人。

明詩繼唐人之絕緒。挽風氣於一朝。高季迪。楊孟載。袁海叟。劉誠意。華輅。藍縷。以啓山林。則四傑之前驅也。北地信陽。闢蠶叢而保鳧繹。謂非少陵供奉之遺風乎。茶陵應制諸體。故是台閣規模。至新翻。樂府則獨步一時。鉄雅王筍。不足多也。嘉隆七子。大如王謝子弟。舉止動人。所恨冠裳一例。略無差別。置諸大曆才子之內。未免退避三舍。嗣是以往。各有微長。而鬼不如賀。怪不如仝。若青藤之好。人不住世。惡人磨。世尊有鼻。有眼孔。無頭無尾巴。中郎之船如木屐。大士比鯽魚多。一个莊嚴佛。千秋骨董人。直是佯狂玩世。英雄欺人語耳。詩之爲教。不如是。

也。

街談市語混入詩歌者。濫觴於元白。橫溢於蘇黃。此如太倉之有朽粟。大海之宿死屍。而後人每每效之。審如是也。則荆妻柏酒。盡可咏懷。冷飯枯魚。總堪紀事。而「肩挑兩個括雷公。洗出方知陳本中。」竟可奉爲金科玉律矣。

漢宮篇

崑山王逢年。字舜華。爲諸生時。試經義。多入古文奇字。爲有司所黜。嘗作漢宮篇。有云：「吾道欲興周禮樂。聖朝空老漢文章。」詩名海岱集。王弇洲序之。極推許。而舜華顧時時摘王李句。嗤爲俗調。弇洲怒而排之。卒弗改。同時有袁景休。字孟逸。賣卜于市。嘗摘劉御史詩以爲笑。御史屬郡尉答之。景休寧受答。不改口。尉笑而遣之。蔡九達所謂：「少陵不足法者。尙未嘗頌言攻北地也。」

梅村

張橫渠曰：「詩人之志至平易。今以艱險求詩。何由見詩人之志。」朱紫陽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北地信陽之變。而爲公安竟陵也。舍蒼彝綠。而求瓦棺木瘦也。矯之以雲間。却管蒯而

披縞紵矣。扼之以虞山。舍康莊而趨九折矣。汪鈍翁與計甫草詩曰：「天下幾人稱作者。翰林獨數吳梅村。」又曰：「黃門得名三十載。體勢皆與梅村同。」平心之論。不得謂阿其所好也。

水谷

歐陽公水谷夜行詩。於子美聖俞極爲推獎。蘇則狀其超邁橫絕。所謂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梅則形其深遠閒淡。所謂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二公當日齊名。而蘇頗不足於梅。嘗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按越在天聖景祐間。嘗爲尙書郎。雖以書得名。而時論謂其輕俗無古法。

白袷

禮記：「深衣曲如袷。矩以應方。」註曰：「交領也。」

李昌谷詩：「白袷王郎寄桃葉。」正用大令故事。而坊本誤以王爲玉。遂覺情致索然。按公薰元宵曲：「白袷裁衫玉滿頭。」吳梅村集：「白袷」二字凡數見。蓋自唐以來。不勝枚舉。憶辛巳歲。予爲羊頭小婢所侮。移文詬之。內有「素冠白袷」之句。以其重服橫行也。而不識紵字者。指袷當爲袷。以其狂吹。時亡友趙使君過予相質。予謂：「冠袷自是二物。」摯虞決疑要註：「白袷深衣正喪服也。」此輩文義不通。姑置勿論。卽袷之一字。說文廣韻箋注甚明。若

證之經史文集。則禮記有「不上於袷」。史記有「錦袷。繡袷」。廣異編續異志「有黃袷。皂袷」。不但詩人撫袷已也。趙君曰：「何不備晰其原。以爲妄人針砭。」予咲曰：「是欲以太形作太行者爲教揉之具耶。」附此以博一噱。

荷亭辨論

劉載山序荷亭集曰：「後儒不及前人。由其果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也。」

廬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駁古人成說。有人寄以詩曰：「桃花開徧玉樓春。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觀此則孫楚反金人銘。王粲反金人贊。可以不作。廬名格。東陽人。自任爲朱子忠臣。與章楓山友善。詳見雅溪家乘。

輕雲飛雨

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子安咏滕王閣曰：「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杜少陵題江陵樓曰：「碧窗宿霧濛濛上。朱栱浮雲細細輕。」王合用其意。杜則離而化之。皆善於取材者也。

縱橫舒

陶淵明擬古詩：「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靜觀元化。得天

理流行之妙。莊子曰：「春雨日時，百草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怒字，駭字，二老滿腹天機。

竹香

丹鉛錄所引香字甚多。

少陵咏竹有「風吹細細香」之句。元遺山兩用其語曰：「潭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靜中聞。」又曰：「魚樂定從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

青雲干呂

十洲記曰：月氏國獻神香曰：「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有妙道之君乎。」唐試院以此爲題。王履真有曰：「異方占瑞氣，干呂見青雲，表聖興中國，來王見大君。」敍其事也。令狐楚有云：「色令天下見，候向管中分。」言望氣而應律也。恭惟漢武帝餘烈尙氛氳，推原其所自也。如此相題，可無恍惚物象之譏已。

彭伉遠示：「無爲化將明，至道君林藻，還同起封上，猶似出橫汾。」亦麗貼有情。

霜

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郭璞註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蘇味道咏霜詩：「孕冷隨鐘徹，飄花逐劍飛。」徐文長用以咏劍曰：「揮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下句則用李長吉先輩「匣中三尺水」之句，可謂精切不浮。

岫

爾雅：「山有穴曰岫。」說文從之。黃氏日抄曰：山谷謂謝元暉「窗中列遠岫。」徐季海「孤岫龜形在。」皆誤用。然山谷雨晴過石塘詩有「晴岫插天知畫屏」之句，不幾自背其說乎。

元暉好用岫字：「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帆

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孟襄陽詩：「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舟幔也。詩人多作平聲。徐孝穆詩：「南茨大麓，北帆清湘。」始作仄音。升菴謂在舟則平聲，使風則去聲，以動靜之異也，似太泥。

山帶

張野廬山記曰：「天將雨，有雲冠岑巖，謂之山帶。」陰鏗對雨詩：「山雲遙似帶，庭葉近成舟。」韓翃江州詩：「風吹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裳已報秋。」

白楊

古詩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按通志：「白楊一曰高飛，一曰獨搖。」古今註曰：「白楊葉圓，青楊葉長。」南史：「何妥住白楊巷，蕭賫住青楊巷。」古人未嘗以楊為嫌也。太白金陵詩亦有「白楊十字巷」之句。正韻因十九首「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遂專指為墟墓間物。仲長統昌言曰：「古之葬者，梧桐松柏以識其墳。」則不止白楊也。宋書：「蕭惠開除少府，不得意，剗除堦前花草，列種白陽。」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亦墟墓間意。

樺燭

陳藏器本草註：「樺木似山桃皮，堪為燭。」秦中歲時記：「宰相入朝，金吾卒以樺燭導引。代漏院記，所謂火城也。」白樂天詩：「宿雨沙隄潤，秋風樺燭香。」因其弟行簡自拾遺入閣而言。鄭谷詩：「樺飄紅燼趨朝路，蘭縱清香宿省時。」則借以贈禮部郎中者。嘗見一扇頭賀新婚詩：「樺燭雙開出豔粧。」恐須章平世胃，不可濫用也。

花乳

率字士簡，梁待詔。武帝嘗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兼之矣。」然其詩不多見。

世說所謂「壯哉雀鼠者」即此人也。

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乳以味言，花以色言也。乳字易擬，花字未經人道。

明駝

橐駝蹄白如玉，臥時腹不著地，日行千里，所謂「明駝」也。木蘭詩：「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刻本或誤作「鳴駝」。

唐史哥舒翰在隴右，遣使入奏，常乘白駱駝，日馳五百里。

騫

晉軒江淹知己賦：「聳孤韻以風邁，騫逸氣以烟翔。」謂吏部殷孚也。

杜詩：「風雅藹孤騫。」韓詩：「挾勢欲騰騫。」韻會云：「從鳥不從馬，讀作愆者誤。」楊去奢牋引西都賦：「鳳騫翥於薨棟。」謂即世說所謂「軒翥」也。按楚詞「鳳騫翥而飛翔」賦本此。

霓

蔣渙詩：「三休尋磴道，九折步雲霓。」汪廣洋詩：「倒籐懸宿鳥，絕壁挂晴霓。」則用平韻。

也。
陳思王孔廟頌：「德倫三五配皇作烈仁塞宇宙志凌雲霓。」作入聲。沈隱侯雌霓所本

爾雅云：「蜺雌虹也。一名挈貳。」春秋孔演圖曰：「斗之亂精也。」張衡東京賦：「雲旗拂霓。」叶音孽。原有平去入三聲。范鎮試院用彩霓作平。非誤也。

飛堵

丹鉛錄：「宋世有拋堵之戲。」正韻曰：「七禾切。」或曰：「起於堯民之擊壤。」梅聖俞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堵。」疑卽北方兒童之戲。所謂「打陀羅」也。錢牧齋：「高會堂八百字。拔河羣作隊。蹠堵巧相當。」自註云：「拋磚戲。」

颶母

嶺表錄云：「春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柳子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房千里投荒雜錄云：「南方諸郡皆有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作颶字者非。蘇叔黨有颶風賦。

昌黎贈裴行立詩：「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顧况送從兄使新羅詩：「颶風晴自起。陰火暝潛燒。」刻本俱作颶。

水中央

少陵除草詩：「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自註曰：「去蕪草也。」蜀都碎事曰：「燻麻也。葉能螫人。有花無實。俗呼蝎子草。」按周禮：「薙人善殺草。有水火之化。以舟載致。則水化也。」

閣欄頭

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處。」元微之通州詩：「平地纔應一頃餘。閣欄都大似巢居。」註云：「巴人都在山陂架木爲居。自號閣欄頭。」

史稱板升更雅。

虎樹亭

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山高白月墮。草偃黑風腥。植物鍾英爽。精藍被寵靈。涼陰慎剪伐。留護石函經。」註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葬之塔傍。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關亭樹間。扁曰虎樹。」

西山潭柘寺。有巴蛇二。亦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卽出。以應供。予嘗往尋之。不復見。

天山雪

徐荆菴元禹嘗爲川督幕賓。烏蒙畢節之區。遊歷殆徧。有紀事詩曰：「五月天山雪未收。將軍毳帳怯重裘。却教蠻女三冬跣。採樂淘金捉石猴。」後令華容。幾爲鼓鑄罣誤。余解紛于管亭得釋。有治華集貽余。爲姜蒼厓持去。

來不時

曹子建九咏曰：「臨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此思王借以自况。不自覺其沉痛至此。少陵會得此意。故曰：「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若沈休文代織女答牽牛。王元禮代牽牛答織女。總是借面弔喪。雖悲弗哀矣。

薩蠻江

「薩蠻江上女。樂舞最婆娑。慢擊雙聲鼓。低翻小洛河。」此無名氏無題之一也。抄本一百三十五首。有兀喇江。白石堡。灰擺國。鷹鞬關諸地名。而系以壬寅之歲。當是明史株連播遷口外者。陶燕公弁其首曰：「此卷乃萬里寄歸。慘淡經營。不可卒讀。」云。

燕公名芳賓。筠厂族人。

鳳皇池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起句云：「攝官青瑣闥，遙望暫皇池。」已見比興之體。末段云：「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栖夜有食，此外亦何爲。」有感有諷，何減炎熱場中投以清涼散耶。而元長少年嗜進波及竟陵之譖，迄今觀其遺稿，盡屬琳瑯錦繡，使天假之年，而老其才，徐庾不得專美于後，已惜哉。

沈約懷舊詩：「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融乃僧達之孫，道琰之子也。晉有王融，則太保祥之父。永明中有一王融，則雍州刺史奐之子。元長在隆昌之末，相去十年，同仕齊，同一瑯琊派，亦奇。

戲馬臺

洪景廬曰：「蘇端明事多誤用。」

蘇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曰：「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陳后山謂廣陵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樹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老氏建宮，名以白鶴，非徐州也。

周文襄忱詩：「沐猴不免當時笑，戲馬空傳此地名。」亦指彭城。

麴塵

鄭樵通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用周禮註北戶錄云：「鶴子草，蔓生，其花麴塵色，卽

媚草也。

張樞密樞仲。面目嚴冷。而小詩極有風味。岐王宮嘗有侍兒祝髮爲尼。張以詩贈之曰。「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朵雲。」麴塵疑卽麥塵。前此惟劉夢得。「龍墀遙望麴塵絲。」白樂天。「牆柳誰家晒麴塵。」俱係咏柳。若李義山。「小眼紅牕暗麴塵。」始別用矣。但註家俱未之解。後此則「百尺長條浣麴塵。」亦徐鼎臣咏柳。「綠岸波生染麴塵。」則陸放翁野飲。「彷彿新粧改麴塵。」則錢牧齋咏臘梅。

一束

寇萊公雄姿偉望。冠絕一時。燕寢敞幃。補苴過半。而賓筵嘉會。燭淚成堆。纏頭之費。更爲豪侈。侍兒舊桃。以詩諫之。有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牕下。幾度拋梭織得成。」老乳母外復有此人。後竟預定死期。蟬蛻而去。世間那得有此青衣。

涑水紀聞。「萊公少時頗愛鷹犬。母性嚴。一日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瘡痕輒哭。」

梳粧臺

章宗宿仰山有句曰。「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風。」

梳粧臺。乃金章宗時。季宸妃築。後人誤指爲遼后。按葛邏祿迺賢詩：「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憶金鈿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其落句。蓋因章宗有「二人土上坐」之語。而宸妃以「一月日邊明」對之也。

新安新建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壁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新安新建本色真詩也。若全集所載。多爲道學二字掩却。

晦翁廬山雜咏於古樸中。特饒雋求之致。洗盡頭巾習氣。真軼才也。

移居

杜牧之自序云：「自幼孤貧。八年中十徙其家。」

劉後村移居詩：「隣曲無來往。何由有別情。惟應小牕月。長記讀書聲。」余避地木蓮巷。爲青藤故里。三十年許。鄰里罕識姓名。并有未經謀面者。架上殘書半以質米。求一素心晨夕之人。杳不可得。潛夫此作。足以發吾覆矣。

潛夫論曰：「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已。」

風韻

陸濛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或有勸其節飲加餐者。卽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一日有詩僧知業訪濛清談之際。蔣氏遽自內遞酒一杯。業曰：「已戒。」蔣氏隔簾應曰：「祇如上人詩。接壘橋通何處路。倚闌人是阿誰家。有此風韻。得不飲乎。」此髡以受戒爲辭。確是寒岩枯木詩。雖風韻得無效寶月故事耶。

潘良耜古逸書註：「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亦嗜酒。」與馮子猶所載疑有一誤。

趣

淵明詩：「但得琴中趣。無勞絃上聲。」太白詩：「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譚友夏云：「琴酒之趣。但以含蓄。不做破。不說破爲妙。」此言是已。然亦有說破而妙者。如太白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王季重序雪香菴詩曰：「昔人讀空翠濕衣。月明生渚之句。輒言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奇韓信。則天趣可解矣。」

白頭

香山詩：「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楊誠齋全用其意曰：「君道愁多頭易

白鷺絲從小髮成絲。宋子虛亦云：「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白頭。溪上鷺絲渾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鳳皇驛

此人與潭州忠節公姓名適同。不得認誤。

李芾將歸江西。宿鳳皇驛。見壁上有詩曰：「富川遙望劍江西。一片孤帆對落暉。有淚應投煙樹斷。無書堪寄雁鱗稀。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海闊天高俱足念。憑誰爲我說歸期。」夜夢素衣女子斂衽而前曰：「妾楊氏女也。可附載否？」遲明起視。寤後一棺沒荒草中。題曰：「江西楊氏雲瑤之柩。」乃設奠載歸。葬於苧溪菴側。題詩墓碣曰：「生前應識杜蘭香。謫下相思命若霜。一束愁魂飛不去。紅塵高夢正黃梁。」雲瑤矢口成文。似非風塵中物。何以內外二姓。遂無過而問之者。李生惠及旅魂。揭詩墓石。環珮珊珊。當不在鳳皇驛。而在苧溪菴矣。

吳妖小玉飛作烟。越豔西施化爲土。若非壁上留題姓名。永歸長夜。

鶴臆

名洪。字浩瀾。

馬鶴牕嘗泛西湖。與友人分韻賦詩。得十灰。明日有人召箕仙者。運筆如飛。詩曰：「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卽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閭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牕先生疇昔河橋首唱。卽此可證。小小非秀州人。然以齊鬼而作唐音。豈亦降格爲之耶。

春睡秋情

朝鮮學士趙瑗妾李氏。工吟咏。有曰：「虛簷殘漏雨纖纖。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又曰：「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櫺。涓涓玉霧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描寫閨院之情。玲瓏欲活。不愧與許景樊竝傳。餘見平壤錄。

五傳

昌黎贈玉川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韋編究終始。」韋編或作遺經。五傳者。班固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三傳行世。而鄒夾二書失傳。不知玉川從何得之。若云韋編則是易矣。

許彥周謂玉川春秋傳。其家有之。得聖人之意爲多。又云其書已失。季彭山春秋私考一書。引昌黎詩。仍作遺經。

踏歌歸去

陳白沙元夕詩：「村南村北此宵同，好景難消一老翁。在處恐妨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中。」與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同一眼識。

不著書

遼東賀欽聞白沙之學，解官執弟子禮，人稱醫闔先生。

白沙嘗有句云：「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又云：「他年倘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先莊獻有言曰：「文字亦靜中一業，俊每服膺家訓，而舍此別無生活。」殆亦結習難忘耶。

著書正一業也。大戴禮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壯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白沙莊獻二公語又當活看。

鶴梅

袁石公詩：「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刪。」又：「流水有方能出世，名山如藥可輕身。」句甚森峭，不必定其爲唐爲宋，自是可人。梅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凡讀詩者，應如是解。

天魔戲

石公詩脫胎于昌黎。昌谷肖貌於香山。眉山方言市語竝采兼收。當七子頽波之後。而故以狡獪行之。有曰：「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又曰：「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其自爲品置。概可見矣。至比王李爲重台。見天池而驚躍。無非爲優孟衣冠。痛下針砭。非好作蓬山罵座人也。

夢歸時

「青山白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冷風雨後。真堪圖取大蘇詩。」此祁正祥先生遺墨。檢偶敝篋得之。人但知先生以書畫擅名。而不知其吟咏有過人者。存此以見吉光片羽云。

止祥。忠敏公弟也。毛大可曰：「忠敏公以大節自見。闔門內外。悉隔絕人事。以咏吟寄志。侍妾家婢無不能詩。眞盛事也。」

柳亭詩話

柳亭詩話卷二十八終



六四〇

柳亭詩話

卷之二十九

名媛詩

大中時博士沈郎進新添毛詩四篇。謂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之首。別擬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先帝王而後后妃。朝廷嘉之。丘光庭曰：「沈朗論詩。一何狂謬。」詳載兼明書第二卷。

呂氏春秋：「塗山氏女。令其妾待禹於塗出之陽。作候人歌。」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則是虞庭賡歌之後。詩教實托始於婦人。至漢而唐山氏房中著述博大昌明。遂爲一朝典制。嗣是以降。代有傳人。可見天地英靈之氣。原不專屬於男子也。每嘆名媛詩篇搜羅未盡。且假借者多。安得廣爲釐定。使玉台彤管流輝。勿替耶。

蔡文姬悲憤詩二首。五七言各一。纏綿悱惻之中。絕無一毫粉飾。眞漢人文字。非後人所能擬議者。同時下廩有蔡伯喈女賦一篇。大似周昉寫生。可參玩也。至十八拍則當別論。

徐賢妃

明洪熙張皇后有賜司寶黃維德歸南海七言一篇。可謂高文典冊。獨超千古。

唐太宗嘗召徐賢妃。良久不至。怒之。妃獻詩曰：「朝來臨鏡台。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妃能上疏直諫。而風情亦復如許。未可與明空如意曲一例。雌黃也。鍾伯敬謂長皇后作豔詩。有傷盛德。當不其然。

李易安

朱紫陽云：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曰：「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愚按：易安在宋。自是閨閣勝流。然以殷周比莽。殊覺不倫。况桑榆一扎。未免被人點檢耶。若魏夫人咏虞美人草。方見英雄氣概。

徐都講

都講幼時受業於西河太史。毛翰林集有徐都講詩一卷。

吾越閨秀以詩鳴者。祁湘君。商雲衣。王玉瑛。後則徐都講爲最。都講者名昭華。字伊壁。余友曼倩之女弟。而駱君加采之室也。倡隨之暇。好蒔蘭。因自號蘭癡。有素蘭詩四首。余嘗和之。而西河集中失載。

宜興陳檢討維崧序都講詩。詳而核。鹽漬宋舍人恭貽贈曼倩詩。一庭際映暉娛壽母。壁間遺教奉徵君。一簡而切。

衲子

衲子詩。帛道猷陵峯采藥。慧遠遊廬山二首。古澹天成。絕無瓶鉢氣味。繼此則湯茂遠。聲名籍甚。然而反初服矣。宋李龔弘秀集十卷。純駁互收。正如禪門所云。一野狐跳入金毛隊。未免旁觀者哂。一禪月以後。若寂音之清矯。石屋之真率。亦須與偈語分別觀之。射堂選明僧詩。自楚石琦以下。凡二十四人。去取頗當。道士詩則落落如晨星。爲之歌自鄒以下矣。

曹葛

曹唐暮長庚。頗有思致。然曹如李少君招魂。在是耶非耶之間。葛則似雲水全真。未脫走方賣藥之態。王南雲詩。一石鼎夜聯仙筆健。布囊春醉酒錢麤。一汪麗陽詩。一石榻枕泉眠竹影。柴門留月浴金丹。一道士中所僅見。然究竟是本色語。至馬虛中張伯雨輩。全集始可觀已。明代如張宇初。席應珍諸人。亦可採。

閻秀詩無脂粉氣。衲子詩無蔬筍氣。黃冠詩無丹藥氣。武弁詩無弓刀氣。道學詩無異巾氣。此皆從性分中帶來。非學問二字所能伐毛換髓者也。

無題

閨怨宮詞。以鬢眉而效巾幗。正如宓妃佚女之類。有托而逃焉者也。若羅虬比紅兒百首。得毋類崔灑之見訶於北海耶。近日宛丘蔓草之流。折腰齟齬之輩。名教蕩然。輒以無題二字。概之。張承吉有云：「等閒輯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戴石屏亦云：「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操觚家試一猛省。

呈佛

貫休贈栖一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雙樹幻鈔曰：「禪機中有絕類詩句者。集之左方。凡縉流題咏。概不錄。所摘凡數百句。」余謂宗門提唱。別有鑪錘。從上古錐。以聲音作佛事。一言半偈。如五色摩尼。流光無定。而輓近衲子。每每拾人餘唾。爲梨棗災。安得妙香文字。淨掃伊蘭耶。

典袈裟

典袈裟見靈隱寺誌。

恭行已者。高僧也。與趙松雪遊。嘗有思母詩曰：「霜殞蘆花淚濕衣。白頭無復倚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裟羅米歸。」陳尊宿後僅見此僧。若俗傳黃檗禪師隔江焚母事。真亂

談也。

錢起集有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詩。可見父母反拜之語。冤陷如來不少。

簡寂觀

廬山簡寂觀。乃陸修靜棲真處。觀旁有古松十餘株。相傳是六朝物。楊誠齋詩：「青松數過復重數。依舊從前八九株。」是已。余友鐵夫和尚。主席雲谷。訪同門心壁于開光。匡廬之勝。領略殆徧。凡諸吟咏彙成一帙。其題簡寂觀云：「徑荒人跡少。觀破鶴聲消。白社思三笑。蒼松見六朝。有枝橫覆地。無樹不摩霄。」因憶誠齋句：「循環數幾遭。」蓋指此也。秦留仙太史題鐵公黃山紀遊詩曰：「清古無倫直。與名山相映發。」余謂此語。可兼焦洞匡廬諸集評之。

畫家作三笑圖。謂惠遠。淵明及修靜也。遠公示寂於義熙十二年。年八十三。修靜生於義熙四年。元嘉末。始來廬山。歿於元徽五年。年九十二。蓮社之時。陸纔十歲。安得有三笑之事乎。或曰。晉蓋有兩人也。

卜居心

蓮花天都二峯詩。奇峭幽幻。括盡黃山之勝。雖非親歷其境者。亦如身在此山中也。二詩具見鐵公全集。汪思白學使。謂爲造物忌者。故當不妄。王文成嘗曰：「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

心。余於匡阜黃山不禁神觀飛越矣。

忘死忘歸

白樂天與元微之論廬山曰：「不惟忘歸可以忘老。」老字替却死字何如。

汪思白嘗於夏日攜其嗣君訪鐵公於雲谷愛寺前磐石最佳欲鐫「忘歸」二字於上。嗣君曰：「蔡忠惠曾題於福州鼓山矣。」因笑謂鐵公曰：「死不可諱曷以忘死識之。」遂系以詩曰：「欲別桃源更徜徉。火輪雖熱客心涼。磨崖兩字渾難定。忘死忘歸總不妨。」其題槩菴和尚塔曰：「青山是處堪埋骨。埋向黃山骨更香。」讀其詩可知其境。并可知其人矣。

禪狀元

吾越平陽寺爲弘覺國師道場。中燬於火。辛未歲寒泉老人復爲營繕。襄其事者。余與劉存白聞人。漢遠老人。旣以偈授余。復以三絕付漢遠曰：「耶溪上溯洞天開。繞屋山花石上栽。雲路險巖山又滑。知君不是等閒來。當年神運殿尤奇。木湧崖泓且十圍。修德愧予非惠遠。却煩公等鵲銜枝。喜怒常看未發前。個中儒釋本同源。功名曾見探囊得。預作吾宗禪狀元。」未及十年。殿復火。老人已住天童。祖席于乙酉春。具疏請額。得「傳燈寺」三字。其建興可立俟已。

老人復有一偈授存白。今存豹隱堂。

湖州賣米

青士遊燕。有新津日記。

周青士質隱於市塵。傾家結客。歲丁卯攜和陶詩索余序于長安旅次。時余主達司業館。而青士則塞太僕。冷館之陳健夫于王。爲余言青士不特讀書嗜古。兼于禪悅甚深。因口述靈隱和尚所贈偈曰：「湖州賣米周青士。白業於今精進無。曾記歲朝深雪裏。扁舟訪我過西湖。」則知青士乃劉遺民呂逸人輩。而偶托於雙林棗柏之間者也。一別廿年。宛然見其面目。

寶華袈裟

都城大聖安寺。金章宗所建。相傳梅檀佛像曾駐於此。前殿有孝宗章宗御容。後殿奉李宸妃像。葛易之詩：「寶華幢蓋合。袈裟畫圖開。」蓋指此也。湛然居士集。謂庭前有怪柏數株。居士即耶律楚材。受記于萬松老人者。

余七上長安。三寓此寺。梅檀刻石尙存。而二宗宸妃之像無矣。玉僧一覺元公與余善。別後二十年。自京之越。獲授記於天童老人。

應制

顏魯公撰廣平公神道碑云：「公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見之，以爲有王佐之才。」

唐人應制詩，典雅莊重，自是專門。然有體有要，屏去一切應副套頭者，惟廣平公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并三相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詩二首，寓頌於規，有古大臣陳善納誨之意。文貞相業，不獨見之梅花一賦也。

成句相襲

李陵詩：「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曹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宋子侯：「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曹子建：「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曹子建：「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應德璉：「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劉公幹：「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謝康樂：「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王粲：「合坐同所樂，但慙杯行遲。」潘岳：「元醴染朱顏，但慙杯行遲。」謝康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李太白：「揚帆采石華，乘船鏡中人。」陸凱：「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楊嗣復：「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梁簡文：「吳戈夏服箭，異馬綠沉弓。」唐太宗：「瑠戈夏服箭，羽騎綠沉弓。」謝貞：「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李嶠：「帝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宗楚客：「湛露飛堯

洒薰風入舜絃。」張燕公：「大風將小雅。一字重千金。」韓君平：「題詩史相應。一字重千金。」古人成句。不嫌相襲如此。

蘭若

佛寺曰蘭若。梵言爲阿練若。華言爲無喧諍處。辨林曰：「蘭。香草也。若。乾草也。乃香潔草菴之義。」上官儀萬年宮寓直詩：「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如字讀不作轉音。永嘉證道歌亦然。

香阜

佛寺曰香阜。亦曰香界。香境。香壇。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孟浩然詩：「地偏香界遠。心淨水亭幽。」成萼詩：「香境超三界。清流振六渾。」劉禹錫詩：「來人望金刹。講席繞香壇。」

籤字

張冕咏海棠。有七言排律二十韻。亦欠精整。

沈立咏海棠一百韻。有曰：「絕代知無價。生香不減籤。」籤字疑「籤」。字之訛。陸法言切韻有之。正韻收籤。集韻收籤。范曄序曰：「棗膏蒙昏。甲籤淺俗。」

坐字

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北齊劉逖詩：「無由似元豹，縱意坐山中。」木此而少陵集中凡數見。

薛能：「花闌鳥坐低。」皮日休：「啼鶯偶坐身藏葉。」薛逢：「燕窺巢穩坐雕梁。」俱精妙。

雪詩

雪詩最難著筆。昌黎贈張籍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刻畫太深，未見陳言之務去也。至「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有其意而無其詞，殊覺經營慘淡之勞矣。獻斐尙書二十韻亦然。

方虛谷句：「靜夜有窗皆貯月，寒空無樹不飛花。」何其靈秀也。

黑紅

陰鏗晚泊五洲詩：「水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琢句詭幻，自鮑昭游思賦：「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得來王摩詰曰：「古壁蒼苔黑，寒山遠燒紅。」又「鼈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與岑嘉州黑黃二字，未易軒輊。

退紅

卽今之粉紅色。所謂出爐銀也。古樂府有休洗紅曲。

王貞白倡樓行：「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王建牡丹詩：「紛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又宮詞云：「嫌羅不著索輕禱。對面教人染退紅。」「禱」當作「禱」。薛能吳姬詩：「退紅香汗濕輕紗。高捲蚊廚獨臥斜。」

伴梨花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着伴梨花。」此首見溫飛卿集。而楊升菴以爲老杜逸詩。不知何據。又「寒食好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合璧事類皆云杜句。劉氏鴻書採之。惜無善本可考耳。又老杜有王錄事宅詩：「近髮看烏帽。催尊煮白魚。」僅見郭知達刻本。他集皆不載。

嚴武贈別杜二一首。邵二泉以杜嚴爲題。且以武詩爲甫。而并註之。過汝器又從而并箋之。於郭受詩亦然。正字通所引訛舛尤多。

廢井秋霜

賈島云：「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杜牧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王摩詰走入醋甕。楊景山病極搖頭。皆此物也。險覓狂搜。甯獨一盧延遜耶。

異代同悲

唐衢善歌詩。應進士不第。見人文章有傷歎者。讀訖必哭。白樂天贈以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金聖歎嘗謂：哭者。人生暢遂之事。則凡有杜默謝翱之感者。不必向高山頂上作十日計也。

許伯哭世。代有傳人。

煉心

劉靜修題瘍醫詩卷曰：「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白薑正飽丹鳳飢。心能竹石亦能鐵。」琢句恢譎。似盧玉川。

元史劉因。邃于性理之學。性不苟合。家雖貧甚。一介不取。隱居教授。累徵不就。

老態

蘇長公曰：「治目如治民。治齒用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

陸放翁老態詩：「齒如強留客。雖住無久理。目如新募兵。臨敵烏可使。浮世真幾何。用短亦自喜。」廉隅峭覈。自陶公「家如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脫化得來。

孤生竹

曹鄴詩：「自憐孤生竹，出土便有節。每聽浮競言，喉中似無舌。」韋應物詩：「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寓時，去就當如此。」前四句可以觀人，後四句可以閱世。

遊子線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被揭擁鏹，不能不失聲于臯魚。

「愁摧斷柳柳還稀，淚洒殘花花更飛。一寸未忘遊子線，萬年難覓老萊衣。」何大復過先墓詩也。柳子厚夏畦馬醫之痛，殆無以過。

受恩

鄭所南題齊子芳齋壁曰：「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張侗初曰：「每中夜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陳白沙病中寫懷詩：「多病一生長傍母，孤臣萬死敢忘君。」則在承平之際，因受薦而請終養也。由衷之言，不堪多讀。

駱義烏辭裴行儉書：「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于孝子，不能推心奉母，焉能死節事人。」吾讀張養浩長安孝子賈海詩，爲之撒餐者累日。

神鴉

黃山有神鴉一雙，遊客往來必相迎送。許方城詩：「五百僧埋黃葉脚，一雙鴉出白雲腰。」

江湖行旅。崇祀水神。風檣雨楫之間。嘗有羣鳥飛繞。舟人拋食空中。競接以去。謂之「神鴉」。張裕送韋整詩：「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木客提蔬束。江鳥接飯丸。」此則在長沙也。顧况小孤山詩：「古廟楓林江水邊。寒鴉接飯雁橫天。」熊孺登過董監廟詩：「神鳥慣得商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此則在鄱陽也。蘇子瞻巫山廟詩：「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此則在三峽也。

信天翁

陶九成云：「一名信天。緣形似漫畫。而性相反。」李時珍曰：「即青莊。」

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攫而墜者。則啄食之。蘭廷瑞詩曰：「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銜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徐莘叟雜感詩：「不見信天翁。耽立遜無能。深識盈滿忌。飢餓亦何曾。」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讀蘭徐二公詩。可以示戒。」

批書尾

李建勳出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忽報九江帥周宗書至。以赴鎮日近。器用儀仗稍缺。求輟于臨川。李乘醉無復報簡。批其書尾曰：「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

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落句似引牛奇章爲證。然奇章出爲長史。非刺史也。以前又無別據。若吳賈二人。則在司空之後。

誤入行館

楊學士守陞。從侍謁陵。暮抵昌平。誤入御史行館。因賦詩曰：「雙眼風沙百里程。敝衣瘦馬到昌平。欲尋泮水先生館。誤入分司御史廳。導引與台顏盡赤。將迎豸繡眼偏青。只愁太史明朝奏。昨夜文星犯法星。」陪侍諸臣例多假宿。故事察院爲御史所居。翰苑居鑾校也。

林於

左思吳都賦：「其竹則篔簹林於。」或作箨簞。

米太僕萬鍾別業曰：「勺園有林於澁。水竹交生處也。」按庾子山言志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林於竹名。越女試劍竹也。見戴慶豫竹譜。古度樹名。三都賦有之。

古屋紅粧

后山詩：「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淮海詩：「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一則寫盡荒涼之景。一則描出貽蕩之情。二子生平出處畢現於此。至若「月明銀漢三千里。人醉金風十二樓。潮聲出海鳥歸樹。月影下山人上樓。」一則英銳逼人。一則曠懷

自若。是又在具眼者。爲能識其氣味耳。上二句出阮大鍼。下二句則南海梁藥亭也。

無雙第一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此廬陵挽先司空句也。上句用江夏黃童語。下句用世說。「願爲古今第一流人物。」非莊獻景文二公。何足以當之。

詩似其文

廬陵于子美聖俞。最爲傾倒。五七言古多宗其派。至七言近體。則又自爲憲章矣。如「桑城日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着宮槐。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皆紆徐不迫。雅似其文境矣。

元裕之曰：「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故遺山詩集。雅似廬陵。

拗句

詩有劈空剗造之句。恣縱自如者。如孟東野看花詩五首。其二曰：「芍藥誰爲壻。人人不敢來。」末章曰：「料得一孀婦。經時獨淚垂。」空前絕後。難以理斷。盧玉川竹石馬蘭請客代答之類。非但詩奇。題便作怪。倘率意效之。則有一種高貢我慢之魔。入其心腑。此正李北海所

云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

誤用

李獻吉題崔後渠書屋詩：「是否龜蒙鴨，將無逸少鵝。」下句有典。上句魯望實無其事。不知楊大年談苑從何考據。甫里葉茵辨之至悉。

東坡吳江三賢堂詩：「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李用章和王百一詩：「若爲養得能言鴨，未解除他引睡蛇。」借以寓意，非實事也。

所欽

字本秦風。

稽中散贈弟詩：「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爲弟。謝宣遠答康樂詩：「布懷存所欽。」亦然。陸平原贈從兄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文饗詩：「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張司空情詩：「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則又以所欽爲妻憶其夫。張燕公酬韋祭酒十韻：「來藻敷幽思，連詞報所欽。」曲江和許給事皆從友說。朱晦菴酬子壽子靜詩：「德義風流夙所欽。」亦然。

比玉

王元美題周公瑕小像。腹聯有曰：「名似盧郎堪比玉，頰如斐令欲添毫。」乃用劉越石贈盧湛詩。所謂「握中有元璧，本自荆山璆」也。下句則顧虎頭事。而註七子詩者，謂盧郎未詳，何憤憤耶。又梁公實厓門弔古起句曰：「誰悟當年識已真，泮杭回首總成塵。」卽直把杭州作泮州之意。而註引唐書裴儉說秦王語，可謂全無交涉。至吳明卿張園宴集詩：「十畝新營百卉移，主人猶是黑頭時。」則用世說：「王掾當作黑頭宰相」語。而又引隋書江總云云，不知江令入隋年已七十餘矣。少陵所謂「還家尙黑頭，意別有在。」註釋如此，何得駕名鹿門大樽耶。餘可類推。

諷諫

韋孟諷諫詩，援古證今，有典有則，然述王戊事，亦覺發露無餘矣。惟「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四語，得詩人忠厚之旨。王右丞「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韓昌黎「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大概近之。或曰：「孟之子孫，述其先人之志，而作是詩。」

山石

司空圖曰：「韓吏部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扶於天地之間。」

瞿宗吉曰：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曰：「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

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此二句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則渠乃女郎詩也。按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塔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因爲此論。然詩須相題而作。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宗吉年十四。和楊鐵厓香奩八詠。卽席便成。鐵厓謂其從祖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

弄猴

羅鄴有感弄猴人。賜朱紱詩。「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買取獼猴弄。一笑君王便著緋。」此昭宗時事。後人屢困名場。往往引之幕府。燕閒錄云。「是昭諫詩。」第三句作何如學取孫供奉。提出官銜。比于大書特書。更覺有情。

蔣永公曰。「朱溫之篡唐。臣皆稱佐命。獨獼猴上殿搏擊。滿朝將相。安能學孫供奉哉。」

忙閒

白香山詩。「見苦方知樂。經忙始愛閒。」又「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皆閱歷到家語。高房山曰。「無限飛紅隨馬足。春來更比路人忙。」可見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

人也。

祝無功曰：「吾儕聰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爲人說閒話，管閒事，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庶幾無忝所生。」

開船立馬

貢師泰發通州作：「日日思歸未有期，及歸翻恨數年遲。開船聽得吳歌起，絕似閩門送別時。」文徵仲出都詩：「立馬雙橋日欲斜，沙塵吹霧暗征車。從今絕跡江南去，只見青山不見沙。」一則思其既往，一則誠其復來，兩首參看，曲折盡情。余七上長安，每于軟紅塵中，回憶故鄉風景，未嘗不嘆二公之勇決也。

劉靜修詩：「歎老自非緣白髮，愛閒元不爲青山。」李用章詩：「白髮不公人易老，青山有素恨無涯。」世有顛毛種種，而夜行不休者，急宜猛省。

微月松聲

王敬美曰：「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咏風詩曰：『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王詩，韻匯作董思恭。

倪王

明末詩文之弊。以雕琢小巧為長。篠驂鷗犢之類。萬口一聲。吾鄉先正如倪文正鴻寶。王文節季重。皆名重一時。代言文飯。有識者所共見矣。至其詩。若倪之曲。有一「公無渡。藥難王不留。王之買天應較尺。除月不論錢。」歇後市語。信手拈來。直謂之遊戲三昧可耳。

昌黎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媿皇墳。」險字易擬。高字難能。馬虛中云：「苦心雕琢易。開口渾成難。」

除夕

湯氏素畹。字雅卿。大都吳嘯雲婦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丙戌除夕。有詩曰：「病餘弱質困風煙。髻人今宵怕說年。臘盡不知秦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眉案未輸鴻與耀。只愁時事正紛然。」筆筆藏鋒。可云哀而不怨。微而婉已。

馬嵬坡

馬嵬坡題咏甚多。惟杜全期一首極婉麗：「揚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襯馬蹄。」崔櫓華清宮後此為優矣。

去酷吏

聞見錄：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忽一人貌怪陋。揖曰：「

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公他日常深究此弊。因攜扇去。後至一廟。見土偶適如其狀。扇尙存。此輩自腐。遷立傳後。何代無賢。然亦有江河日下之勢矣。冥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吾願有民社之責者。當以「天理人心」四字銘諸肺腑。

柳亭詩話

卷之三十

歌行

慮思道聽鳴蟬。薛道衡豫章行。開闔變化。爲初唐四傑所祖。

晉宋之交。七言歌行。畢竟以鮑照爲第一。朱晦翁曰：「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崛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此特就其選體言之耳。若七言長短句。則敖陶孫所云：「飢鷹獨出奇矯無。」前庶幾盡之。

王弇洲集有罷官雜言。效鮑明遠體十章。亦奇橫有氣魄。

潘江陸海

建安七子之後。斷推阮公爲第一。自陸平原組織成文。遂開康樂俳偶一派。劉勰曰：「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嗣宗倣儻。故響逸而調遠。」鍾嶸謂：「潘江陸海。似是而非。譬諸書法。陸似顏清臣。未免有堆餅之誚。潘則舉止羞澁。似羊欣婢作夫人矣。」

遺山論詩：「鬪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註云：「陸燕而潘淨。」語見世說，似爲河陽左祖。

擬古

鄭夾深謂擬古始於太白誤。

「擬古不如代古。」此竟陵之說也。平原擬古諸什，借題寫意，與原倡絕不相蒙。然思致沉着，亦足就動人咀味。鮑明遠、江文通雖聲口韶秀，要是本色當行語耳。永和元嘉已遜一籌，安望黃初以上耶。

步兵咏懷記室咏史弘農遊仙彭澤飲酒皆自出機杼，爲古今絕唱。

十九首

蕭子顯曰：「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吾安得蕭郎而與之談詩。」

古詩十九首，渾淪磅礴，純乎元氣。鍾嶸謂十四首是陸機所擬，幾于一字千金。余謂平原手腕癡重，要非蘇李一流人物，未易得其神境。建安諸子猶當望而却步，何況泰始以下耶。徐陵以九篇爲枚乘作，王弼洲從而躋之，則亦未可遽定也。

徐禎卿曰：「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

裨其思。」

排律

薛道衡昔昔鹽十韻。足與陰鏗安樂宮並傳。眞排律之祖也。

自六朝以駢儷成詩。而唐人遂製爲排律。大約以六韻爲準。蓋試格也。其長者不過十數韻而止。杜必簡。送李嗣眞存撫河東詩四十韻。渠鑊森嚴。遂爲文孫衣鉢。卽少陵集中百韻者。僅得一首。迨元白倡酬。誇多鬪靡。而後之效尤者益衆。然連床架屋。不患無材。而患無法。堆金積粉。不恨無情。而恨無氣。閩人徐存永挽曹能始一首排。至一百八十韻。有聲有淚。如頌如銘。虞山錢宗伯評曰：「述陽秋詢琬琰富矣哉。古良史也。」徐名延壽嘗爲周櫟園頌。宛。

七言排律。忌似歌行。自唐迄明。全璧無多少。陵清明二首。朱瀚駁其庸軟。笑其蛇足。若李獻吉送胡主事十六韻。何大復寄李郎中十七韻。部署釐然。足使唐人閣筆。

百韻

百韻排律。杜少陵後如元白東南行。溫岐抱疾書懷。韋莊秋日感事。俱極精到。可入風人之選。宋沈立詠海棠。王阮聖德惠民詩。皆散漫無法。王元之排至百五十韻。亦奚以爲。

耶律楚材懷古一百韻。于宋遼金三朝故實。極爲羅縷。自跋其後曰：「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

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系之以偈。殊可撫拾也。」

池塘生春草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故嘗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吟牕雜錄云：「靈運坐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有客以請舒王。舒王曰：「權德輿已常評之。池塘者。泉洲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半山讀書辨而且博。所引故當不忘。然信如德輿所解。則文人動口皆成詩。賤矣。

司空圖有云：「詩中有慮。猶須戒。莫向詩中著不平。」此「矯矯名臣郝贍山」之句。所以不免爲吳處厚撫拾也。

客部

茅止生元儀有醉客部。哀客部二詩。事詳二序。序則發潛德之幽光。詩則干青雲而直上。醉之曰：「聊成九百字。醉君自報恩。」哀之曰：「傳家無用尙書履。破帽青衫拭眼看。」按國本一局。董伯念以疏救孟養浩。謫死後。雖邀卹典。而石民未知。故有此作。

孫夏峯聞止生計。有句曰：「乾坤未了揮戈恨。海岳空懸報國心。」又挽之曰：「猛力窺天小。雄心

拓地長。」語錄云：「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

罪松

王仲淹謂：「狷者其文急以怨，狂者其文怪以怒。」吾謂東野、玉川二人，正在狂狷之間。

孟東野有罪松篇，末云：「天令設四時，榮衰有常期。榮合隨時榮，衰合隨時衰。天令既不從，甚不敬天時。松乃不臣木，青青獨何爲。」陶靖節詩：「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莊生所云：「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吾於東野之詩，而追憶陶公者，以此。

嬋娟

丹鉛錄：「妓嬋娟，作雪嬋娟。」

東野嬋娟篇曰：「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乙，人間本自無靈匹。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妬嫉。」以花竹起興，以妓比月，接入姮娥，則猶是月也。陡以人間二字，跌出飛燕婕妤，不倫不次，變幻非常，可謂善鳴其不平者已。

敖陶孫評東野詩：「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

暗室碧霄

賈長江寓興曰：「莫居暗室中，開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容飛不容步。」「暗室未可居，霄路未可趨。」此禪家所謂兩頭坐斷也。戴滄洲曰：「郊島皆工於寫愁，譬蛩與猿，造物不廢其聲，以成天地之大洵然。」

醉翁亭

歐陽公題醉翁亭曰：「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有行雲流水，自得其樂之意。會峯亭結語四句，全同白香山閒居詩：「深閉竹間扉，靜掃松下地。獨嘯晚風前，何人知此意。」二公胸次，固非寒瘦者可比。

妾命薄

陸渭南擬古樂府，有妾命薄。自註曰：「太白作此篇，言長門事，予反之。」其結句曰：「不須悲傷妾命薄，命薄却令天下樂。」此借用明皇「朕瘦民肥」之語，爲阿嬌解嘲，非故翻成案也。

太白白頭吟：「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蕭士贇註解甚明。

傷此曲

義仍答凌初成曰：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音有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按徐摛有雪中芭蕉賦。則摩詰亦非搆造。

湯義仍有哭婁江女子詩序。略曰：「婁江女子俞二娘。年十七。未適人。酷嗜牡丹亭傳奇。批註其側。幽思苦韻。有痛於本詞者。憤惋而終。」周明行中丞言王相國嘗出家樂演此劇曰：「吾老年人頗爲此曲惆悵。」王宇泰亦曰：「乃至俞家女子好之至死。情之於人甚哉。」詩曰：「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牕。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臨川四夢。首推還魂。俞氏女豈卽阿麗現身耶。批之註之。可無憾于王維舊雪圖已。

吳山三婦評梓行於浙。而俞二娘之批註失傳。

英雄死

臨川十詠。有信陵君飲酒近婦人一題。詩曰：「魏國乃爲累。萬古悲公子。世上無神仙。英雄如是死。」骯髒拉雜。與王弇洲所謂不欲生爲秦虜者。同一悲痛。

白雪長風

宋太宗以策論取士。廖融語潘若仲曰：「豈知今日詩。如大市裏賣平天冠。竝無人問耶。」可

見閒來寫幅青山賣。不如多買胭脂畫牡丹。

李于鱗寄王元美曰：「憑將白雪寫朱絲。總是人間此調悲。縱使霑裳君莫管。古來能得幾鍾期。」又曰：「歷下長風萬里生。誰憐汗血老無成。若教一奉瑤池御。八駿如雲不敢鳴。」濟南瑯琊聲望正等此。倡彼酬略無瑜亮之憾。飯顆山頭似猶讓其義氣。嗚呼。吾安得御二龍於長途耶。

滄溟別有句曰：「陽春若許千人和。明月何須萬里投。」又曰：「非時按劍投珠起。無意償城抱玉還。」皆沉雄激越。讀之使人意銷。

吮毫

唐荊川嘗曰：「吾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吾嘗以刻文字爲無恥之一節。」

「平臺新賦許誰賢。惟有相如賜獨偏。若要上林天子問。吮毫應更十餘年。」題曰：「無錫陳生自樊山王邸來。將梓其詩。乞序。姑與飯。而以二絕句止之。」按柳子厚送薛存義序曰：「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曰賞。曰重。則可取在薛。曰姑。曰止。則可鄙在陳。比見有人偶一曳裾侯門。而遽以苦海中物炫諸鄉串者。皆陳生類也。

傅毅迪志詩：「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八句開闔入神，可銘座右。毅字武仲，建中初爲蘭臺令史，與賈逵班固共典校書。此詩作於平陵習章句時，故上引祖宗，下率朋友，而以庶士爲最也。

遲速

楊德祖謂：「子建作文，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以彼八斗之才，故應有此。劉彥和謂：「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禮，大小殊功。」斯言是也。「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匪獨文也，詩亦有之。

歐陽公讀書詩：「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

不讀書

沈攸之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袁小修謂南唐馮贄語誤。

北齊盧潛與弟子遂少，爲崔昂所知，曰：「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太白遊獵篇：「生平不讀一字書，但將游獵誇輕矯。」長吉嘲少年：「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誇」字尙淺，「買」字特深。二李眼光燦破千古。

鈕玉樵相逢行贈三孝廉有曰：「但求通籍列鸚鵡，不用開編辨魚豕。」

白附鳩

晉樂府有白附鳩曰：「石頭龍尾灣，新亭送客渚，酤酒不取錢，郎能飲幾許。」劉夢得經檀道濟故壘曰：「萬里長城壞，荒臺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按宋營陽之廢，雖始於傅亮謝晦徐羨之，而道濟實與其謀，况廬陵與之俱斃耶。文帝之誅，勢所必至，迨魏兵南下，而白面書生，無所恃其喙，則長城之壞，亦可謂自貽伊戚矣。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本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屬晉也。晉曲作于盛時，中山蓋借往事以喻元嘉耳。附符鳧疑傳寫之訛。

斧藻

昌黎和席八十二韻有曰：「芳菲含斧藻，光景暢形神。」上句出楊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下句則用嵇中散養生論又曰：「傍砌看紅藥，巡池咏白蘋。」一謝宣城句，一柳吳興句。

韓詩舊注以席入爲席謙，按少陵有「席謙不見舊彈碁」之句，是大曆時已作古矣。蔣之翹引諱行錄：「席葦係貞元十年進士，是已六書無葦字，當作夔。」

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註云：「雲和地名產良材中琴瑟。」漢武內傳：「王母命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則又非琴瑟也。張景陽七命曰：「吹孤竹拊雲和。」王龍標宮詞：「斜抱雲和深見月。」是以地名作器具矣。白香山詩：「非琴非瑟亦非箏。」不知確似何物。太白：「纖手弄雲和。」老杜：「朱袖拂雲和。」或樂器另有其製也。

秋千

蹋鞠緣橦拔河跳丸。古人皆順時氣爲之。非漫爲劇戲也。

復古編曰：「高無際作鞦韆賦。」漢武帝後宮之戲。本千秋祝壽詞也。訛爲秋千。又爲鞦韆。韋莊清明詩：「綠楊高映畫秋千。」李山甫寒食詩：「秋千女兒飛出牆。」此戲特宜於春。與風鳶相類。所以疏導三冬伏藏之氣也。但呼爲秋千則可。若王仲初之呼爲「鞦韆」則舛已。

蜜點梅花

楊誠齋詩：「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烟火氣。便教獨上少陵壇。」林洪山家清供曰：「剝白梅肉少許。浸雪水梅花。溫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敲雪煎茶。風味尤勝也。」

麥飯蔥湯

江西甘矮梅。以五經教授。從學者多。其徒有爲行臺御史者來謁。與之飯。口占一絕曰：「蔥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蔥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有炊烟。」詳見讀書鏡。

教授忌似東瓜印板。令人生意索然。設絳帳撤臯比。相去何太懸耶。折中而論。以清溪草堂爲雅。

新築書堂

裘萬頃登淳熙進士。累遷大理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致仕歸。錢若水爲樞密。四十而乞休。陶貞白奉朝請。三十六而挂冠。裘君有兒時老去之語。或亦在引年之候耶。

歸去來圖

劉靜修題歸去來圖：「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陵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詠淵明者多矣。如此着想。千古無偶。

豪氣二字。張南軒以之稱紫陽。

米家燈

米仲詔爲水曹郎。築勺園於北淀。以園中景物製爲燈號。「米家燈」嘗於元夜召客。呂邦耀卽席口占二闋曰：「玉綃疊出上元村。雙炬懸來景物繁。恍惚重遊丘壑裏。米家燈是米家園。輕舟寒夜渡無冰。波入銀綃訝月升。宛似夢中曾一照。米家園是米家燈。」二結如明珠走盤。流光無定。日誦一過。宛若入林於澁上書畫船矣。

曹石倉詠剔墨紗燈：「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黃星甫詠燈花：「自喜結根依小草。不愁飛片落蒼苔。」謝宗可咏冰燈：「珠浮赤水光猶濕。火浴丹池夜未乾。」

一枝春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之臣有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耶？」陸凱自江東遣使寄梅花一枝。於長安與范曄。并係以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正用其事。

此事此詩爛熟人口。而近有混入唐詩中者。且改其名曰「陸開」。眞著述苦海也。

一葉落

唐子西曰。唐人詩「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桃源詩：「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此。此言雖雋。不得尊大樸而廢形鏤。惟善悟者得之。

白蓮

洛陽無白蓮花。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其白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
牕小舫信風回。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慇懃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吳中白藕洛中栽。莫
戀江南花嬾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

周濂溪謂：「蓮爲花中君子。」况純白者耶。但移入洛陽。是以君子而入富貴之鄉矣。

一斗霜鱗

蔣永公曰：「蓋以柳斗盛魚耳。」越俗有斗籃。卽此。

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註云：「吳中買魚論斗。酒乃論升。」或謂賣魚無
論斗之例。然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菽。」旣以石計。似不妨論斗也。

菽字韻會謂揪字。通韻語陽秋。謂其香色俱佳。富鄭公知汝州。常植數百本于後圃。又材宜棋枰。謂
之揪枰。刻本多誤作荻字。

抑鮓

景文公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鮓天。」出楊淵五湖賦：「連鮓抑鮓。」

比冬青

白傅贈夢得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劉夢得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曰：「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及再召，又賦詩曰：「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遂連黜。晚始還朝，同輩零落殆盡。有詩曰：「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曰：「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曰：「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乃與裴白優游綠野，故有「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曰：「莫道桑榆晚，爲霞尙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挾字

嚴有翼藝苑雌黃云：「予與翁行可同舟沂汴。」因談及詩行，行可曰：「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墟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長挾貴」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正與介甫前一聯同。

牛船

西涯嘗作斑般韻律詩五首，戲吳匏菴，匏菴和之。戒菴漫筆載其警聯于卷首。

李西涯云：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有曰：「跟個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字也。按前句相傳，崑仙降筆，後句未詳。

無乖商確

晉人謂：「衛玠神清，杜又膚清。」得其解者，可與論詩。江文通雜體三十首，自謂無乖商確。然俳調太多，未是邯鄲故步。惟古別離一首，差近自然。擬班婕妤神詣兼到。若劉太尉陶徵君謝法曹休上人諸首，僅能得其形似，非綵筆所能勝任也。詩藪謂遠出齊梁之上，殆不其然。

藝苑卮言曰：「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爲爲材，師匠宜高摺拾宜博。」

變體

謝惠連秋憶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二事串作四句，詩家之變體也。老杜：「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始爲精妙。

腹聯隔扇對

隔扇對，惟起句爲多。在腹聯者，丘遲酬柳僕射一首：「雀飛且近遠，暮入綺牕前。魚戲雖南北，終還荷葉邊。」唐以後祖此。

起句

對起用韻。如李嶠：「仙蹕九重臺。香筵萬壽杯。」李端：「雁塞月初晴。狐關雪復平。」俱佳。

楊升菴謂：五言難於發端。唐人多以對偶起句。雖森嚴而乏高古之致。因取柳吳興：「汀洲采白蘋。」諸句實之。皆平調也。余按：近體莫盛於唐。卽以平調論。如李杜王孟諸大家。難更僕數。次則如楊炯：「驄馬鐵連錢。長安俠少年。」宗楚客：「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觴。」岑參：「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儲光羲：「朝隨秋雲陰。乃至青松林。」張諤：「半額畫雙蛾。盈燭下歌。」盧綸：「樹老野泉清。幽人好獨行。」李賀：「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喻坦之：「誤入杏花塵。晴江一看春。」鄭谷：「萬仞白雲端。經春雪未殘。」許渾：「香徑繞吳宮。千帆落照中。」略舉數條。以概其餘。要皆鏗鏘鏘鏘。擲地作金石聲。寧有讓於「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耶。

楊咏驄馬宗侍宴滄水岑武威暮春儲辨覺精舍張觀伎盧秋晚李過華清宮喻春游曲「江鄭峨眉山許重經姑蘇。」

對結

律體對結。惟七言爲宜。然要生成是收煞語氣方妙。如老杜：「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先踏蘆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之類。直是顛撲不破。

按此體實始於杜。必簡大醜一首。一火德雲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年豐。一字字填實。一絲不走。少陵亦云。一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倘無二公全副精神。而率意效之。非疥駱駝則金貼蝦蟇矣。

疊韻

疊韻始於韋莊和薛先輩。初秋寓懷二十韻。凡三見。韓偓無題亦三首。其一首係倒押。自宋以後。勢若履豨矣。

險韻

松陵夜宴聯句云。一清言聞後醒。強韻壓來閒。一強猶險也。梁書謂王筠善押強韻。

大曆以前。用險韻者不過數字而止。韓孟聯句始濫觴矣。如皮襲美新秋書懷寄魯望三十韻。用三爻。江南書情二十韻。用十五咸。魯望皆步韻和之。元微之江邊四十韻。亦用三爻。庾臥三十韻。用九佳。白樂天和令狐公二十二韻。用十四鹽。柳柳州述舊感時詩用六麻。增至八十韻。愈出愈奇。始覺髣蘇又尖二字未足多也。

東坡雪詩又字。用劉又。即指昌黎爲諛墓中人語者。唐詩屢見此人。茗溪漁隱。麓堂詩話。俱作劉義。正字通從之。

芙字

江總詩：「風高暗綠凋殘柳，雨駛芳紅濕晚芙。」芙字押韻甚險。

犯字

梁元帝：「寒沙逐風起，春花犯雪開。」沈隱侯：「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二犯字未易優劣，而沈句對仗尤工。李衛公：「海上東風犯雪來。」本此。

王子安春思賦：「雪裏梅花犯雪妍。」

金字

北史斛律敦不識敦字，難於署名，神武令改名金，猶以為難。神武指屋角示之。陸渭南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紋。」上句用其事，下句則蘭溪地也。

宗袞

謝宣城和王著作八公山詩：「跼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宗袞謂太傅安也。此二字類于劉宋微管，生硬可笑，與殆庶同。

此四字俱見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阡陌

秦廢井田而為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正義亦同。古逸詩：「越阡度陌，互為主客。」陳思王詩：「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又籍田說：「經以大陌帶以橫阡。」與前二說互異。詩家每參用之。

嫖姚

漢書作票姚。漢紀作票鶴。趙統註杜詩謂唐人譌為平聲。似未見服註也。廖連陽謂可平可仄。杜詩不誤。何不引蕭庚二詩正之。

史記：「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註：「音飄颻。」顏籀註：「嫖，頻妙切。姚，羊召切。」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漢馬三萬匹，夫婿仕嫖姚。」庾信畫屏風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皆用服音。

春寒曲

王世昌春寒曲曰：「二月邊城雪尚飛，年年草色見春遲。不知上苑新桃李，開到東風第幾枝。」王登景泰進士廷試日，旋風掣其卷去。明年高麗貢使攜以進。識者曰：「此封侯萬里之徵也。」後屢立邊功，封威甯伯諡襄敏。至云：「髻為邊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可慨已。

天風海濤

宋史汝愚爲相。首薦朱熹。一時正類皆獲登用。熹予祠。汝愚泣請留之。

福州鼓山石刻朱晦翁書「天風海濤」四字。乃趙丞相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見丹鉛錄。

讀書癖

王縉詩：「老大誰能更讀書。」

「讀書乃一癖。吾亦不自知。坐書窮至老。更欲傳吾兒。」此放翁自譜行述也。流離僵仆之餘。未嘗一日釋卷。年口髦而志不衰。僅於此老見之。其後示兒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心事爲何如者。而後世徒以風流詒蕩目之。亦淺之乎。視讀書人矣。

北魏李琰之。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披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隋崔儵以讀書爲務。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

九雲誥

元史至正二年。追諡杜甫曰「文貞」。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如言而往。有鵝冠童子告曰：「天賜汝以九雲誥。可往豆隴下求之。」果得一石。上有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觀此。則知少陵之萬古不磨者。原有造物以主之也。而何嘆老嗟卑之有。

東坡南華寺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文星典吏何減奎星奏事時。

騎牛圖

南康郡治後。有冰玉堂。渙故居也。東坡嘗曰：「凝之父子。冰清而玉剛。堂名以此。」

李龍眠畫劉凝之騎牛圖。山谷見而拜之。且賦詩曰：「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按凝之名渙。與歐陽公同舉進士。以剛直棄官。隱于廬山之陽。號西澗先生。歐公作廬山高以美之。

張文口曰：「文章似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氣節似廣受。而廣受無其文章。」蓋兼其子恕言之也。恕字道原。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

重疊字

戲題所引未盡。因復綴此。

詩有一句內疊三字者。如吳融：「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有一句內重三字者。如杜荀鶴：「一更更盡到三更。吟破離心句不成。」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日日日斜空醉歸。」又：「夜夜夜深聞子規。」有兩句重四字者。如李頎：「少室衆峯幾峯別。一峯晴見一峯雲。」方工：「十六聲中運手輕。一聲聲似自然聲。」有一句重二字疊四字者。如方干：「馬首寒山黛色濃。一重重盡一重重。」有兩句連三字者。如魏文帝：「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阮步兵：「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有兩句連八字者。如趙義山：「暗暗淡淡融。融冶冶黃。」又有兩句四字重二字者。如孟東野：「連山何連連。連天碧岑口。」劉駕：「香風滿閣花滿樹。口口梢啼曉口鶯。」有四句平頭重八字者。如曹摅：「涓涓谷中泉。鬱鬱巖森森。泄泄羣翟飛。皎皎春鳥吟。」謝惠連鮑明遠李太白亦有之。有二聯四字平頭下重八字者。如蕭中郎：「山頂高高影。山花寂寂香。山天遙歷歷。山水遠湯湯。」有三聯重十二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重十四字者。如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闐闐樹牆垣。巘巘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御瑩琇。敷敷花披萼。闕闕屋推露。攸攸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

超出猶奔。蓬蓬駭不懋。是也。劉彥和曰：「詩有恆裁。思無定位。」此以爲學詩者告。



柳亭詩話卷三十終

中華民國柒拾捌年陸月廿日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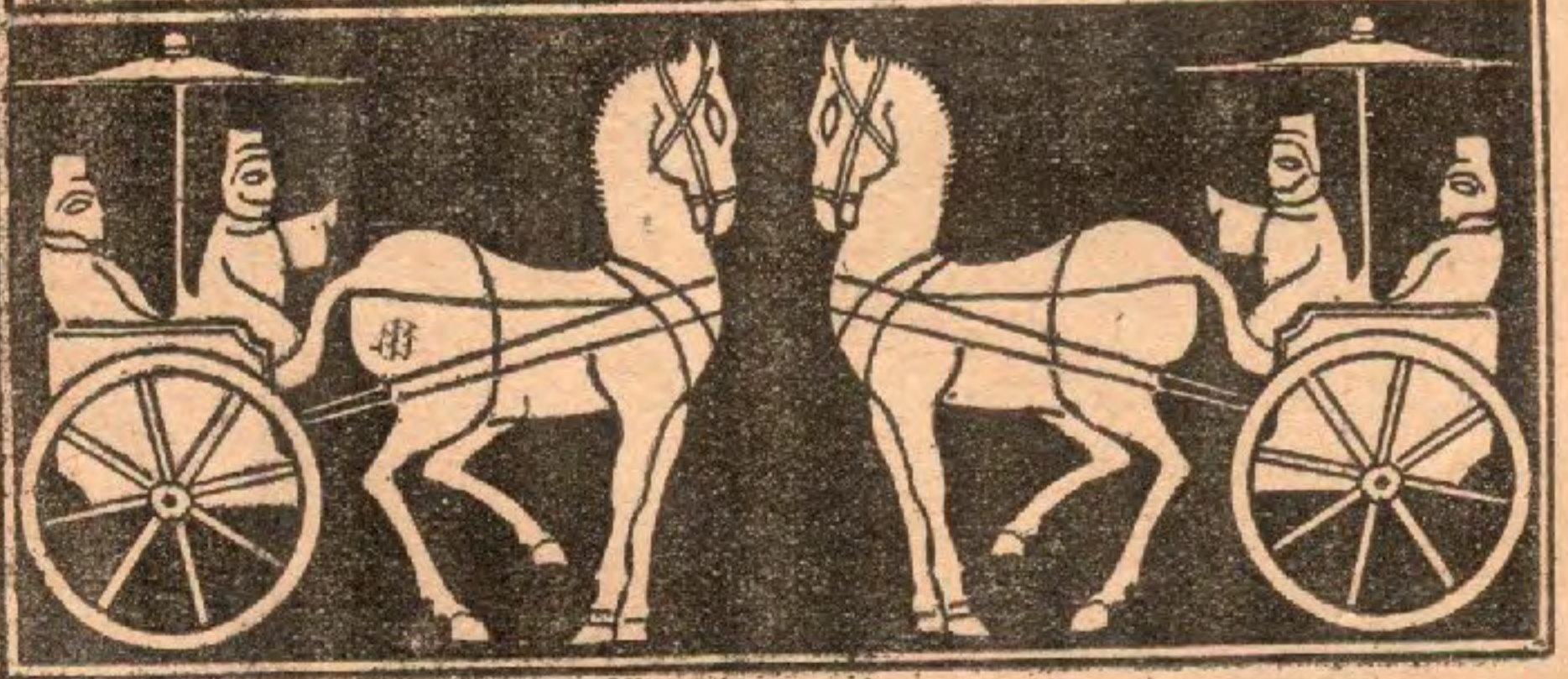
柳亭詩話下冊

普及本實價五角
特印本實價七角

撰著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所
總經售

宋長白
辛味白
施蟄存
貝葉山房
張靜廬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



1101117

